

中文摘要

本文所采用的语料是中华书局 1989 年出版的《五灯会元》改定本,由苏渊雷点校,在穷尽性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对《五灯会元》量词进行了共时平面描写和历时比较研究。

全文除前言和小结外共分四章。前言包括研究价值、研究方法、理论背景、语料来源等内容。第一章是概述,共分四节:量词的正名及界定、量词的下位划分、汉语量词发展简述、汉语量词研究小结,主要是对已有的量词研究成果加以概括,我们采取分布和意义相结合的方法对量词进行界定,同时提出了我们认为较为适合本研究的量词下位划分方法。第二章是对《五灯会元》里的名量词、动量词进行详尽的分类描写,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名量词各小类下的分组主要采用的是语义标准,根据与量词组合的名词的意义把相关量词归为一组,一组量词就是一个语义场,本章对一些量词进行了个案分析,补充了《汉语大词典》和已有研究成果方面的一些缺漏。第三章是对《五灯会元》量词的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进行详细分析。我们把语法特征分为词法和句法两部分,在详尽描写的基础上试图对一些语法现象进行解释,同时对一些语法现象加以历时考察。我们借鉴了邵敬敏的名(动)量词相互选择的理论对《五灯会元》量词的语义特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第四章是对《五灯会元》量词进行历时考察,以观察其继承和发展情况。最后是小结部分,认为《五灯会元》量词系统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但同时也有一些局限性,还有待于发展。

研究过程中,我们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相结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我们除了采用传统语法理论和语义场、语义特征分析等理论外,还将运用语法化理论、认知语言学、主观性与主观化等理论,分析《五灯会元》里的语言现象。

关键词: 《五灯会元》 量词 共时 历时

A Study on Measure Words in *WuDengHuiYuan*(五灯会元)

ABSTRACT

This thesis uses *WuDengHuiYuan*(revised edition), proofread by SuYuanlei, ZhongHua Press (中华书局) 1989, as the primary language data for the thorough descriptions and analyses of the measure words in it. Based on the full statistics, an investigation is carried out about the system of measure words in *WuDengHuiYuan* through synchronic description and diachronic comparison.

The thesis is made up of four chapters besides the preface and the summary. The preface presents the significance, methods, theories and data sources of the study. Chapter One outlines the current researches about Chinese measure words, gives a definition of measure words according to its structural functions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s a way about the sub-classification of the measure words. Chapter Two, the main body of this thesis, gives some detailed analyses and descriptions of the noun-measure words and the verb-measure words in *WuDengHuiYuan*. Also we analyze some particular cases and correct some mistakes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HanYuDaCiDian*(汉语大词典). Chapter Three analyses the grammar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asure words in *WuDengHuiYuan*. Basing on the method of full description, we try to explain some grammar phenomena and make a diachronic comparison about some grammar phenomena. In Chapter Four, we do some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s to show the features and draw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of the measure words in *WuDengHuiYuan*. In the end, a conclusion is drawn about the features of the measure words in *WuDengHuiYuan*.

The writing absorbs and makes full use of the latest theories in linguistics, such as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metaphor theor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theory.

Key Words: *WuDengHuiYuan* measure words synchronic diachronic

前言

一、研究价值

近几十年来,汉语量词研究一直是个热门课题,且成果斐然。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一本汉语量词史方面的专著问世,其原因在于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点。这就要求我们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以填补目前的空白点,为日后撰写汉语量词史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进行专书研究和断代研究。目前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了专书语法研究的价值,例如何乐士(1999)专门撰写长文研讨过这一问题¹。由此,选择恰当的专书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一般认为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专书的语言是否接近或反映该断代的口语。同时,所选择的专书的篇幅要有相当的容量。

《五灯会元》是南宋僧人普济编撰的一部禅宗灯录,普济汇录宋代的《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等五种灯录为一编,经过大量删减并又有所增补合为二十卷。此书汇集了佛教产生至唐宋时期各派名僧的轶事和语录,是研究禅宗的重要文献。由于“禅家语言不尚浮华,唯要务实,直须似三家村里纳税汉及婴儿相似,始得相应”²,禅师一般好用白话说法,所以禅宗语录往往口语化程度较高,是研究近代汉语语言的重要资料。再者,《五灯会元》是确凿无疑的宋代文献,基本上能反映宋代的语言面貌³。《五灯会元》全书共约 95 万字,篇幅较大。

基于如上认识,我们选择《五灯会元》量词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五灯会元》量词进行穷尽式研究,结合宋代其它文献和已有研究成果,尽可能勾勒出该时期的量词系统的基本面貌,为汉语量词发展史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二、研究方法

- 1、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运用统计方法,用定量分析的结果来验证定性分析的结论,我们拟对《五灯会元》全书的量词及相应的语言现象作穷尽式的调查统计,用数据说话。
- 2、描写和解释相结合,我们拟对《五灯会元》量词的适用范围、语法功能、语义特征等问题进行详尽地静态描写,在此基础上试图进一步对其中的一些语言现象加以解释。
- 3、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对于认清某些语言现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将在对《五灯会元》量词系统进行共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进行历时考察,以观察其历史演变情况,显现其在汉语量词史中的地位。

三、理论背景

我们在做本研究时,除了采用传统语法理论和语义场、语义特征分析等理论之外,还将借鉴近些年新引进的一些语言学理论,包括语法化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主观性与主观化等,我们将运用这些理论对研究中碰到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

四、语料来源

- 1、中华书局 1984 年出版了由苏渊雷点校的《五灯会元》排印本,共三册。此书标点上有不少错误,项楚(1987)有《〈五灯会元〉点校献疑三百例》,中华书局 1989 年又出版了改定本,我们就是采用的这个改定本。不过,该版本在标点上仍有一些错误,项楚(1991)又发表了《〈五灯会元〉点校献疑续补一百例》,我们也将参考。
- 2、其它文献主要以北大汉语语料库为依据,该语料库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发,引用时将核对原文,转引的语料将注明来源。

¹ 何乐士, 1999, 专书语法研究的几点体会,《镇江师专学报》第 1 期。

² 出自《嘉泰普灯录》卷二十五(转引自徐时仪 2001: 66《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

³ 我们曾就这一问题专门向王璞先生请教过,谨致谢忱。

第一章 汉语量词概述

第一节 量词的正名及界定

汉语量词是后起的词类，亦有悠久的历史，可是汉语语法学界对量词的界定形成共识却是很晚的。这表现在汉语语法学界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才把量词当作汉语的一个独立的词类，与此相关的是各家对这一词类的名称及其内涵、外延这些问题也是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才逐渐趋于一致。

从清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的发表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汉语语法学界才最终确立了量词的名称，其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直到七十年代末才被普遍接受。虽然各家对这一类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还是都注意到了这一类词的功用。下面选择几家有代表性的观点以彰显这一漫长曲折的量词正名史。

马建忠（1898）称量词为记数的别称，属于名词。“故凡物之公名有别称以记数者，如车乘马匹之类，必先之。”¹

黎锦熙（1924）称量词为表数量的名词。“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作所记数的事物之单位。”²

王力（1943）称量词为单位名词。“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叫单位名词，一则因为它们本身是名词，或从名词演变而成，一则因为它们的用途在于表示人物的单位。”³

吕叔湘（1944）称量词为单位词：“白话里名词之上不能直接加数字，当中必须插一个单位词。”⁴吕叔湘（1953）称量词为副名词或单位词或量词，但仍划归名词。“副名词是表示事物或行为的单位，又称为‘单位词’或‘量词’。它是名词，可是跟名词有点两样。一般名词不能直接跟数词相连，当中必须加一个副名词。副名词可是老跟数词结合在一块，而且副名词本身是空空洞洞的，不像一般名词那么有具体意义。”⁵

高名凯（1948）称量词为数位词（含次数词）。“汉语是具有名词功能的词，如果加上一个数目字的话，在这词和数目字之中，就得加上一个虚字来表明这个词所代表的性质。例如，‘一本书’、‘一管笔’之类。”“我们最好称这些虚词为数位词，因为它们的作用在于辅助说明事物的单位，事物的特点。”“除了表示事物数位的数位词外，汉语还有一种表示动作次数的次数词。例如：‘打了一下’，‘踢了一脚’，‘来了一趟’等。”高氏还比较了汉藏语特别是汉语与西洋语在这方面的差异，认为范词（按：范词大致相当于今之所谓个体量词）是汉藏语的特点。⁶

丁声树等（1952）第一次把量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加以研究，明确使用了“量词”这一名称。“量词通常用在指示代词或数词的后面，名词的前面。”丁氏等对量词的界定不能把动量词涵概在内。⁷

《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正式给量词以明确的界定，即：“表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是量词。”这是以语义为标准的定义。

朱德熙（1961）也把量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并且加以明确的界定，即：“量词是能够放在数词后边的黏着词。”这是以分布为标准的定义。⁸

郭绍虞（1979）对量词的名称做了全面的阐述⁹。此后，量词的定名之争基本上结束了。

¹转引自吕叔湘、王海菱，《马氏文通读本》第21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²黎锦熙，1992，《新著国语文法》第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³王力，1990，《中国语法理论》，见于《王力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⁴吕叔湘，1982，《中国文法要略》第1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⁵吕叔湘，1953，《语法学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⁶高名凯，1986，《汉语语法论》第1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⁷丁声树等，1961，《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第1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⁸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第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⁹郭绍虞，1979，《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述诸家的争论反映了汉语学界对量词的认识由浅入深,最终揭示出了汉语量词的本质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汉语语法研究从模仿印欧语法到注重汉语特点的历程。由于印欧语缺乏量词这一词类,故早期语法学家尽管注意到了量词这一语言事实,但没能使之成为独立的词类,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文法革新运动,语法学界逐渐重视研究汉语的个性,所以才能最终使量词能够成为与名词、动词等并列的词类之一。不过,我们认为,马建忠没能确立量词这个词类,还与其书的性质有关,一般认为《马氏文通》是一部泛时的文言语法著作,它所处理的语料主要集中在先秦和两汉时期,而这个时期,量词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语法范畴,所以马氏没设立量词一类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尽管有些学者如沈家煊(2000)把普通语言学里 quantifier 这个术语也翻译为“量词”,其含义不同于我们所说的量词,但汉语学界已公认了用量词来命名这个词类。¹

学术界对量词的界定大多采用朱德熙的观点,但朱德熙的定义也并非尽善尽美,至少忽略了量词还可用在指代词后面的事实,如“那本书”。同时,学术界近年来重新认识到语义在词类划分时的重要性,沈家煊(1999: 250)指出单纯凭借意义或分布划分词类都面临着循环论证的窘境,分布标准的选择实际上也是以意义为根据的,较好的办法是“借助于从意义出发选择的分布标准”。所以对量词的界定最好采取意义和分布相结合的方法,即:量词是表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能够出现在数词或指代词后的黏着词。

还存在一个问题,即量词与名词、动词等词类边界不易厘清,如“年”、“省”、“念”(一念之间)等词,对这些词到底算不算量词是有不同看法的,大多数人把它们划归量词,但也有不同意见,如李英哲(2001: 48)认为这些词后不能接名词故不能归入量词²。其实,采用原形(prototype)范畴理论就能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³,由于量词主要是由名词或动词语法化或借用而来,所以量词与名词或动词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量词与名词或动词呈现出一个连续统(continuum)。一些量词(如:年、省、念)与名词或动词有纠缠不清的联系,同时又与其它量词(主要指专用量词)表现出一些较大的差异,但是仅凭这些表现不足以把它们排除在量词之外,因为它们也具有量词的一些语法功能(学术界对此论述颇多,兹不赘述)。

量词内部也不是一个匀质的系统,其成员地位也是不相等的,每个成员不可能具备量词的所有功能,一般来说,专用量词是这个词类的原型,是其典型成员,而借用量词是其非典型成员。这也提示我们,进行词类划分时不能以单一的分布标准,而应该结合语义。

第二节 量词的下位划分

汉语量词的下位划分也是一个争论颇多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出现在教科书和专著里,单篇论文较少。诸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划分的量词小类多寡不一,总的来说主要有二分法、三分法、多分法几种办法。另一方面,不同的学者可能把同一个量词归入不同的小类,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下面我们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分法加以评介。

朱德熙(1982)、吕叔湘(1981)、赵元任(1979)、房玉清(1992)⁴等人采用的是多种标准把量词直接分成若干小类,所以这些小类不在同一个平面上。一些学者如黎锦

¹沈家煊译,2000,《现代语言学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²李英哲,2001《汉语历时共时语法论集》,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³袁毓林,1995,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可参看。

⁴房玉清,1992,《实用汉语语法》,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熙、刘世儒(1959)¹、郭绍虞(1979)等根据分布状况把量词分为名量词、动量词、形量词三类,但这种分类也有问题,所谓形量词其实不能单独成为一类,因为度量衡单位词能修饰形容词,但同时也修饰名词,可见单纯靠分布标准不能很好的再分类。相对而言,胡裕树(1995)²把量词分为三组的办法还要好一些,可惜没有继续下分,失之于简单。有学者如邢福义(1997)根据量词的音节多少来分类,分为单音量词、复音量词、复合量词三类,其实这种分类杂糅了两种标准,不甚合理。程荣(1996)把量词分为两大类,即单纯量词和复合量词,单纯量词又分为若干小类,取消临时量词,还试图取消动量词,我们认为这种处理有新意,但可行性不大。还有些学者如张志公(1982)等学者很重视复合量词,把它单独列为一类,就形成了名量词、动量词、复合量词三分的格局,这种处理就没有依照统一的标准,复合量词与名量词、动量词不是一个平面上的。邵敬敏(1993, 1996)从量词的语义及其与名词、动词的双向选择把名量词分为外形特征类、非外形特征类及附容处所类,各类再分小类;把动量词分为通用量词、自主量词、借助量词、情态量词四类,各类也再分小类,应该说邵敬敏的分类是很新颖的,我们在对《五灯会元》量词作语义研究时还要论及这个问题。

上述诸家都是对现代汉语量词的分类,也有些学者从汉语史的角度对量词的下位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力(1989)把量词(他称之为单位词)分为度量衡单位和天然单位两类,天然单位包括表示人物单位的和表示行为单位的两类,没有明确交代对集体量词及借用量词(包括借用名量词、借用动量词)的看法,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³杨伯峻、何乐士(2001)把量词分为物量词、动量词两类,物量词又分为天然量词(指一般事物的自然单位)、人为量词(指人为确定的单位量词,包括度量衡单位、容器量词、编制单位)两类。至于古代汉语有无复合量词,学界似乎有不同意见。刘世儒(1965)认为复合量词是指“人次”“架次”这样的量词,只有现代汉语才有。我们认为刘世儒对复合量词限定过严,忽略了选择型复合量词。其实,他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中注意到了选择型复合量词的情况,但他认为这些句子里如果单用一个量词就不合乎当时的语言规范,连用两个量词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临时措施。如:

计得……牛、马、驴、骡、驼十万头匹。(转引自刘世儒 1965:30)

刘世儒(1965: 9)把名量词分为陪伴词、陪伴·称量词、称量词三类,他的“陪伴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个体量词”,“陪伴·称量词”相当于今之所谓“集体量词”,“称量词”相当于今之所谓“计量单位词”。刘先生的分类逻辑严密,我们在对名量词进行分类时就会借鉴刘氏的方法。

有些国外学者对量词的分类办法也颇有见地。贝罗贝(1998)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把汉语名量词分为两种,即单位词(measure word, MW)(注:包括我们所说的度量衡单位词、集体量词、部分量词、容器量词)和量词(classifier, CL)(注:有人又称之为类别词)认为 CL 才是汉语等东亚语言的特点,而 MW 各种语言都有,这种说法跟王力的分法有共通之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认为这是语言间的比较,不宜作为汉语量词分类的依据。太田辰夫(2003)把量词分为名量词、动量词两类,名量词又根据其语义分为计量、记数两类。不可否认,太田对汉语的观察是深刻的,但他对计量、记数这两个概念没做出界定,只能通过他所举的例子来加以判断,如“二壶酒”的“壶”是计量的,而“一天的云彩”的“天”是计数的,我们认为“壶”、“天”都是借用量词,

¹黎锦熙、刘世儒, 1959,《汉语语法教材》,北京:商务印书馆

²胡裕树(主编), 1995,《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³王力(1989)在论及殷墟卜辞的量词时提到“亩”(容器单位)、“朋”(集体单位)、“升”(度量衡单位),并说此时还没有天然单位如“匹”、“张”等,可见王先生没把集体单位、容器单位看成他所说的天然单位,但他又把量词分为度量衡单位、天然单位两种,所以我们认为他没有对集体量词、借用量词提出明确的看法。(参看王力《汉语语法史》p24—26,商务印书馆)

它们所计量的名词都是不可数名詞，按太田的说法我们认为“一天的云彩”的“天”也应是计量的。另外，集体量词本身也包含有数的概念，如“双”、“群”等词，故径直说集体量词是计数的，也不够准确。所以太田的这种分类在逻辑上不够严密。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汉语量词的分类想出了很多办法，有很多合理的意见，但也都有不足之处。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汉语量词本身的复杂性是造成其下位划分难以把握的主要因素，采用哪种标准似乎都不周全，能够做到在分类的每个层次上有一致的标准就算是成功的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另外，还存在着量词兼类的情况，例如：“一把扇子”中的“把”是个体量词，“一把米”中的“把”是非标准计量单位词，“拉他一把”中的“把”是动量词。有人如何杰（2001：31）据此划分出兼职量词一类，我们不赞同这样的处理，较好的办法是划归到相应的小类。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研究量词时小类划分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只有准确的分类才可能对量词进行深入地考察。

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五灯会元》中的量词系统作如下分类：

《五灯会元》量词分类表

名量词	专用名量词	标准计量单位词	
		集体量词	{ 定数集体量词 不定数集体量词
	借用名量词	个体量词	{ 容载量词 临时量词
动量词	专用动量词	{ 借自名词的动量词 借自动词的动量词	
	借用动量词		

名量词、动量词都再分为专用、借用两部分，专用量词就是指量词的用法是这个词的固定用法，而借用量词指的是这个词本来是其它词类临时具有量词的功能，而非其固有用法。

专用名量词分标准计量单位词、集体量词、个体量词三小类。标准计量单位词的主要功能是计量，前者具有法定性，有精确的数值，是封闭的类。

集体量词包括定数集体量词、不定数集体量词两种。集体量词是数词和量词的扭结，刘世儒（1965：5—6）对此有很好的论述，他称之为“陪伴·称量词”。我们把一般认为的不定量词（“点”、“些”）归入不定数集体量词，因为不定量词与不定数集体量词有诸多相同之处，不定量词也是表示若干事物的量，也反映的是一种模糊量，也是数与量的扭结。当然，不定量词也有自己的特点，即只能同数词“一”组合，如“一些人”，而不能说“两些人”，但不能据此就把这两个词单独列为一类，所以我们认为把它归入不定数集体量词较好，实际上何杰（2001：35）就是这样处理的。

个体量词是专职的名量词，用来计量事物的数量，是个封闭的类。个体量词所计量的名词是离散的，可数的。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个体量词是汉语特有的词类¹，汉语表现得特别明显。学术界经常讨论的汉语量词往往就指的是个体量词。个体量词与

¹ 对此，赵元任（1980：64）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西南太平洋、南洋的一些语言中也有这类量词，参见其《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

其所计量的名词之间的搭配关系一般都是有理据的,很多学者试图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揭示出这种理据¹。我们把所谓的部分量词都归入个体量词,我们不赞同划分出部分量词这样的小类,如“一片面包”中的“片”,有人(如何杰 2001: 37)认为是部分量词,原因在于一片面包是整个面包的一部分,我们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同时在更大的范围里又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分清个体量词与部分量词,如“一本书”中的“本”都归之入个体量词,但这本书若是一套丛书的一本,那么这个“本”是个体量词还是部分量词呢?所以,把所谓的部分量词都归入个体量词这样的办法较为简便,也是合乎逻辑的。

借用名量词又可分为两类,即容载量词和临时量词,前者如“一碗水”中的“碗”,后者如“一脸汗”中的“脸”。二者虽然都是临时从名词借用来充当量词,但它们却存在一定的差异,对此何杰(2001: 41)有很好的论述。借用名量词是开放的类。

动量词是用来计量动作的次数或延续的时间的量词,有专用动量词和借用动量词两类。专用动量词指的是“次”、“下”等专门用来表示动作次数的词,但一些专用动量词同时含有时间概念,如“下”。专用动量词数目不多,是个封闭的类。借用动量词又据其来源分为借自名词的动量词和借自动词的动量词两种。借自名词的动量词又有四种情况,即:借用表示人体某一部分的名词,例如“看一眼”中的“眼”;借用表示与动作有关的工具或事物的名词,例如“打一棍子”中的“棍子”;借用表示伴随情况的名词,例如“叫一声”中的“声”;借用表示时间的名词,如“住了一年”中的“年”。借自动词的动量词指的是临时用一些动词来表示动作的数量,往往也含有时量。我们把同形动量词放在借自动词的动量词里,同形动量词通常的样式为“V—V”,但有时其中的数词不局限于“一”,《五灯会元》里有“噉两噉”的例子。张美兰(1996)也认为同形动量词是一种借用动量词,而非简单的动词重叠。借用动量词是开放的类。

第三节 汉语量词发展简述

我们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汉语量词的发展历史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量词是汉语后起的一个词类,但对量词到底是什么时代出现的这个问题却有些争议。贝罗贝(1998: 99)归纳出了关于名量词出现时间的三种观点,上古以前(公元前 14 到 11 世纪)、上古早期(公元前 11 到 6 世纪)、上古晚期(公元前 5 到 3 世纪),而他自己认为真正的量词到汉代早期才出现(公元前 2 世纪左右)。诸位学者注意到的都是同样的语言事实,为什么得出的结论差别如此之大呢?究其原因,还是各家对量词的界定不同的缘故。贝罗贝理解的量词仅仅相当于王力所说的天然单位词(即今之所谓个体量词),即使一般认为的先秦时期的偶然出现的几个个体量词也给出了另外的解释,我们认为这种处理欠妥当,例如《左传》里出现的计量马的“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个体量词,而不应再像贝罗贝那样解释为“匹配”、“单一”、“普通”。另外,我们在第二节已经指出汉语量词应该包括贝罗贝所说的 MW,所以汉代早期才有量词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除此之外,各家对 N1+Num+N2 这种样式的理解不一样。一些学者如桥本万太郎(1985: 98)²、李宇明(2000)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都把 N2 当作量词,称之为“反响型量词”或“拷贝型量词”等名目,我们认为桥本万太郎、李宇明等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大多数学者还是把 N2 分析为名词,如王力(1989: 26)等。我们认为即使不把 N2 看成量词,我们至少也要承认它是量词的萌芽阶段,这种样式的出现为后来的量词争取到了一个句法位置。排除上述这两个问题的干扰,其实量词的出现时间应该是没有大的争议的。

¹ 例如石毓智(2000)《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

² 桥本万太郎, 1985,《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据王力(1989)在殷墟卜辞中出现了度量衡单位词“升”,容器单位词“卣”,集体单位词“朋”等十来个量词。周代量词有所发展,据黄载君(1964)对周代金文的考察,一共有四十多个,在周代的传世文献如《诗经》及诸子里也使用了不少量词,不过仍然以度量衡单位词为主,个体量词如“匹”、“枚”等也出现了少量用例,这个时期名数结合还占绝对优势。名量词在汉代得到了长足发展,据黄盛璋(1961)的研究,汉代出现了成批的个体量词,有些沿用至今,如“片”、“支”、“块”等等,并且量词开始分工,如马称匹,牛、羊称头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汉简里量词不论从数量还是频率都大大超过传世文献。与此同时,黄盛璋(1961)也指出“汉代的量词是可用可不用的”,名数结合仍然占据优势。但汉代量词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如“数词+量词”逐渐移至名词前,量词开始词缀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名量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刘世儒(1965)撰写的经典性量词论著全面准确地描写了这个阶段量词的发展使用情况,这个时期是汉语名量词臻于成熟的时期,“数量名”结构成为常规,量词形成了一个语法范畴。石毓智、李讷(2001: 282—304)认为一直到宋元时期“数+量+名”格式才建立起来,量词才真正形成了一个词类。在此之后,名量词只是在局部有一些小的变化,如具体量词的扬弃,构词法上的一些发展,名词与量词之间的搭配等方面。尽管如此,并不表明之后的名量词研究就没有价值了,还需要对各个时期的名量词做出穷尽式的调查描写,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在做这个工作,发表了不少论文。

汉语动量词的产生一般认为晚于名量词,王力(1958: 244—245)认为唐代开始出现,不少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王绍新(1992: 328)归纳出了三种意见,即魏晋时期、东汉时期、周秦之际,并赞同东汉时期开始出现了量词,如“遍”、“下”、“通”“匝”“周”等。杨伯峻、何乐士(2001: 208)举例证明在先秦时期如《左传》等典籍里已有零星用例,可看成是动量词的萌芽。东汉魏晋时期用例渐多,但正如刘世儒(1965: 74—75)指出的那样,这个时期的动量词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唐五代时期,动量词开始得到大量使用,王绍新(1997)对《全唐诗》里的动量词作了穷尽式统计,产生了很多新的动量词,“回”、“度”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通用动量词。宋代动量词发展更快,张美兰(1996)认为“汉语动量词的成熟应当是宋代”,表现在动量词类别齐全,在语法功能上接近现代汉语等方面。宋代以后,动量词继续得到发展。

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加合型复合量词直到现代汉语才开始出现。

第四节 汉语量词研究小结

本文前三节里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对汉语量词的界定、下位划分、量词发展等问题的研究,本节我们主要对近些年来学术界关于汉语量词研究的一些课题作一个简要的总结。

我们最关注的还是有关汉语量词历时演变方面的成果,这方面的研究在五六十年来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刘世儒的一系列论文及其经典性量词著作,另外黄盛璋、黄载君等也发表了关于量词的重要论文(前文已经涉及,兹不赘述)。八十年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成果以多种形式面世。有的以单篇论文发表,有的是作为论著的一部分出版。研究对象更加宽泛,除了传世文献,很多学者特别关注出土文献中的量词,很多出土文献口语化程度较高,年代可信,例如甲文、金文、汉简、帛书及敦煌文献等,这些研究对弄清汉语量词发展演变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在对待传世文献方面,一般更重视年代确定,口语程度较高的文献,例如诗词、古白话小说、儒家语录、禅宗语录等等,例如王绍新(1989、1992、1997、2005)的一系列关于唐五代量词的论文,赵中方(1991、1992)等的论文。很多学位论文也对专书量词进行穷尽式研究,我们认为这种研究价值很大,专书专题的研究是真正弄清量词发展历史的基石。汉语量词

历时演变方面的研究大多以描写为主,对所涉及的量词的语义、语法特征进行详细描写,有的也涉及到对量词认知、语用、修辞等方面的研究。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更加注重量词出现时间、使用情况、语法功能等方面的问题。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涉及到了诸如语义、语法、语用、认知、修辞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总的来说,对量词的语法功能的研究还是最主要的。何杰(2001)对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做了简要的总结。邵敬敏(1993, 1996)的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名量词与名词,动量词与动词之间的相互选择关系,从语义、语法的角度对汉语量词作了精彩的论述。石毓智(2000: 119—132)¹认为物体各维度之间的比例是表物体形状的量词的认知基础,而物质性是这类量词的第二位认知基础。石毓智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那就是量词的使用是有理据的,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搭配习惯使然,我们应深入挖掘每个量词的认知基础。

量词语法化及量词范畴生成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极具理论价值,有助于我们对量词的深入认识,但并非全新的课题,刘世儒(1965)、郭锡良(1999)²都以“数+量+名”格式的确立为量词词类形成的标志。语法化理论介绍到国内后,石毓智、李讷(2001: 282—304)《量词语法化的动因和过程》一文讨论了量词语法化的途径,认为古汉语存在 V+O+X 的格式,其中 X 是谓词形成分(数量词、时间词是其中的两种),由于动补结构的发展成熟,一个句子不再允许出现两个谓语中心,造成 X 句法地位的失落, X 前移至 V 或 O 之前,汉语“名+数+量”向“数+量+名”的转变首先发生在宾语位置上,而后“数+量+名”格式才出现在主语及其它句法位置上,一直到宋元时期“数+量+名”格式才建立起来,量词才真正形成了一个词类。V+O+Time 语序也发生了变化,形成 V+Time+O 的格式(O 为人称代词除外)形成的时间更晚,《红楼梦》时期 V+O+Time 语序仍占主导地位。金福芬、陈国华(2002: 8—14)从量词结构的变化和量词语义的演变两个角度论述了汉语量词语法化的过程³。词类的语法化研究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每个具体的量词的语法化历程还需挖掘,本文也将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游顺钊(1988: 361—365)一文从认知的角度认为量词的出现是源于语言上记忆的需要,最早的量词“临时量词”(如“人三人”的第二个“人”)即为明证,“临时量词”的产生并非语义上的需要,当一个数量名词结构中表达数目的字相当多时,就需要重复前面的名词,于是临时量词就产生了,而临时量词正是量词的原型(prototype)⁴。李宇明(2000)也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证明了名量词的源头应是拷贝量词(即游氏所谓“临时量词”)。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汉语量词是从其它语言借来的,例如游汝杰(1982)⁵通过汉台语对比研究,提出汉语量词是来自于台语,这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少讨论。不过,大多数学者还是坚持量词是汉语内部生成的。

¹石毓智, 2000,《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²郭锡良, 1999,《汉语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³金福芬、陈国华, 2002, 汉语量词的语法化,《清华大学学报》增 1 期。

⁴游顺钊, 1998, 从认知角度探讨上古汉语名量词的起源,《中国语文》第 5 期

⁵游汝杰, 1982, 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第 2 期

第二章《五灯会元》量词的分类描写

第一节 《五灯会元》名量词的分类描写

一、专用名量词

(一) 标准计量单位词

计量是这类量词的基本功能。由于计量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活动,所以标准计量单位词产生的时间最早。

标准计量单位词有严格的法定规约,是精确的计量,有严格的进位制。这些词历代的数值可能不一样,但其基本词义未变,例如,“升”。其中的一些计量单位词是汉语的常用词,至今仍在使用,并且可以断定,有些词还会一直延用下去。虽然现在政府部门推行国际单位制,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还是这些传承下来的市制单位词,由此可见其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及度量衡制度的演变,这部分量词也处在不断淘汰或形成过程之中。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计量单位词最开始有确定的数值,表示精确的计量,但后来渐渐失去其精确计量的功能,不再用于社会生产和贸易往来中的计量,但这些词不一定从语言里消失,有些词和“千”、“万”等数词(这里表虚数)组合,极言对象的高大或沉重,如“仞”、“钧”等;有些词和表示极小量的数词如“一”组合,极言对象的轻微或短小,如“铢”等词,这两种情况都表示一种模糊的数量,具有夸张的修辞效果,这种用法产生较早,《五灯会元》也有这种用法,尽管它们已不表示确定数量,我们还是把《五灯会元》里这类词置于标准计量单位词里。

标准计量单位词有两类,即度量衡单位词和币制单位词。

1、度量衡单位词

1.1 表长度:分、寸、尺、丈、里、仞、寻、咫、由旬

分、(1例)¹:

(1)争如随分,到尺八五分馘头边。讨一个半个。1290 华藏安民禅师²

寸(80例):

(1)身长七尺六寸。63 牛头山智岩禅师

(2)师曰:“一寸龟毛重千斤。”969 南台勤禅师

(3)休将三寸烛,拟比太阳辉。1024 法昌倚语禅师

(4)寸丝不挂。94 温州净居尼玄机

(5)我于绍圣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禅。1150 法云杲禅师

6)事理既融,内心自莹,复悲远学,虚掷寸阴,故次第九,明劝友人书也。92 永嘉玄觉禅师

按:(4)、(5)、(6)三句中的“寸”已不表精确的数值,而是极言其所量事物之短小。

尺(111例):

(1)任纵三尺雪,难压寸灵松。876 投子义青禅师

(2)只有七尺之躯甚处受病?1315 白杨法顺禅师

(3)平明有蛇尺许1278 径山宗杲禅师

(4)尺五头巾。801 疏山匡仁禅师

丈(33例):

(1)诘旦,东厨有一大蟒,长数丈,张口呀气,毒焰炽然。172 西园慧藏禅师

¹ 括号内为该词改用法出现的频率,下同。

² 句末数字为该句所在的页码,其后为篇名,下同。

(2)法堂里须草深一丈。 207 长沙景岑禅师

(3)睹异僧身长丈余 63 牛头山智岩禅师

(4)峰曰：“泥深多少？”师曰：“无丈数。” 124 扣冰澡先古佛

匹 (1 例):

(1)并赐磨衲袈裟、绢五百匹、宝钵一口。 55 六祖慧能大鉴禅师

按：“匹”开始是布帛的专用单位，四丈为匹。后来也曾经发展为一般的长度单位，例如“天门山石自空，状若门焉，广三丈，高两匹，深丈余，更无所出，世谓之天门也。”

(郦道元《水经注·清水》，转引自《汉语大词典》“匹”字条。)

里 (195 例):

(1)约十里许 26 十七祖僧伽难提尊者

(2)此去峰顶有几里？ 177 齐风和尚

(3)九万里鹏从海出，一千年鹤远天归。 1026 云居了元禅师

仞 (42 例):

(1)奇岩万仞，无立足处。 604 永明延寿禅师

(2)洞山门下，有时和泥合水，有时壁立千仞。 115 宝峰克文禅师

寻 (6 例):

(1)半寻拄杖搅黄河。 1007 育王怀琇禅师

(2)雪窦这里，迅瀑千寻，不停织粟。 604 永明延寿禅师

(3)问：“无缝铁门，请师一启。”师曰：“进前三步。”曰：“向上无关，请师一闭。”师曰：“退後一寻。” 1080 云峰志璇禅师

咫 (5 例):

(1)咫尺之间，为什么不睹师颜？ 337 禾山无殷禅师

(2)重重叠嶂南来远，北向皇都咫尺间。 481 瑞巖师进禅师

按：“仞”、“寻”、“咫”在《五灯会元》里不表精确数值。《五灯会元》里的“咫”都与“尺”连用，极言长度短。

由旬 (2 例):

(1)祖付法已，踞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 30 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尊者

(2)若是大鹏金翅，奋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驹，驰骤四方八极。 1281 育王端裕禅师

按：“由旬”是古印度表长度的计量单位词，一由旬等于 7.92 公里，梵文转写为 *yojana*，音译而来，多用于佛经文献，转引自王绍新 (1992: 332)。

1.2 表面积：顷、亩

顷 (5 例):

(1)三炉力尽无烟焰，万顷平田水不流。 301 道场如讷禅师

(2)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 1323 石头自回禅师

亩 (2 例):

(1)师曰：“一亩地。” 1097 净慈道昌禅师

(2)一亩之地，三蛇九鼠。 1280 虎丘绍隆禅师

1.3 表重量：毫₁、钱₁、厘₁、两₁、斤、钧、铢

毫₁ (9 例):

(1)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曰：“绝毫绝厘。” 1184 长灵守卓禅师

按:《文献通考·乐六》:“(宋 秤制)一百毫为一分,以千毫定为一钱。”(转引自《汉语大词典》)

钱₁ (1例)、厘 (8例):

(1)每一斤恰有十六两,二百钱重,更不少一厘。 1336 开善道谦禅师
两₁ (13例):

(1)师曰:“三两线,一斤麻。” 907 智通景深禅师

(2)软似铁,硬如泥,金刚眼睛十二两。 1241 五祖法演禅师?

斤 (30例):

(1)师曰:“千斤担子两头摇。” 714 太子道一禅师

(2)无星秤子,如何辨得斤两? 749 木觉若珠禅师

(3)肉重千斤,智无铢两。 283 三平义忠禅师

铢 (7例):

(1)若也辨得,须弥只重半铢。 749 木觉若珠禅师

(2)来披三璎珞,归挂六铢衣。 966 连州宝华和尚

钧 (7例):

(1)师曰:“千钧之弩,不为鼯鼠发机。” 667 西院思明禅师

(2)师曰:“为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钧。” 674 风穴延沼禅师

按:“毫”、“厘”、“铢”、“钧”四词基本上已不表精确数值,“毫”、“厘”、“铢”极言其所量事物之轻微,“钧”极言其所量事物之重。

1. 4表容量:斛、升、斗、石

斛 (6例):

(1)须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 4 释迦牟尼佛

(2)汾山曰:“此是师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驴乳。” 532 仰山慧寂禅师

按:量词“斛”多用于量粮食。古代一斛为十斗,南宋末年改为五斗。

升 (4例):

(1)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 498 吕岩洞宾真人

(2)竹筴二三升野水,松牖七五片闲云。 1194 二灵知和庵主

斗 (7例):

(1)只为图他一斗米。 427 福清玄讷禅师

(2)头上青灰三五斗。 1114 宝峰克文禅师

(3)斗面作三个蒸饼。 296 清平令遵禅师

石 (2例):

(1)躬负米一石八斗,供僧三百,二时不阙。 60 牛头山法融禅师

(2)慧曰:“一顿喫多少?”头曰:“二石五。” 644 临济义玄禅师

按:“石”作为量词本来既可以表重量¹,也可以表容量,但在南北朝时期即已只用来计量容量了²,《五灯会元》中“石”也只是表容量。

1. 5表角度:杪

杪 (1例):

¹ 《汉书·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² 见刘世儒 (1965: 230) 的论述。

(1)月里塔高十二层，天外星躔五百杪。 751 兴阳希隐禅师

按：《汉语大词典》杪：5.同“秒”。角度单位名。元·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凡测日月星，则以两线相望，劈取其正中所当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数。”清·全祖望《刘继庄传》：“而节气之后先，日蚀之分杪，五星之陵犯，占验皆可推矣。”可见，《汉语大词典》例证晚出。

2、币制单位词：分₂、两₂、文、贯、钱₂

分₂ (5 例)：

(1)不用，都来不直半分钱。1015 天衣义怀禅师

(2)昔有施主妇人入院，行众僧随年钱。僧曰：“圣僧前著一分。” 367 亡名道婆文 (9 例)：

(1)乞我一文钱。 122 明州布袋和尚

贯 (3 例)：

(1)如人将三贯钱买个猎狗，只解寻得有踪迹底。 796 云居道膺禅师

按：“贯”的这一用法来自其动词义“贯穿”，因为古代的货币大都有孔，可以用绳索等串起来，其货币单位用法是见于汉代，刘世儒（1965：245）认为到南北朝时作为货币单位“还没有完全专用起来”，王绍新（1992：333）认为“它的专用性在唐代得到加强”，甚至出现了“纸钱万贯”的用法。

钱₂ (14 例)：

(1)乡里三钱买一片鱼鲇，如手掌大。 1228 大沲鉴禅师

两₂ (8 例)：

(1)即置金十两于方丈。 88 江西智澈禅师

按：金属货币本身就有固定的重量，所以这些币制单位往往又是衡制单位，如“分”、“钱”、“两”等，这是由于其所计量的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所造成的。

(二) 集体量词

集体量词计量的是成组、成群的人或事物，可数名词前面可以用个体量词，也可以用集体量词，但它们所表示的数量是不同的，如“一双鞋”≠“一只鞋”。不可数名词前面不能用个体量词，只能用集体量词或借用量词。

1、定数集体量词：双、对、緺、具

双 (6 例)：

(1)虽得一场荣，别却一双足。 336 同安常察禅师

(2)莫把乳峰千丈雪，重来换我一双眸。 1223 万年县贯禅师

(3)竹箸一文一双。 490 瑞峰智端禅师

(4)于斯明得，一双孤雁扑地高飞。 750 华巖普孜禅师

按：“双”可用于人体成双的部件，也可用于成对的事物或动物。但《五灯会元》里没有出现计量性别相对的两个人的用法。¹

对 (5 例)：

(1)于斯未明，一对鸳鸯池边独立。 750 华巖普孜禅师

(2)汝有一对眼，我有一对眼。 1294 明因县玩禅师

(3)师室中插剑一口，以草鞋一对，水一盆，置在剑边。704 石霜楚圆禅师

¹ 我们拿这些集体量词在《五灯会元》中的用法与赵中方（1992）所观察到的语言现象作比较。

按：“对”在《五灯会元》里用于计数天然成对的人体部件、动物或鞋，未见用于计数非天然成对的器物的用法。

綱（4 例）：

(1)师曰：“噫！泊赚我踏破一綱草鞋。” 440 明招德谦禅师

(2)师曰：“屋顶有一綱破草鞋。” 551 芭蕉慧清禅师

(3)师曰：“踏破几綱草鞋？”曰：“三綱。” 941 洞山守初禅师

按：“綱”在《五灯会元》里只用于计数鞋的量词，跟“双”义同。

具₁（1 例）

(1)须是具金刚眼睛始得。 1381 玉泉宗琏禅师

按：刘世儒（1965：210）指出在计量成双的事物时，“具”相当于“两”，本处用来计量眼睛。

2、不定数集体量词：

第一组：攒、队、火、群、锡、部₁、代、世、派₁、会、家、户

攒（3 例）：

(1)入成时见一攒乐人作舞 12 二祖阿难尊者

(2)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拥红炉火一攒。 1027 云居了元禅师

按：“攒”本义指“聚集”，计量成堆地成团的物体或人，在《五灯会元》里用于计数成群的人，同时也可计量炉火。赵中方（1992）没有注意到这个词。

队（10 例）：

(1)这一队汉，无一个有智慧底。 144 归宗智常禅师

(2)拈拄杖曰：“一队无孔铁鎚。速退！速退！” 694 广慧元琏禅师

(3)此土与西天，一队黑漆桶。 1376 荐福休禅师

按：“队”在《五灯会元》里用于计数成群的人；还用于计数成组的器物（以器物比喻禅僧），这一用法也不见于赵中方（1992）。

火（1 例）：

(1)一火破落户 1388 净慈彦充禅师

按：“火”，又写作“伙”，原本用于兵制，唐代就已扩大其使用范围，并且带有贬斥的色彩，《五灯会元》沿用了这种用法。

群（6 例）：

(1)六群比丘，各从其类。 1330 东林道颜禅师

(2)见一群野鸭飞过。 131 百杖怀海禅师

按：“群”在《五灯会元》里用于计数人和动物，但不用于计数山、水等自然景物。

锡（3 例）：

(1)五湖衲子，一锡禅人，未到同安，不妨疑着。 335 同安常察禅师

按：“锡”本指锡杖，即禅僧所持的禅杖，振时作声，取锡作声为名，梵文名转写为 Khakkhara，（转引自张美兰 2001：13）宋代禅宗语录多用它来计数禅僧。《汉语大词典》失收。

家（53 例）：

(1)一片月生海，几家人上楼。 1155 寿宁善资禅师

(2)山曰：“家家门前火把子。” 691 谷隐蕴聪禅师

(3)秀才访师，称会二十四家书。 231 睦州陈尊宿

(4)然五家宗派，门庭施設则不无，…… 1177 禾山慧方禅师

派₁ (3 例):

(1)他日临济一派属子矣。 1253 昭觉克勤禅师

(2)若问香山山里事，灵源一派碧如蓝。 1176 万寿念禅师？

户 (4 例):

(1)一餐犹未饱，万户勿聊生。 455 大章契如庵主

(2)千江同一月，万户尽逢春。 841 龙光口禅师

(3)亭亭日午犹亏半，寂寂三更尚未圆。六户不曾知暖意，往来常在月明前。 980 丹霞子淳禅师

(4)曰：“如何领会？”师曰：“千家万户。” 939 香林澄远禅师

按：按：“家”、“户”都可用于计量家庭。“家”也可用于计量派别，“派”也用于计量派别。

会 (1 例):

(1)因并录此赞曰：“东山一会人，唯他不唧溜。别处著闲房，丛林难讲究。 1267 大随元静禅师

按：王绍新（1992：358）指出“会”用于计量同类之人或一批人。本处“会”用于计数同类之人，义即东山这些禅僧。

部₁ (2 例):

(1)但佛经开张，罗大千八部之众。 107 圭峰宗密禅师

代 (25 例):

(1)三世诸佛，六代祖师，总在这里，还见么？ 1061 本觉守一禅师

(2)卢公六代传衣，图他小利。 747 福严保宗禅师

世 (21 例):

(1)祖曰：“饮光大师，亲受佛印，展转至二十四世师子尊者，我从彼得。” 35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2)山僧是杨岐四世孙。 1295 天宁梵思禅师

(3)三世诸佛，六代祖师，总出这圈襊不得。 1209 信相宗显禅师

按：“世”、“代”都可表示“父子相承为一世（代）”的意思，引申后不局限于父子之间，师徒相继也可称为一代（世），从而发展出计量有传承关系的一批人的用法。

本组主要是计量人群，当然也不局限于此，如“攒”又可计量炉火，“群”可计量成群的动物，“队”可用于计数成组的器物。

第二组：把₁、串、束、抹、担、包、堆、丛、簇

把₁ (15 例):

(1)师曰：“一把香髻拈未暇，六环金锡响遥空。” 676 风穴延沼禅师

(2)一把柳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栏干。 1139 太史黄庭坚居士

(3)问：“夜静独行时如何？”师曰：“三把茅。” 701 石霜楚圆禅师

(4)师曰：“一把沙。” 976 智门光祚禅师

(5)云溪今日，冷处著一把火。 1379 报恩守禅师

按：“把₁”主要用来表示一把所握之量，来源于其动词义“把握”。用“把”来计量火，是因为火由燃烧柴火而来，而柴火是可以用手把握的，王绍新（1992：367）认为“‘一

把火’显然不是‘一把所握之火’,说明它从这个时候起已成为个体量词了”,也有一定道理。

串(1例):

(1)寻常持一串数珠,念三种名号。 269 法门佛陀禅师

掬(2例):

(2)士乃庠水,泼师二掬。 263 丹霞天然禅师

按:“掬”作量词来自其“用手捧”之义,《五灯会元》未见用于计量抽象事物的用例。

束(4例):

(1)血峰负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抛下。 421 长生皎然禅师

抹(1例):

(1)师曰:“树带沧浪色,山横一抹青。” 842 石藏慧炬禅师

按:“抹”作量词来源于其动词义“涂抹”,多与“一”连用,犹一片,具有较强的形象色彩和文学意味,例如:“一抹浓红傍脸斜,粧成不语自攀花。”(唐 罗虬《比红儿》诗之十七),“数抹晚霞怜野笛,一筛寒雨羨沙禽。”(宋 林逋《淮南游》)(转引自《汉语大词典》)

担(6例):

(1)师曰:“两桶一担。” 693 谷隐蕴聪禅师

师曰:“归时,有无底桶子将一担归。” 398 玄沙师备禅师

(2)先令运土三担。 347 木平善道禅师

(3)若是一般掠虚汉,食人涎唾,记得一堆一担骨董,到处驰骋。 925 云门文偃禅师

按:“担”用以计量成挑的东西。

包(1例):

(1)手携鳧茈一包,酱一器献之。 123 扣冰早先古佛

堆(11例):

(1)不消一堆火。 171 石霜大善禅师

(2)师曰:“终是一堆灰。” 688 叶县归省禅师

(3)一堆泥土。 34 五峰遇禅师

(4)忽然风吹倒时,好一堆柴。 1328 龙华高禅师

(5)一堆红焰,千足万户。 907 智通景深禅师

按:“堆”作量词是由其动词义“堆积”发展而来,《五灯会元》里“堆”计量的都是具体事物,未出现用“堆”计量抽象事物的用例。

丛(7例):

(1)如何是多福一丛竹? 245 杭州多福和尚

按:《说文·部》“丛,聚也。”丛作量词来源于此义,计量聚积丛生之物。《五灯会元》里用来计量植物,未见用于计量人。

簇(1例):

(1)治平中上疏丐归,仍进颂曰:“千簇云山万壑流,闲身归老此峰头。余生愿祝无疆寿,一炷清香满石楼。” 1006 育王怀琏禅师

按:“簇”用于量词来源于其动词义“攒聚”,用于计量聚集在一起的人或物,《五灯会元》里只用来计量云朵。

本组量词都是从动词发展而来的,事物与动作造成的结果之间具有相关性,所以这些词能够发展为用来称量该动作所涉及的客观事物。我们以“串”为例,“串”本义是贯穿,由这个动作会导致一个结果,即该动作的受事被贯穿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人们再来计量这些东西时,就会很自然的联想到造成这种结果的动作,于是就会用该词来作为计量单位,如“一串珠”,邵敬敏(2000: 36)把这样的量词归之为“动状型”。该词语法化为量词之后,即使有些事物不是由于某个动作所造成的,只要外形相近,也可使用它来做计量单位,如“一串葡萄”。

第三组:林、团、陌、行、塚

林(1例):

(1)欲知护国当阳句,且看门前竹一林。 1137 护国景新禅师

团(4例):

(1)剔起眉毛一毫端,风吹碧落浮云尽,月上青山玉一团。 1149 兜率从悦禅师

(2)抖擞一团银绣线。 1173 光孝惟爽禅师

(3)欲识三人并四句,金乌初出一团红。 1304 龙牙智才禅师

(4)十方世界一团铁,虚空背上白毛生。 1356 天童昙华禅师

按:“团”用来称量圆状、球状的事物,既可以是具体事物,也可以是抽象事物,“团”的这种用法始于唐代。

陌(1例):

(1)师曰:“土地前烧二陌纸著。” 763 智海道平禅师

按:《汉语大词典》“[陌], 8.量词。祭奠所烧的纸钱,约相当于‘叠’。”引例为王实甫《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自父母下世之后,並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汉语大词典》的例证晚出。

行(7例):

(1)暮起暮天沙上雁,海门斜去两三行。 1069 香积用旻禅师

(2)秋江烟岛晴,鸥鹭行行立。 601 兴福可勳禅师

(3)幼颖迈,一目五行。 1124 渤潭洪英禅师

(4)古人道惧胝趁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 440 明招德谦禅师

按:“行”用作量词来源于“行列”义,凡是物体排成行的都可用“行”来计量。

第四组:些(些子)、点₂、毫₂(毫头)、星

些/些子(70例):

(1)便举古德少许方便,抖擞些子龟毛兔角,解落向汝。 589 章义道钦禅师

(2)又曰:“阇黎,此事不得孤滞,直须枯木上更撒些子华。” 792 曹山本寂禅师

(3)衲僧门下,推勘将来,布裙芒屨,不免撩他些些泥水。 1268 荐福道英禅师

(4)他时後日,合识得些子好恶。 241 寿山师解禅师

(5)山曰:“适来有个跛脚沙弥,却有些子气息。” 277 澧州高沙弥

(6)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诸难,何妨近前著些工夫,体取佛意好! 296 清平令遵禅师

(7)大德身边有甚麽药物,与老僧些。 166 兴善惟宽禅师

(8)这一些子,恰如撞著杀人汉相似。 1347 竹原宗元庵主

按:“子”为后缀,“些”、“些子”表示少量事物或性状,大多时候省去数词“一”。

点₁(25例):

- (1)我今日一点气力也无。 291 神山僧密禅师
- (2)无一滴灰泥,无一点色彩。 122 明州布袋和尚
- (3)成就久矣,只欠点眼在。 266 长髯旷禅师
- (4)多生觉悟非干衲,一点分明不在灯。 1002 资圣盛勤禅师
- (5)三世诸佛,用一点伎俩不得。 327 牛头山微禅师
- 6) 方明一点心。 832 聆珏和尚

按:“点”表少量,其前数词限于“一”,也可省去不出现。

毫₂/毫头(11例):

- (1)不用一毫工夫。 394 玄沙师备禅师
- (2)更不费一毫气力。 594 净德智筠禅师
- (3)更不烦汝一毫头气力 925 云门文偃禅师

按:“头”为后缀,“毫₂/毫头”表示小量,主要用于抽象名词前,数词限于“一”。
星(1例):

- (1)师曰:“大洋海里一星火。” 477 天竺子仪禅师

按:“星”用于细小之物,多与“一”连用,具有描绘性的表达功能。

本组量词都表示不定量,是一种模糊量,这些词的词义都有[+细微/少]这样一些义素,所以能发展出计量少量、细微事物或性状的法。这些词往往含有说话者对所述对象的判定或评价,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表明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因而是语言具有主观性(subjectivity)的反映。

(三)、个体量词:

第一组:个

个(1371例):

- (1)一个野雀儿从东飞过西。 206 赵州从谏禅师
 - (2)两个灵龟泥里斗,直到如今困未休。 559 韶州灵瑞和尚
 - (3)只收得续火柴头一个。 1130 积翠永庵主
 - (4)师将三个木球一时抛出。 384 雪峰义存禅师
 - (5)先拈出一个别胶盆子。 645 临济义玄禅师
 - 6) 师曰:“刈得几个祖师?”曰:“三百个。” 931 云门文偃禅师
 - (7)一个棺材,两个死汉。 143 盐国器安国师
 - (8)师尊年有几个齿在? 207 赵州从谏禅师
 - (9)十个指头八个罅。 1031 蒋山法泉禅师
 - 00)某甲有个借问,居士莫惜言语。 176 石林和尚
 - 01)乃曰:“若论此事实,不挂一个元字脚。” 681 首山省念禅师
 - 02)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 646 临济义玄禅师
 - 03)一个余月 804 龙牙居遁禅师
 - 04)个个厠漉漉地,只有归宗较些子。 145 归宗智常禅师
 - 05)问:“马祖下尊宿,一个个阿漉漉地,唯有归宗老较些子。黄龙下儿孙,一个个硬剥
 - 06)剥地,只有真净老师较些自。学人怎么还扶得也无?” 1114 宝峰克文禅师
- 按:“个”在《五灯会元》里是个十足的通用量词,可计量具体事物也可计量抽象事物,

使用范围极大。值得注意的是,《五灯会元》里有些“个”已语法化为助词,当然,由于一个语法形式的语法化进程是个连续统(continuum),有些“个”到底是量词还是助词不能截然划分,但其典型的量词用法和典型的助词用法这两头还是很好区分的。¹

第二组:分₃、成、倍

分₃(28例):

- (1)逢人只可三分语,未可全抛一片心。 1007 育王怀琬禅师
- (2)聊与春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 512 酒仙遇贤禅师
- (3)待斋时作饭自喫了,送一分上来。 141 南泉普愿禅师
- (4)唯将本院庄课一岁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随人添减。 885 芙蓉道楷禅师
- (5)分身四分,一分奉切利天,一分奉娑竭罗龙宫,一分奉毗舍离王,一分奉阿閼世王。

13 二祖阿难尊者

按:“分₃”实际上有三种用法,一是表示把一个整体分为十部分,每一部分叫一分,为虚指,如(1)、(2);二是计量饭食,如(3);三是计量整体分成的部分,如(4)、(5)。二、三两种用法相当于“份”,为实指。

成(11例):

- (1)道也太煞道,只道得八成。 274 灵巖县晟禅师
- (2)问:“如何是学人本分事?”师曰:“镜清不惜口。”问:“请师雕琢。”师曰:“八成。”曰:“为什么不十成?” 411 龙华灵照禅师

倍(3例):

- (1)狗子还有佛性也无?也胜猫儿十万倍。 1243 五祖法演禅师

本组量词数字有关,表示事物的分数或倍数。

第三组:种、般、样、类、路、等、级、品

种(127例):

- (1)问:“如何是三种病人?”师曰:“恰问着。” 568 天台德韶国师
- (2)即变为三种臭尸 14 四祖优波鞠多尊者
- (3)你道丛林有几种?……只如四种丛林 977 智门光祚禅师
- (4)我这里是杂货铺。有人将百种货物,与金宝作一铺货卖。 531 仰山慧寂禅师
- (5)绿虽千种草,香只一株兰。 1129 云巖重确禅师
- (6)他喫饭时不肯喫,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 157 大珠慧海禅师
- (7)寻常持一串数珠,念三种名号 269 法门佛陀禅师
- (8)是时山河大地,六种震动 12 二祖阿难尊者
- (9)现十八种神变 27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 (10)但人自虚妄计著,作若干种解会,起若干种知见,生若干种爱畏。 134 百杖怀海禅师
- (11)此心原是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根本,故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 146 归宗智常禅师

按:“种”自汉代就有量词用法,以后一直很活跃,既可对具体事物也可对抽象无形的

¹ 张谊生, 2003, 从量词到助词——量词“个”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当代语言学》第3期,对此有很好的论述,可参看。

事物进行分类。

般 (60 例):

(1)汝道此两般人,那个有长处? 934 白云子祥禅师

(2)有一般汉,也要向百尺竿头宁然端坐,泊乎翻飞之际,舍命不得。1148 兜率从悦禅师

(3)有几般饭食,单一时下来。 291 神山僧密禅师

(4)女曰:“我家有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无根树子一株,二要无阴阳

地”(5)上堂:“千般说,万般喻,只要叫君早回去。去何处?” 1107 黄龙慧南禅师

6 直饶巧说千般妙,不是诤阿不是经。 943 披云智寂禅师

(7)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长万物,大小不同,甘辛有异。 584 报慈行言导师

(8)万般草木根苗异,一得春风便放花。 1027 云居了元禅师

按:王绍新(1992:373)认为“般”是唐代新兴的量词,较为常见。“般”既适用于具体事物也适用于抽象无形的事物。

样 (2 例):

(1)几般云色出峰顶,一样泉声落槛前。 335 同安常察禅师?

(2)师曰:“杲日当轩际,森罗一样观。” 879 大阳慧禅师?

按:王绍新(1992:373)认为“样”是唐代新兴的量词,较为少见。《五灯会元》里的这两个用例都有些可疑,(1)里的“样”与“般”对文,应该是量词。而比《五灯会元》稍晚的《朱子语类》量词“样”用得很多,例如:“虽有三样,其实只一般。”

类 (11 例):

(1)其国,有一类人如马裸露,王运神力分身为蚕,彼乃得衣。 20 十一祖那夜奢尊者

(2)问:“如何是君王剑?”师曰:“不伤万类。”曰:“佩者如何?”师曰:“血溅梵天。”

曰:“大好不伤万类。”师便打。 437 黄龙海机禅师

(3)但佛经开张,罗大千八部之重。禅偈撮略,就此方一类之机。 107 圭峰宗密禅师

按:“类”表示人、物的种类。

路 (98 例):

(1)问:“如何是一路涅槃门?” 550 资福如宝禅师

(2)问:“如何是正直一路?”师曰:“踏不着。” 1068 福岩守初禅师

(3)问:“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师曰:“不出第一手。” 823 蜀川西禅师

按:“路”作量词计量人或事物、流派的种类。

等 (18 例):

(1)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师,何故舍而事远游? 1261 龙门清远禅师

(2)即于四门游观,见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维,此老、病、死,终可厌离。3 释迦牟尼佛

按:“等”一般表示等级,但(2)里的“等”用法同于“种”。

级 (5 例):

(1)透过三级浪,专听一声雷。 739 姜山方禅师

(2)师曰:“大众看这一员战将,若是门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据入理之谈,也较山僧一级地。” 295 夹山善会禅师

(3)忠懿王施金于常熟本山院,创砖浮图七级,高二百尺。 611 普门希辩禅师

按：“级”在《五灯会元》有两种用法，第一表示等级如(1)、(2)；第二计量台阶、楼梯的层次，如(3)。

品 (2 例)：

(1)问：“龙门不假风雷势便透得者如何？”师曰：“犹是一品二品。”538 径山洪誥禅师
按：“品”在这里表示等级。

本组量词都跟事物的种类、等级有关。

第四组：点₂、粒、滴、颗、丸

点₂ (14 例)：

- (1)一点水墨，两处成龙。1138 黄龙智明禅师
- (2)师曰：“据某甲所见，如红炉上一点雪。”266 长髯旷禅师
- (3)师曰：“鹤飞千点雪，云锁万重山。”657 镇州万寿和尚
- (4)白鹭下田千点雪，黄莺上树一枝花。943 奉先深禅师
- (5)良久曰：“圆伊三点水，万物自尖新。”757 大沩慕哲禅师

按：“点₂”¹用作量词来源于其名词用法，《说文·黑部》“点，小黑也。”由此引申出计量点状物的量词用法，南北朝时期始现。赵中方（1991）指出唐五代时期“点”由表示实指的确定的量发展到表示虚指的“些少”的量，即发展成不定量词。王绍新（1992：362）也勾勒出了“点”的演变过程。其实，几种用法的“点”有共同的语义特征，即[+小/少]，这也是其语法功能演变的基础。当“点”前的数词为“一”时，上述两种量词用法往往不能截然划分，需要考察与其搭配的名词的语义。

粒 (39 例)：

- (1)祖即与落发受戒，羯磨之际，祥光烛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现前，自此精进忘疲。19 九祖伏驮蜜多尊真
- (2)还丹一粒，点铁成金。413 翠岩令参禅师
- (3)金鸡难御一粒粟，供养十方罗汉僧。39 初祖菩提达磨祖师

(4)一日筛米次，沝曰：“施主物，莫抛撒。”师曰：“不抛撒。”沝于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抛撒，这个是什么？”师无对。沝又曰：“莫轻这一粒，百千粒尽从这一粒生。”

师曰：“百千粒从这一粒生，未审这一粒从什么处生？”286 石霜庆诸禅师

- (5)山曰：“冷灰里有一粒豆爆。”827 杭州佛日禅师
- (6)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么生消得？926 云门文偃禅师
- (7)红尘世路有多端，米面仓储无颗粒。1323 护圣居静禅师

按：“粒”本指米粒，《五灯会元》的“粒”可量米、饭、粟，还可量舍利、丹药、豆。

滴 (36 例)：

- (1)无一滴灰泥，无一点色彩。122 明州布袋和尚
- (2)还我一滴雨来。232 睦州陈尊宿
- (3)真唾地曰：“这一滴落在甚么处？”1117 开元子琦禅师
- (4)胜方创臂出血，指示师曰：“此曹溪一滴也。”1253 昭觉克勤禅师
- (5)沝山曰：“此是师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驴乳。”532 仰山慧寂禅师

按：“滴”用于计量雨点、痰、泥点、血点、乳等点状的液体，但最主要的还是用于计

¹ 我们所标的点₁、点₂只是就其在本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而言，按其历史发展关系的话则为点₂>点₁。

量水点,这与其词义有关,《说文·水部》“滴,水注也。”刘世儒认为“滴”是综合称量法,只说“一滴”一般都指“一滴水”,《五灯会元》仍保留了这种特点,如: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四溟无窟宅,一滴润乾坤。”326 嘉州白水禅师

颗(20例):

(1)师曰:“今年桃李贵,一颗直千金。”240 灵云志勤禅师

(2)师因闽王封柑橘各一颗…… 384 雪峰义存禅师

(3)问:“承和尚有言,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学人如何得会?”师曰:“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用会作么?”僧便休。400 玄沙师备禅师

(4)闍维日,皇帝遣中使赐香,持金盘求舍利。薰香罢,盘中铿然。视之五色者数颗,大如豆。使者持还,上见大悦。1184 长灵守卓禅师

(5)红尘世路有多端,米面仓储无颗粒。1323 护圣居静禅师

(6)邻壁有一老宿闻曰:“好一釜羹,被一颗鼠粪污却。”361 亡名古宿

按:“颗”在《五灯会元》里可计量桃李、柑橘等水果,还可计量舍利、珠、粮食、鼠粪等物,这些事物外形上有一个相似之处,即都是小圆球形的,这跟“颗”的本义有密切的联系,《说文·页部》“颗,小头也。”段注:“引申为凡小物一枚之称。珠子曰颗,米粒曰颗是也。”

丸(1例):

(1)如何是一丸療万病底药? 826 云居怀岳禅师

按:“丸”在《五灯会元》里只用来计量药丸。

本组量词都用来计量颗粒型的事物。这些量词的词源义都含有[+圆,小]的语义特征,故可用来计量具有相似语义特征的事物。

第五组:片、面、幅、张、

片(129例):

(1)师曰:“这一片地大好卓庵。”144 归宗智常禅师

(2)陛下还见空中一片云么? 101 南阳慧忠国师

(3)弟子家中有一片石 140 南泉普愿禅师

(4)门人即于灶内取柴一片。181 打地和尚

(5)秋风有韵,片月无方。323 黄山月轮禅师

(6)石霜问:“和尚一片骨,敲着似铜鸣,向什么处去也?”272 道吾宗智禅师

(7)有一片言语唤作参同契 563 清凉文益禅师

(8)保福签瓜次,师至,福曰:“道得与汝瓜喫。”师曰:“把将来。”福度与一片,师接得便去。434 太原孚上座

(9)截琼枝寸是宝,析旃檀片片皆香。340 新罗大岭禅师

00师曰:“十字街头一片砖。”1124 三祖法宗禅师

01师问雪峰:“门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无,消个什么?”796 云居道膺禅师

02问:“一棒打破虚空时如何?”师曰:“把将一片来看。”854 丰化令崇禅师

03师曰:“赤心片片。”1150 法云泉禅师

按:“片”在《五灯会元》里使用范围较广,可量呈片状的许多事物,如地、云、石、柴、骨、砖、瓦、雪、瓜等等有形的具体事物,还可量赤心、虚空等抽象无形的事物。

面 (31 例):

(1)人人有一面古镜,这个猕猴亦有一面古镜。 385 雪峰义存禅师

(2)如何是大隋一面事? 238 大隋法真禅师?

(3)西见一山,四面悬绝,峰峦秀异。 169 紫玉道通禅师

(4)师室中以木骰子六只,面面皆书么字。 1260 太平慧懃禅师

按:“面”在《五灯会元》里有两种用法,一是计量镜子;二是表示物体的一个平面。

幅 (1 例):

(1)师一日遣僧送书上雪峰,峰开缄,见白纸三幅。 399 玄沙师备禅师

按:《说文·巾部》“幅,布帛广也。”发展出用“幅”计量纸张。

张 (5 例):

(1)罢拈三尺剑,休弄一张弓。 1107 黄龙慧南禅师

(2)(玄)沙将一张纸盖却。 385 雪峰义存禅师

按:“张”在《五灯会元》里只称量弓、纸。

泓 (1 例):

(1)师与庞居士行次,见一泓水。 263 丹霞天然禅

按:《汉语大词典》:6.量词。用于清水,相当于“片”、“道”。唐李贺《梦天》:“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泓”作量词计量水,具有极强的文学色彩。

本组量词主要计量面状的事物。这些量词的词义都有[+平面]的语义特征。

第六组:人、众、位、员、口、辈

人 (21 例):

(1)我五百人首座,你为什么打他? 1360 云岩仲安禅师

(2)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 1363 国清行机禅师

(3)人人领略释迦,个个平欺达磨。 774 瑞岩如胜禅师

按:“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量词,学术界一直有争议,范崇高¹、王绍新²先后指出“人”在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是一个量词,能出现在“数词+人+名词”的句法格式中,但未能延续下来,昙花一现。实际上《五灯会元》里“人”仍然保留了这种用法,但用量较少,如(1)、(2)。另外,(3)里的“人人”与“个个”对文,我们认为也应看成量词。

众 (8 例):

(1)时阿闍世王梦中见一宝盖,七宝严饰,千万亿众围绕瞻仰。 12 二祖阿难尊者

(2)其国先有外道五千余众,作大幻术,众皆宗仰。 22 十四祖龙树尊者

(3)汝诸弟子咸欲随从,汝观五百众中,无有一人堪任妙供。 31 二十二祖摩罗尊者

按:《汉语大词典》“11.量词,个。《太平广记》卷一八九引唐代胡璩《谭宾录》:‘诸将决死而战,杀贼万余众。’”(转引自《汉语大词典》),与“众”组合的数词也不局限于大数目,如:“防御请了几众僧人,再金奴家做了一昼夜道场。”《古今小说·新桥市韩五卖春情》(转引自张美兰 2001: 6),张美兰认为“众”作量词专用于僧尼,实误。

位 (12 例):

(1)晓归趋方丈,衣见乃问:“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话会?”师曰:“我这里一位也无。” 919 吉祥元实禅师

¹ 范崇高,名量词“人”示例,《中国语文》2003、3。

² 王绍新,试论“人”的量词属性,《中国语文》2005、1。

(2)师颂洞山五位王子。 288 石霜庆诸禅师

(3)若说君臣五位，直如纸马过江。 747 福岩保宗禅师

按：量词“位”用于称人，含尊敬的感情色彩。

员（7例）：

(1)大众看这一员战将。 295 夹山善会禅师

(2)师大笑曰：“我见七十余员善知识，今日始遇作家。” 712 芭蕉谷泉禅师

(3)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员草贼。” 680 首山省念禅师

按：《说文·员部》“员，物数也。”段注：“本为物数，引申为人数。”南北朝时期用为量词，限于计量生徒，唐代扩大到称量官员，但仍不用于普通人，《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里用“员”来计量僧人（“战将”、“草贼”是僧人之间的谑称），表明当时已可用“员”来计量一般人。

口（1例）：

(1)向后有多少口阿师为你点破在。 653 宝寿沼禅师

按：用“口”来称量人是用部分称量整体。

辈（2例）：

(1)尝与达观颖薛大头七八辈游蜀，几遭横逆，师以智脱之。 715 浮山法远禅师

(2)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绍隆吾宗，必子数辈矣。” 891 宝峰惟照禅师

按：“辈”作量词计人可以是集体量词，也可以是个体量词。¹(1)里的“辈”是确凿无疑的个体量词，相当于“个”。(2)由于语境提供的信息不足，我们不好判断。

本组是计量人的量词，“个”也可称人，见前文。

第七组：匹（疋）、头₁

匹（疋）（8例）：

(1)牛进千头，马入百疋。 1098 净慈道昌禅师

(2)疋马单枪直入时如何？ 342 乌牙彦宾禅师

(3)匹马单枪，便请相见。 713 天圣皓泰禅师

按：“匹（疋）”计量马由来已久，董为光（2003）²考察了其语义源流，认为“匹马”最开始指单匹的离轡待驾之马，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单匹马的重要性提高，所以“匹”就成为计量马的专用个体量词。

头₁（14例）：

(1)王老师自小养一头水牯牛。 137 南泉普愿禅师

(2)师曰：“我是一头驴。” 203 赵州从谗禅师

按：“头”可用于计量牛、驴等动物。

本组是计量动物的量词。

第八组：函、卷、部₂、篇、章、本、编、札、轴、纸、首、声₁、句、曲、则、转₁

函（1例）：

(1)千年松下两函经。 278 刺史李翱居士

按：刘世儒（1965：177）认为量词“函”是从其“函容”义发展来的，专用于“书函”，在南北朝时期一般都只用于书面语。

卷（31例）：

¹ 王健，“辈”指单个的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6、2。

² 董为光，量词义源流三则，《中国语文》2003、5。

(1)常转如是经百千万亿卷，非但一卷两卷。 38 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

(2)师曰：“摩顶至踵如椰子大，万卷书向何处着？” 145 归宗智常禅师

(3)问：“如何是学人一卷经。”师曰：“题目甚分明。” 562 清凉文益禅师

(4)卷卷皆说佛理，句句尽言佛心 573 天台德韶国师

按：《五灯会元》用“卷”来计量佛经等书籍。

部₂ (6 例)：

(1)师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 85 洪州法达禅师

(2)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87 洪州法达禅师

(3)三藏十二部、一切多修学，尽从此中流出。 1373 无为守缘禅师

按：“部”用于计量书籍始于南北朝时期，《五灯会元》用“部”计量佛经。

篇 (6 例)：

(1)庆州刺史缉而序之，成十篇，目为永嘉集，并行于世。 91 永嘉玄觉禅师

(2)有诗偈三百余篇传于世。 187 庞蕴居士

按：“篇”用于计量篇章作品，《五灯会元》里“篇”可以计量诗，可见自南北朝开始的“篇”、“首”分工到《五灯会元》里还没有完成。

章 (2 例)：

(1)一日，随众僧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经，得圆觉十二章。 105 圭峰宗密禅师

(2)裴乃赠诗一章曰：“……”。 190 希运禅师

按：《五灯会元》用“章”计量诗、某部佛经的一部分。

本 (2 例)：

(1)马鸣菩萨撮略百本大乘经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论。 111 圭峰宗密禅师

(2)主曰：“忝购得经论二十余本。” 130 江西马祖道一禅师

编 (1 例)：

(1)以所解一编示师。 190 黄檗希运禅师

按：《说文·糸部》“编，次简也。”故“编”作量词来源于其动词义，尽管后来书籍不用像竹木简那样用手编排，但“编”的量词用法已经固定下来了，用来计量书籍。

札 (1 例)：

(1)师曰：“学语之流，一札万行。” 688 莱县归省禅师

按：“札”指古代书写用的小而薄的木片，后来用“札”来计量写成的文章。

轴 (2 例)：

(1)七轴之莲经未诵，一声之渔父先闻。 756 西余净端禅师

(2)一言之下，心地开通。一轴之中，义天朗耀。 112 圭峰宗密禅师

按：“轴”用来计量装裱带轴的字画书籍的单位。

纸 (1 例)：

(1)师曰：“先贵一纸罪状好。” 233 睦州陈尊宿

按：“纸”作为书写工具发展成计量在纸上写成的东西的量词，专用性较强。

首 (13 例)：

(1)当初未欲成相别，恐误同参一首诗。 358 布衲如禅师

(2)所作偈颂，走手而成，凡千余首，盛行于世。 1391 剑门安分庵主

按:《五灯会元》里“首”只用来计量诗歌、颂、偈等韵文作品。

曲(24例):

- (1)不消一曲杨柳枝。 385 雪峰义存禅师
- (2)师曰:“一曲宫商才品弄,辨实还他碧眼胡。” 840 石门献蕴禅师
- (3)雪峰一曲千人唱,月里挑灯谁最明? 438 妙胜玄密禅师
- (4)莫把短笛横吹,风前一曲两曲。 1062 地藏守恩禅师
- (5)请师弹一曲。 1220 云盖守智禅师

按:《说文》段注:“又乐章为曲,谓音宛曲而成章也。”可见,用“曲”来计量乐曲是由指器物弯曲隐喻而来。

声₁(14例):

- (1)三声猿屡断,万里客愁听。 451 仙宗契符禅师
- (2)一声砧杵落谁家? 893 石门元易禅师
- (3)君不见落花三月子规啼,一声声是一点血。 1104 光孝深禅师
- (4)春天月夜一声蛙,撞破乾坤共一家。 1350 侍郎张九成居士

句(429例):

- (1)公问曰:“弟子闻金和尚说无忆、无念、莫忘三句法门,是否?” 82 保唐无住禅师
- (2)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 79 嵩岳元珪禅师
- (3)宗密先有八句之偈,显示此义。 112 圭峰宗密禅师
- (4)不落丹霞机,试道一句子。 176 石林和尚
- (5)句句皆尽佛心 573 天台德韶国

则(14例):

- (1)今日与诸上座拣一两则话,还愿乐么? 592 罗汉守仁禅师
- (2)僧闻讯次,师把住曰:“辄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则因缘举似你。” 817 金风从志禅师
- (3)归宗五十年前有一则公案,今日举似诸人,且道是什么公案? 1355 天童昙华禅师
- (4)上座今日会得一则,明日又不会也。 567 天台德韶国师

按:“则”作量词计量自成段落的一段文字,相当于“条”,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佛书以一条为一则”。(转引自《汉语大词典》)。其计量的对象是话语、公案、因缘、事等等。张美兰(2001:6)认为则“用为量词可能始于禅宗语录。”

转₁(43例):

- (1)今请和尚代一转语,贵脱野狐身。 132 百杖怀海禅师
- (2)驴唇马嘴,夸我十转五转话。 925 云门文偃禅师
- (3)峰曰:“更问我一转岂不好?”师曰:“就和尚请一转问头。” 413 镜清道忞禅师
- (4)举古人一转公案,布施大众。 1230 杨歧方会禅师

按:“转₁”用为量词,多见于禅宗语录。“转”原是佛教术语,依物之因缘而转变。僧侣对话,则有“转语”,一方向另一方提出某一含有机锋的话,要对方作一简要的转释叫做“下转语”,由此演变为计量语句的量词,宋代儒家语录等文献中也有用例,“转”相当于“句”。

本组量词用语计量书籍、诗文著作内部的各种单位、言语等。

第九组:段、节、概、边

段 (30 例):

- (1)遂献白毡两段。 10 释迦牟尼佛
- (2)蚯蚓断为两段, 两头俱动。 209 长沙景岑禅师
- (3)穗置下一段柴。 1207 中岩蕴能禅师
- (4)问一段事还得否? 274 灵巖昙晟禅师
- (5)吾尝究涅槃经七八年, 睹三两段义似僧衲说话。 377 岩头全震禅师
- 6) 一段光明, 未曾昏昧。 394 玄沙师备禅师
- (7)五蕴山头一段空, 同门出入不相逢。 361 亡名古宿

按:“段”作量词来自于其“分段”义, 可量物, 还可量事, 甚至可以量“义”、“光明”、“空”等抽象无形的对象。《五灯会元》里未见量文章、时间的用例。

节 (2 例):

- (1)师曰:“邛州多出九节杖。” 692 谷隐蕴聪禅师
- (2)如有, 切请录示全文, 欲添入此一节。 1006 育王怀琏禅师

按:这两句里的“节”(1)计量手杖的单独成段的一部分, (2)计量相对独立的一段文章。

概 (16 例):

- (1)将一概柴问曰:“还道得吗?” 525 汾山灵祐禅师
- (2)擎起一概竹曰:“还有人虚空里钉得概么?” 212 鄂州茱萸和尚
- (3)通身是口, 说得一半。通身是眼, 用得一概。 1313 乌巨道行禅师
- (4)长老化作两概也。 1396 华藏有权禅师

按:“概”本义是小木桩, 用作量词相当于“段”、“截”, 赵中方 (1991) 认为“概”等于说“根”, 与(4)不合。

边 (27 例):

- (1)不取善, 不舍恶, 净秽两边, 具不依怙。 128 江西马祖道一禅师

- (2)师曰:“白浪四边绕, 红尘何处来?” 1141 开先行瑛禅师

按:“边”用作量词计量事或人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一个侧面。

本组量词都可计量一事物里能够独立的一部分。

第十组: 株、枝、茎、朵

株 (16 例):

- (1)日下可怜双象马, 二株嫩桂久昌昌。 38 初祖菩提达磨祖师
- (2)天际雪埋千尺石, 洞门冻折数株松。 1125 泐潭洪英禅师
- (3)师入园取菜次, 乃画圆相, 围却一株。语众曰:“辄不得动著这个。”众不敢动, 144 归宗智常禅师
- (4)问:“既是竹园, 还生笋也无?”师曰:“千株万株。” 670 竹圆山和尚
- (5)绿虽千种草, 香只一株兰。 1129 云岩重确禅师
- 6) 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 8 释迦牟尼佛

按:《五灯会元》里的“株”可用来计量树、竹、菜、草和花等植物, 未见用于计量植物以外的事物。“株”称量植物是用部分称量整体, 《说文·木部》“株, 木根也。”

枝 (22 例):

- (1)五灯会元师曰:“吹折门前一枝松。” 137 南泉普愿禅师

(2)雪峰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于背上题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 192 长庆大安禅师

(3)老僧把一枝草为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为一枝草用。 199 赵州从谏禅师

(4)师曰：“脑后一枝花。” 740 琅邪智迁禅师

(5)师乃拈一枝柴吹一吹，度与百丈。 520 汾山灵祐禅师

(6)问：“如何是和尚一枝拂？”师曰：“打破修行窟。” 357 东山云顶禅师

(7)阳曰：“别无送路，与子一枝拄杖，一条手巾。” 713 天圣皓泰禅师

(8)莫是和尚他后横出一枝佛法否？ 51 四祖道信大医禅师

(9)山将是灭，垂语曰：“石头一枝，看看师灭矣。” 317 洛浦元安禅师

按：《说文·木部》“枝，木别生条也。”《五灯会元》里的“枝”用法多样，但都是基于其本义发展来的。首先，“枝”可称量带花或叶的树枝、草，例如(1)、(2)、(3)、(4)、(5)；其次，“枝”可称量杆状的东西，如(6)、(7)；再次，“枝”可称量从整体里分化出的一部分，如(8)、(9)。

茎 (22 例)：

(1)善财遂于地上拈一茎草，度与文殊。 112 文殊菩萨

(2)普请择蕨次，南泉拈起一茎曰：“这个大好供养。” 159 杉山智坚禅师

(3)僧问：“如何是多福一丛竹？”师曰：“一茎两茎斜。”曰：“学人不会。”师曰：“三茎四茎曲。” 245 杭州多福和尚

(4)山曰：“若无人道得，山僧不惜两茎眉毛道去也！” 377 岩头全全寂禅师

(5)师拨开胸曰：“汝道我有几茎盖胆毛？” 441 明招德谦禅师

按：“茎”在《五灯会元》里可用来计量植物如草、蕨、菜、竹等，还可用来计量毛发如眉毛，甚至是虚拟的毛发如(5)里的“盖胆毛”。

朵 (12 例)：

(1)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常庆曰：“莫眼花。”师曰：“可惜许一朵花。” 449 罗汉桂琛禅师

(2)红焰莲花朵朵开。 819 草庵法义禅师

(3)遂有颂曰：“我有神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355 茶陵郁山主

(4)师曰：“青山一朵。” 637 兴教惟一禅师

按：《说文·木部》“朵，树木重朵朵也。”段注：凡枝叶华实之垂者皆曰朵朵，今人但谓一华为一朵。“朵”作量词始于南北朝时期，到唐代开始可用于计量山、云。《五灯会元》继承了以之计量花、山河，但未见称量云的。

本组量词都能计量植物。

第十一组：重、叠、层

重 (72 例)：

(1)师侧掌曰：“两重公案。” 232 睦州陈尊宿

(2)一支圣箭直射九重城里去也。 434 太原孚上座

(3)重重叠叠南来远，北向皇都咫尺间。 481 瑞巖师进禅师

(4)师曰：“将谓闍黎亲入室，元来犹隔万重关。” 481 瑞巖师进禅师

(5)又释曰:如一尺之镜,纳重重之影像。 708 琅邪慧觉禅师

6)师曰:“白云数重。” 637 兴教惟一禅师

(7)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 646 临济义玄禅师

(8)师曰:“如何是两重光?” 711 法华全举禅师

(9)师曰:“一重山下一重人。” 734 百丈惟政禅师

00一重雪上一重霜。 1259 太平慧懃禅师

01D师曰:“锦上铺华又一重。” 1382 玉泉宗琏禅师

按:“重”作量词来自其动词义重叠,刘世儒认为“重”作量词在南北朝时期已发展的完全成熟了,因其计量的对象多样。《五灯会元》里量词“重”使用广泛,既可计量具体事物如云、山、人、籍、雪、花、城、关、枷锁等等,还可计量抽象事物如公案等。层(4例):

(1)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310 龙翔士珪禅师

(2)桥上山万层,桥下水千里。 639 净土惟正禅师

(3)月里塔高十二层,天外星躔百杪。 751 兴阳希隐禅师

按:《说文·尸部》“层,重屋也。”所以,“层”作为量词主要用来计量楼、塔、山等物体,《五灯会元》继承了这种用法。

牛太清(2001)¹考察了量词“重/层”历时替换情况,南北朝时期“层”的使用频率开始超过“重”,但王绍新(1992: 369—370)考察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重”的使用频率仍然高于“层”,《五灯会元》里,“重”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层”,这似乎都与牛太清的结论不符。

叠(6例):

(1)万叠青山如钉出,两条绿水若图成。 507 灵峰志恩禅师

(2)好事堆堆叠叠来,不须造作与安排。 1314 白杨法顺禅师

按:“叠”作量词也是从堆叠的意思发展而来的,《五灯会元》里量词“叠”除了计量山外,还计量事情,这表明量词“叠”进一步虚化了。

本组量词都含有对所计量的事物进行分层的语义特征。

第十二组:处、所、间、堂、堵、扇

处(72例):

(1)叶叶连枝秀,花开处处芳。 336 泐潭匡悟禅师

(2)师曰:“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门首透长安” 1349 资寿尼妙宗禅师

(3)更有一处错用心,归宗不敢与诸人说破。 1356 天童县华禅

(4)唐景龙年中,却归曹溪,阅大藏经于内,六处有疑,问于六祖。第一问……第二问……第三问……第四问……第五问……第六问…… 102 荷则神会禅师

(5)一种不通,两处失功。 49 三祖僧璨鉴智大师

按:“处”在《五灯会元》里可量处所,一般为自然单位,如(1)、(2);含可计量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如(3)、(4)、(5)。

所(4例):

(1)三要叫不响山谷一所。 9 释迦牟尼佛

¹牛太清, 2001, 量词“重/层”历时更替小考,《古汉语研究》第2期。

(2)师曰：“告檀越造取一所无缝塔。” 101 南阳慧忠国师

(3)闽王问曰：“拟欲盖一所佛殿去时如何？”师曰：“大王何不盖取一所空王殿？”曰：

“请师样子。”师展两手。 382 雪峰义存禅师

按：“所”在《五灯会元》里主要称量建筑物，也可称量山谷这样的处所。

间（7例）：

(1)三间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境闲。 185 龙山和尚

(2)千峰顶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 1131 归宗志芝庵主

(3)有一老宿垂语云：“十字街头起一间茅厕，只是不许人屙。” 1266 大隋元静禅

堵（2例）：

(1)师曰：“一堵墙，百堵调。” 729 翠岩可真禅师

扇（2例）：

(1)若也体用双明，如门扇两开，不得向两扇上著意。 883 芙蓉道楷禅师

(2)丈夫气宇冲牛斗，一踏鸿门两扇开。 1337 育王德光禅师

按：“堵”用于量墙，“扇”用于量门。

本组量词与处所及房屋有关。

第十三组：领、袈、腰、事、顶

领（1例）：

(1)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领布衫，重七斤。 205 赵州从谗禅师

按：“领”可用来计量衣服、铠甲，先秦时期已用作量词，是从其“衣领”义引申出的，用部分称量整体。有趣的是，唐宋时期称量袈裟也有用“领”的，而袈裟是无领的，唐宋之前称袈裟用量词“缘”，可见“领”的词义进一步虚化了。例如：达摩云：“为邪法总竟兴，乱于正法。我有一领袈裟，传授与汝。”《祖堂集·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和尚》

袈（1例）：

(1)留守异之，奉束素及衣两袈，日给米面，洛下翕然归信。 263 丹霞天然禅师

按：“袈”是个较古的量词，刘世儒（1965：216）把“袈”归入不定数集合量词。但是，“袈”有时也可单称一件衣服¹，本处的“袈”也宜解为此一用法。王绍新（1992：348）认为在唐代“袈”已趋于消亡，可见后代以之量衣物是存古。

腰（2例）：

(1)有施主施裋，药山提起示众曰：“法身还具四大也无？有人道得，与他一腰裋。” 272

道吾宗智禅师

(2)山曰：“与汝一腰裋。” 272 道吾宗智禅师

按：“腰”可用来计量衣服、腰带等，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古谓带一为一腰，犹今谓衣一领。周武帝赐李贤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腰是也，近世乃谓带一条，语颇鄙，不若从古为一腰也。”²

事（4例）：

(1)来披三事衲，归挂六铢衣。 966 连州宝华和尚

(2)师曰：“一寻寒木自为邻，三事秋云更谁识？” 1047 铁佛因禅师？

(3)花簇簇，锦簇簇，盐酱年来事事足。 776 庆善守隆禅师

¹ 参看张美兰（2001：2）所举的例句。

² 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 1979。

按：“事”作为量词在南北朝时期还未成熟，唐宋时期已是一个真正的量词，用于计量衣服、器物、食物等。

顶（2例）：

(1)僧问：“不作汾山一顶笠，无由得到莫徕村。如何是汾山一顶笠？” 526 汾山灵祐禅师
按：“顶”多用作有顶器物的计量单位。《汉语大词典》例证晚出。

本组量词主要用来计量服饰。

第十四组：只、具、剂

只（62例）：

- (1)怎么则与和尚出一只手去也。 258 药山惟俨禅师
- (2)师曰：“一只脚在西天，一只脚在东土。著什来由？” 763 智海到平禅师
- (3)三个老婆六只奶，金刚背上烂如泥。 735 香山蕴良禅师
- (4)寻常道尽十方世界，是沙门一只眼。 202 赵州从谗禅师
- (5)我闻有一只猎犬甚恶。 189 希运禅师
- (6)九座今日向孤峰绝顶驾一只铁船 1100 九座慧邃禅师
- (7)临济门下一只箭，谁敢当锋。 316 洛浦元安禅师
- (8)如将一只折箸搅大海水，令彼鱼龙知水为命。 453 安国会球禅师
- (9)次日，师与沙弥携茶一瓶、盏三只，到庵掷向地上。 18 南泉普愿禅师
- (10)一只革履存焉。 46 初祖菩提达磨祖师

按：“只”在南北朝时期常用来量鸟，唐代其适用对象已经扩大，可量履、龙腿及船、椅子等事物¹，《五灯会元》里“只”的适用对象更为宽泛，主要表现在可计量人体器官，如(1)—(4)；另外，还可用来计量鞋、船、盏、箭、折箸等器物，还可见计量动物。

具₂（2例）：

- (1)通身一具金锁骨，堪与人天为轨则。 1353 提刑吴伟明居士

按：刘世儒（1965：210—214）较为详尽地论述了量词“具”的各种用法，指出“具”在近代语里只保留了个体用法。《五灯会元》里个体量词“具”用来计量骨骼。

剂（1例）：

- (1)赵州老子十二剂骨头，八万四千毛孔，一时抛向诸人怀里了。 1234 白云守端禅师

按：“剂”作量词主要量药物，而《五灯会元》里的“剂”用来称量骨骼，较为少见。

本组量词主要用于计量人器官及肢体骨骼等。

第十五组：把₂、口₂、柄、枚、辐、乘

把₂（1例）：

- (1)又召入对便殿，赐罗扇一把，题元寂颂于其上。 1006 育王怀琏禅师

按：“把₂”计量罗扇是因为扇子有把儿，用部分来计量整体。

口₂（7例）：

- (1)陈老师无许多问头，只有一口剑。 390 罗山道闲禅师
- (2)有诏谢师，并赐磨衲袈裟、绢五百匹、宝钵一口。 55 六祖慧能大鉴禅师
- (3)师曰：“一口针，三尺线。” 210 长沙景岑禅师

按：用“口”来称量器物如剑、钵、针等，实际上是一种隐喻，把人的器官名称投射到其它器物，因为这些器物有跟人口外形相似的部分。所以，用“口”来计量这些器物也

¹ 参看王绍新（1992：342）所举的例句。

是用部分来称量整体。

柄 (2 例):

(1) 收得江西剃刀一柄, 献和尚。 664 南院慧颢禅师

(2) 我有一柄拂子, 用处别无调度。 1175 静照庵仕庵主

按: 南北朝时期, “柄”只能计量扇, 到宋代量词“柄”的使用范围扩大, 可计量刀、扇、剑、帚等等, 但这些器物都必须是有柄的, 所以也属于以部分称量整体。

枚 (1 例):

(1) 蜻蜓许是好蜻蜓, 飞来飞去不曾停。被我捉来摘却两边翼, 恰似一枚大铁钉。 1355 天童县华禅师

按: “枚”在南北朝时期是个通用量词, 适用范围极广泛, 但之后急剧萎缩, 其计量对象越来越少¹, 在《五灯会元》里更是达到极致, 仅见一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五灯会元》里“个”却用得非常多。由此, 我们认为, 虽然禅宗语录有些文白夹杂, 但与苏轼等文人作品相比, 其口语化程度还是要高一些, 他们对量词“枚”、“个”的使用差异即为一个例证。²

辐 (1 例):

(1) 奚仲造车一百辐, 拈却两头除却轴。 1321 大沲善果禅师

按: 用“辐”来计量车辆也是属于以部分来称量整体。

乘 (3 例):

(1) 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车经过林畔, 有二车牛不肯前进。 8 释迦牟尼佛

按: 用“乘”来计量车。

本组量词主要计量日用器具。“把₂”、“口₂”、“柄”、“辐”都是用部分来称量整体, 并且这些部分在该器物的构成部件里显著度较高, 这种显著度是以人的主观认识来确定的。例如,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 刀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刀把而是刀刃, 但是由于刀把是人手所握的地方, 是人们平常最注意的, 所以用它来计量刀子, 这也为认知语言学提供了一个例证。

第十六组: 条、道、脉、带

条 (36 例):

(1) 有新到谓师曰: “某甲从长安来, 横担一条柱杖, 不曾拨著一人。” 202 赵州从谗禅师

(2) 既然如是, 将三条篾束取肚皮, 随处住山区。 257 药山惟俨禅师

(3) 其或未然, 三条椽下, 直须打彻。 907 华药智朋禅师

(4) 德山老人一条脊梁骨硬似铁, 拗不折。 373 德山宣鉴禅师

(5) 休去, 歇去, 冷湫湫地去, 一念万年去, 寒灰枯木去, 古庙香炉去, 一条白练去。其

余则不问, 如何是一条白练去? 304 九峰道虔禅师

(6) 一条布衲, 一斤有余。 426 龙兴宗靖禅师

(7) 师曰: “一条红线两人牵。” 710 法华全举禅师

(8) 阳曰: “别无送路, 与子一枝柱杖, 一条手巾。” 713 龙潭智圆禅师

(9) 岭前岭后野猿啼, 一条古路清风扬。 1125 泐潭洪英禅师

(10) 师曰: “一条济水贯新罗。” 944 妙胜臻禅师

1、2 参见陈颖 (2003: 139) 《苏轼作品量词研究》, 巴蜀书社。

(11)平地两条沟。 742 归宗可宣禅师

(12)上堂：“南山有一条鼍鼻蛇，汝等诸人切须好看。” 383 雪峰义存禅师

(13)师曰：“最好是一条界破青山色。” 461 开先绍宗禅师

按：《说文·木部》“条，小枝也。”南北朝时期就用为量词，计量路、绳等，以后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大，王绍新（1992：363）详细描写了“条”在唐代的使用情况。《五灯会元》里“条”的计量对象也较为广泛，但這些事物的外形一般都是长条形的，如柱杖、篾、椽、脊梁骨、白练、布衲、手巾、红线、路、济水、沟、鼍鼻蛇、界等；未见用“条”计量事情及抽象事物的用例。

道（8例）：

(1)容曰：“三道宝阶，何似个火路？” 968 南雄地藏和尚

(2)一道神光，更无遮障。 1040 长芦应夫禅师

按：“道”的本义是道路，故其作为量词能计量外形呈长条形的事物，如阶梯、光、上升的气体等。但《五灯会元》里未见其计量文书、度牒、符等，也未见其称量抽象事物。

脉（1例）：

(1)问：“如何是香林一脉泉？” 939 香林澄远禅师

按：《汉语大词典》释“脉”为“血管”，《五灯会元》里用作量词量泉水，因其形状相似之故。

带（3例）：

(1)曰：“如何是寂而无垠？”师曰：“白云一带。” 450 天龙重机禅师

(2)师曰：“几处峰峦猿鸟叫，一带平川游子迷。” 333 南源行修禅师

按：“带”计量河流、白云等外形呈长条形的物体。

本组量词具有共同的语义特征，即[+长条]。

第十七组：炷、瓣

炷（3例）：

(1)敢烦大众烧一炷香，以助山僧报孝。 761 兴化绍清禅师

瓣（2例）：

(1)公趋前拈香曰：“此一瓣香，薰向炉中，……。” 1249 提刑郭祥正居士

本组量词在《五灯会元》里只用来计量香，二者的构成理据亦相一致。“炷”作为量词始于唐代，且用来量灯，这是因为“炷”的本意就是“灯心”，更多的时候用“炷”来计量香、烟，这是因为灯心与燃香外形上都是长条形。“瓣”作为量词亦始于唐代，称量形如瓜瓣的香，也是因为这种香的外形跟瓜瓣具有相似之处，当然后来“瓣”亦可量其他形状的香，《汉语大词典》释“一瓣香”为“一炷香”。

第十八组：块、铤

块（4例）：

(1)师拈一块土，度与僧曰：“抛向门前著。” 406 保福从展禅师

(2)尝运槌击土次，见一大块，戏槌猛击之，应碎。 356 唐朝因禅师

(3)仰山将一块金来，使金师酬价，金师亦尽价相酬。 1210 信相宗显禅师

按：“块”的本义就是土块，所以自汉代起就用它来称量土块，《五灯会元》里还用它来称量呈块状的金子。不论土块还是金只要用“块”来计量，那么它的外形就是块状的。

铤（3例）：

(1)甘（行者）便舍银两铤。 260 药山惟俨禅师

(2)曰:“与某甲想出一铤金得麼?” 791 曹山本寂禅师

(3)问:“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未审是什么物?” 师曰:“一铤墨。” 767 护国慧本禅师

按:“铤”可用来计量金条、银条及墨,这些事物都呈条形。据翟灏《通俗编》“铤”字后来讹为“铤”字(转引自张美兰 2001: 6)。

本组量词都可用来计量金银。当然,各自还有自己的计量对象。

第十九组:味、餐、服、贴

味(4例):

(1)师曰:“天酥陀饭非珍馐,一味良羹饱既休。” 687 汾阳善昭禅师

(2)广慧曰:“石门所示,如百味珍馐,只是饱人不得。” 725 华岩道隆禅师

按:“味”用于计量菜肴的种类。

餐(1例):

(1)一餐犹未饱,万户勿聊生。 455 大章契如庵主

按:“餐”在这里量词身份不是很明确,因其前后没有出现名词,而其本义又是名词,但一般都把它视为量词,如王绍新(1992: 349)等,我们也把它列于此处。

贴(1例):

(1)师唤侍者取一贴茶与这僧。 238 大隋法真禅师

服(1例):

(1)公曰:“大师与我煎一服药来。” 724 驸马李遵勗居士

按:“贴”可用来计量药与茶,计量药来自于其“粘附”义,后来演变为计量若干种配合起来的汤药,一帖药即一剂药,也可用来称量茶。“服”作量词一般用于计量药物,始于唐代,宋代时其量词身份更加明确。¹赵中方(1991)把“贴”、“服”归入个体量词,张美兰(2001)把它们归入集体量词,可见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少数量词到底归入哪个小类往往会引起争议,这也是量词小类划分问题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小类划分没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标准,那么就难免会造成个人按自己的理解来归类,所以分歧就出现了。我们认为如果把一份茶、一份药当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服”、“贴”就是个体量词。

本组量词都与饮食有关。

第二十组:尊、躯

尊(3例):

(1)尝梦升须弥山,睹三佛列坐。初释迦,次弥勒,皆礼其足。唯不识第三尊,但仰视而已。释尊谓之曰:“此是补弥勒处师子月佛。” 606 五云志逢禅师

(2)主曰:“木佛何有舍利?” 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 262 丹霞天然禅师

(3)公一日拓一尊佛于师前。 189 黄檗希运禅师

按:“尊”用作量词始于唐五代,敦煌变文里用它来计量佛像。王绍新(1992)失收。

躯(3例):

(1)吾有一躯佛,世人皆不识。 122 明州布袋和尚

(2)般若大神珠,分形万亿躯。 613 龙册晓荣禅

按:“躯”也可用来计量佛像,参见王绍新(1992: 359)所举的用例。(2)不是典型的量词。

¹ 参见赵中方,唐五代个体量词的发展,《扬州师院学报》1991、4

本组量词可用来计量佛像。

第二十一组：丝、线、缕

丝（2 例）：

(1)然虽未见，且不参差一丝发许，诸仁者亦未尝违背一丝发许。 594 净德智筠禅师

按：用“丝”称量头发是因为二者具有相似性，即都是细长而轻微的。

线（19 例）：

(1)问：“如何是南泉一线道？” 458 招庆道匡禅师

(2)山僧今日略通一线，不用狐疑，麦中有面。 1062 地藏守恩禅师

按：“线”作量词始于唐代，多用于计量细长的事物，其前数词一般限于“一”。

缕（4 例）：

(1)未曾挂着一缕丝 …… 745 雪峰文悦禅师

(2)为什么无据，爱他一缕，失却一端。 1124 三祖法宗禅师

按：《说文·糸部》“缕，线也。”故“缕”称量线就很自然，唐五代时则可称量细长轻微的有形事物如丝、线、袈裟、鸿毛、烟等，也可称量抽象的事物如情感，《五灯会元》用来称量丝，还称量抽象概念如(2)，其中心名词未出现。

本组量词都用来计量细长轻飘的事物，这几个量词本身也有这样的语义特征。

第二十二组：件、端

件（4 例）：

(1)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须自家支当。 1336 开善道谦禅师

(2)既至，目其贬剥诸方，件件数为邪解，师为之气索。 1105 黄龙慧南禅师

(3)复谓众曰：“此两件公案作麼生断？还有人断得麼？” 283 三平义忠禅师

按：《五灯会元》用“件”来称量事情、公案，未见称量衣物的用例。

端（3 例）：

(1)上堂：“五五二十五，时人尽解数。倒拈第二筹，茫茫者无据。为什么无据，爱他一缕，失却一端。” 1124 三祖法宗禅师

(2)乃曰：“太阿横按祖堂寒，千里应须息万端。莫待冷光轻闪烁。” 905 雪窦重显禅师

(3)筹策万端，终不能见。 905 圆通德止禅师

按：“端”作量词由其“端头”义发展而来，南北朝时期用来量事，唐五代已可称量抽象事物，《五灯会元》用来称量抽象事物如(1)、(2)、(3)里的“端”相当于“种”。

本组量词客用来计量事或物的件数。

第二十三组：轮、叶

轮（13 例）：

(1)千眼顿开，如大洋海底一轮赫日，上升天门照破四天之下。 1158 宝华普鉴禅师

(2)半夜白云消散后，一轮明月到床前。 972 泐潭灵澄散圣

(3)一轮皎洁，万里腾光。 236 罗汉宗彻禅师

(4)雾卷云收山岳静，楚天空阔一轮寒。 1326 能仁绍悟禅师

按：“轮”用作量词始于唐五代，用来计量日、月，因为日、月的外形与车轮有相似之处，即都呈圆平状。

叶（1 例）：

(1)一叶扁舟泛渺茫，呈庄子，识者曰，却是庄子注郭象。 1348 资寿尼妙总禅师

按：“叶”作量词见于唐五代，计量叶状物¹，以之计量舟，还有修辞作用，既描绘舟的外形，又让人觉得其轻飘。

本组量词都与其所量对象具有形似关系。

二、借用名量词

1、容载量词：钵、器、瓶、缸、碗（盂）、杓、盃（杯）、釜、盆、盘、瓿、桶、盂、甕、池、箩、炉（鑪）、箱、船、栲栳

钵（5例）：

(1)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 122 明州布袋和尚

器（1例）：

(1)手携凫茈一包，蓄一器献之。 123 扣冰早先古佛

按：《说文·部》“器，皿也。”段注：“器乃凡器统称。”所以“器”可用作容载量词，西汉已有用例。²

瓶（1例）：

(1)师与沙弥携茶一瓶、盂三只 138 南泉普愿禅师

缸（4例）：

(1)师后携一缸油归。 297 投子大同禅师

炉/鑪（6例）：

(1)师曰：“一缸净水一炉香。” 631 云盖用清禅师

(2)此夜一炉火，浑家身上衣。 1028 智海本逸禅师

(3)南台静坐一鑪香，终日凝然万虑亡。 504 南台守安禅师

碗（盂）（19例）：

(1)相唤喫碗茶汤，亦无祖师妙诀。 1038 法云法秀禅师

(2)师曰：“江南杜禅客，觅什么第二盂。” 697 智门迥罕禅师

(3)问：“如何是室内一盂灯？” 939 香林澄远禅师

杓（9例）：

(1)赵州被你将一杓屎泼了也。 234 睦州陈尊宿

(2)师就桶舀一杓饭便出。 278 澧州高沙弥

杯（盃）（5例）：

(1)贪他一盃酒，失却满船鱼。 335 同安常察禅师

(2)一杯甘露滑如饴。 1176 参政苏辙禅师

釜（1例）：

(1)好一釜羹，被一颗鼠粪污却。 361 亡名古宿

盆（3例）：

(1)仰取一盆水，与师洗面。 525 汾山灵祐禅师

(2)师曰：“六支骰子满盆红。” 552 清化全怱禅师

箩（1例）：

(1)师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畚，下得一箩种。” 530 仰山慧寂禅师

盘（2例）：

¹ 参看赵中方（1991）的论述。

² 参看张显成，马王堆三号汉墓遗策中的量词，第七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刊）。

(1)幸好一盘饭，不可掺椒姜。 626 栖贤澄湜禅师

瓯 (3 例):

(1)禅家流祇这是莫思虑，坦然斋后一瓯茶，长连床上伸脚睡。 756 西余净端禅师

桶 (3 例):

(1)一桶没盐羹。 750 衡乐奉能禅师

盏 (2 例):

(1)师曰：“清原白家酒三盏，喫了犹道未沾唇。” 789 曹山本寂禅师

甕 (1 例):

(1)近来合得一甕酱。 966 连州宝华和尚

栲栳 (2 例):

(1)东山只索一颗珠，仰山当下倾出一栲栳。 1258 太平慧懃禅师

按：栲栳是用柳条编成的盛物器具，亦称笆斗。

箱 (2 例):

(1)明日茶罢，各彩一箱，剑一口。 942 奉先深禅师

船 (4 例):

(1)祖师怎么道，赚杀一船人。 1226 光孝初首座

(2)两岸映，一船红。 275 船子德诚禅师

2、临时量词:

第一组：头₂、心、肚皮、肩、身、口₃

头₂ (4 例):

(1)满头白发离岩谷，半夜穿云入市鄮。 915 净慈慧晖禅师

心 (2 例):

(1)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 128 江西马祖道一禅师

(2)万卷积功彰圣代，一心忠孝辅明君。 288 石霜庆诸禅师？

按：此句的“一心”也可分析为一个词，表示“忠心”、“全心全意”的意思，我们把“心”分析为量词。

肚皮 (1 例):

(1)漫云九十日安居，赢得一肚皮妄想。 1376 荐福休禅师

肩 (1 例):

(1)雪鬓霜髭九九年，半肩粗衲尽诸缘。 737 广法源禅师

身 (3 例):

(1)师后曰：“吾因兹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载清风。” 1240 五祖法演禅师

(2)诸佛出世，建立化门，不离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罗三目。 716 浮山法远禅师

(3)十载见闻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缘无。 288 石霜庆诸禅师？

口₃ (3 例):

(1)片衣口食，皆为圣心未通。 685 汾阳善沼禅师

(2)如人吃饭，不一口便饱。 荐福弘辨禅师（卷四）

第二组：多罗树、竿、树、肘、指

多罗树 (3 例):

(1)而时金棺从座而举，高七多罗树，往返空中，化火三昧。 4 释迦牟尼佛

竿 (1 例):

(1)物外 然无个事, 日上三竿犹更眠。 1332 西禅鼎需禅师

指 (1 例):

(1)离地四指, 为什么却有鱼纹? 454 南台诚禅师

肘 (2 例):

(1)其室纵十八肘, 广十二肘, 充满其间。 15 四祖优波鞠多尊者

树 (2 例):

(1)一池荷叶衣无尽, 数树松花食有余。 146 大梅法常禅师

(2)良久曰: “夜来风起满庭香, 吹落桃花三五树。” 1107 黄龙慧南禅师

按: 这些词都属于非标准计量单位词, 非标准计量单位词一般不具有精确的数值, 没有严格的规约, 只有约定俗成的大致数量, 是在没有或不必用标准计量单位词的情况下以人的肢体、动作或其它东西来进行度量时所用的单位词。

第三组: 池、湖、江、溪、派₂、海

池 (1 例):

(1)一池荷叶衣无尽, 数树松花食有余。 146 大梅法常禅师

湖 (9 例):

(1)五湖衲子, 一锡禅人, 未到同安, 不妨疑着。 335 同安常察禅师

(2)檐悬三月雨, 水没两湖莲。 1331 东林道颜禅师

江 (3 例):

(1)颢颢镇双峰, 明明千江月。 493 四祖清皎禅师

溪 (4 例):

(1)鱼翁垂钓, 一溪寒雪未曾消。 916 石门法真禅师

派₂ (1 例):

(1)水流千派月, 山锁一溪云。 1002 资圣盛勤禅师

按: “派₂”的本义是河流的支流, 这里借用为量词。

海 (1 例):

(1)诗成五字三冬雪, 笔落分毫四海云。 288 石霜庆诸禅师

第四组: 堂、街、径、地、坞、塔、铺、国、洲、村、城、棚

堂 (6 例):

(1)克宾维那法战不胜, 罚钱五贯, 设齋饭一堂。 651 兴化存奖禅师

(2)临济两堂首座相见, 同时下喝, 诸人且道还有宾主也无? 694 广慧元琏禅师

(3)师与王常侍到僧堂, 王问: “这一堂僧还看经么?” 649 临济义玄禅师

街 (4 例):

(1)召两街名僧硕学赴内道场 95 司空本净禅师

(2)六街钟鼓韵鞞鞞, 即处铺金世界中。 1266 大随元静禅师

径 (1 例):

师曰: “寒松青有千年色, 一径风飘四季春。 997 护国寿禅师

坞 (1 例):

(1)一坞白云, 三间茅屋。 463 广岩咸泽禅师

塔 (1 例):

(1)师曰：“一塔松萝望海青。” 470 万安清运禅师

铺 (1 例):

(1)我这里是杂货铺。有人将百种货物，与金宝作一铺货卖。 531 仰山慧寂禅师

国 (1 例):

(1)师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国之事。” 792 曹山本寂禅师

村 (1 例):

(1)压倒八十村人家。 1150 法云杲禅师

城 (4 例):

(1)不唯此话大行，且要开却福州一城人眼去。 1182 上封本才禅师

棚 (1 例):

(1)山僧昨日入城，见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 1244 五祖法演禅师

第五组：机、笛

机 (1 例):

(1)一机之绢，是一段是两段？ 273 灵岩昙晟禅师

笛 (2 例):

(1)深秋帘幕千家有，落日楼台一笛风。 716 浮山法远禅师

第二节 《五灯会元》动量词的分类描写

一、专用动量词:

回 (30 例):

(1)一回入草去，蓦鼻拽将回。 160 石鞏慧藏禅师

(2)上堂：“君王了了，将帅惺惺。一回得胜，六国平宁。” 1265 大隋元静禅师

(3)师曰：“一回思著一伤心。” 823 布水巖和尚

(4)三回两度来讨什么？ 712 法华全举禅师/

(5)不离旧时科段，一回举着一回新 1191 胜因威静禅师

(6)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茎草上现琼楼玉殿。 1235 白云守端禅师/

(7)因取华岩山知识，日供其二回食，以饭继流。 1352 侍郎张九成居士

(8)悟曰：“此事要得相应，直须是死一回始得。” 1299 郡王赵令衿居士

(9)师便拽拄杖，阳喝曰：“这回全体分付。” 714 龙潭智圆禅师

按：《说文·口部》“回，转也。”由动词虚化为动量词，刘世儒（1965：258—259）指出“回”在南北朝时期专表动作的“往返”次数，即往返一次称一回，使用频率也不高，说明还处于初级阶段。王绍新（1997）认为“回”在唐五代使用频率在动量词里最高，所量的对象由仅含往返义的动词发展到各类动词，成为了通用动量词。《五灯会元》里“回”使用频率也较高，其所称量的对象也多种多样，既有与其原义“往复”有关的动作如(4)，大多动词与其原义没有联系如(2)、(6)、(7)、(8)等例。“数词+回”可以作状语也可作补语，“回”还可重叠。

度 (58 例):

(1)黄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开花。 1355 天童昙华禅师

(2)乃至三度入定，遍观三千大千世界，觅普贤不可得见，而来白佛。 7 释迦牟尼佛

(3)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 45 初祖菩提达磨祖师

(4)湛水生莲花，一年生一度。1243 五祖法演禅师

(5)公设心六度，不为子孙计。1351 侍郎张九成居士

按：“度”作动量词是由其动词义“度过”发展而来的，度过一次称一度。中古时期已使用较多，刘世儒（1965：268）称它为“无色量词”。到唐代发展得更为成熟，王绍新（1997）全面分析了《全唐诗》中“度”的使用情况，辨析了“度”与“回”的异同，认为二者仅在计量与其本义有关的动词时稍显区别，余则无异，与“回”一样成为通用量词。《五灯会元》里“度”使用频率很高，其所计量的动词多样。“度”与数词结合后作补语仅 3 例，其余用例都作状语，这与王绍新（1997）观察到的语言事实是吻合的。张美兰（2001：33）据此解释了《朱子语类》里“度”使用较少的原因，因为动量词作补语是其发展方向，而“度”却与此相悖，所以口语里就会使用得较少，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事实上王绍新已指出“回”比“度”更接近当时的口语，《元曲选》已不再使用动量词“度”了。¹“回”与“度”的不同命运说明了口语化程度越高的语言成分其生命力越强，能充当的句法功能越多的语言成分其生命力越强。

次（3 例）：

(1)师经十七次问，牙只如此答。566 天台德韶国师

(2)公曰：“八次经过，常存此念，然未甚脱洒在。”1219 枢密吴居厚居士

(3)黄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开花。1355 天童县华禅师

按：“次”作动量词产生于南北朝时期，按使用频率较低，王力（1989：36）认为“次”一直到元明以后才大量使用，而陈颖（2003）列举了宋代语料中“次”大量适用的例句，可见王先生的结论值得商榷。《五灯会元》“数词+次”都用作状语。

遍（15 例）：

(1)王又抚琴三遍，迦叶亦三度作舞。6 释迦牟尼佛

(2)汝试为吾念一遍，吾当为汝解说。86 洪州法达禅师

(3)焦山不免四稜著地，与诸人分明注解一遍。1363 焦山师体禅师

按：“遍”作动量词是由“周遍”义发展来的，一个动作从开始到结束称一遍。“遍”作量词始于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称量“诵读”一类的动词。唐五代时期，“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可以适用于多种类型的动词。《五灯会元》里“遍”称量的大多与诵读有关的动词，这与该书的内容有关，因为禅僧都要读经讲经。《五灯会元》里也有“遍”称量其它类动词的，如(1)。唐宋时期，“数词+遍”主要用作补语，用作状语的较少，《五灯会元》里更是全作补语。

场（34 例）：

(1)日曰：“如来路上无私曲，便请玄音和一场。”539 径山洪諵禅师

(2)今日被黄面浙子钝置一场。673 风穴延沼禅师

(3)良久曰：“天生伎俩能奇怪，末上输他弄一场。”1263 开福道宁禅师

(4)禾山普化忽颠狂，打鼓摇铃戏一场。1052 中际可遵禅师

(5)不会须死一场始得。291 神山僧密禅师

(6)今日大好一场曲调。278 澧州高沙弥

(7)大作一场佛事。394 玄沙师备禅师

(8)不免一场祸事。1213 育王介堪禅师

¹ 参看袁仁智《元曲选量词研究》，贵州大学 2004 硕士学位论文。

(9)闭目食蜗牛，一场酸涩苦。 335 同安常察禅师

(10)师礼拜起，曰：“大众，看这老汉一场败缺。” 666 守廓侍者

(11)可惜先师一场埋没。 661 覆盆庵主

(12)正眼归来，一场笑具。 358 法海立禅师

按：《说文·土部》“场，祭神道也。”引申为场所，后引申发展出作动量词的用法。据王绍新（1997）的研究，动量词“场”出现于唐代，《全唐诗》总共有 50 例，不仅可以称量在一定空间内发生进行的动作，也可计量不跟空间而只跟时间有关的动词。可见，“场”的发展是由空间范畴隐喻到时间范畴，所以邵敬敏（1996）把“场”分为“场₁”、“场₂”。《五灯会元》里“数词+场”作补语，其所计量的动作往往跟空间没什么联系了。王力（1989：38）认为场“表示历时最久的一次”，跟语言事实不符，对此王绍新（1997）认为“场”所表示的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整个句义。6）—(12)“一场”在结构上可分析为作名词的定语，但像(7)、(10)句里的“一场”同时也可分析为作谓语动词的补语，有人根据分布标准把这些句子里的“场”分析为名量词。邵敬敏（1996）的意见是尽管有些动量词可以修饰限制名词，但根据其主要语法功能和语法意义仍应看作动量词为好，我们赞同这种意见。最主要的是“场₂”含有“时间”因素，所以应该看作动量词。

顿（19 例）：

(1)峰曰：“好吃一顿棒，且放过。” 413 镜清道慈禅师

(2)合唤转头与一顿。 468 太傅王延彬居士

(3)待你著一顿热病打时，方思量我在。 1254 昭觉克勤禅师

(4)于临济三顿棒话发明。 1264 大随元静禅师

(5)如今更思一顿，谁为下手？ 648 临济义玄禅师

按：“顿”作动量词由“停止”义演变而来，最初多用于计量饮食的次数，中古晚期发展为称量其它方面，变为一个计量历时较长的动量词。《五灯会元》所计量的对象往往是“吃”、“与”、“打”、“着”等与棒喝有关的动词，但也计量“思”这类意义抽象的动词，不过未发现计量言语或与言语有关的动词。

上（10 例）：

(1)几被个老翁感乱一上。 180 松山和尚

(2)被这老婆挫折一上。 184 浮杯和尚

(3)为子说一上佛法。 219 芙蓉灵训禅师

(4)岩曰：“维那，汝来也，叵耐守廓适来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众打一顿趁出。” 666 守廓侍者

(5)老身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热谩一上。 540 定山神英禅师

按：袁宾（1986）认为“一上”就是“一场”、“一番”的意思，用于动词或动宾短语后作补语，计量须经过一段时间比较复杂的行为¹。袁宾还拿“一上”跟“一下”、“一晌”进行了比较，指出其语法意义上的差别。《汉语大词典》失收此义项。

番（5 例）：

(1)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 35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2)复来往石头，虽两番不捷。 170 五台隐峰禅师

(3)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 1319 道场明辩禅师

¹ 袁宾，五灯会元词语释义，《中国语文》1986、5。

(4)二十余年用意猜,几番曾把此心灰。754 净住居说禅师

(5)草履只裁三个耳,麻衣曾补两番肩。972 泐潭灵澄散圣

按:“番”作量词是从“更替”、“轮值”发展来的,故“番”既表示重复的动量也表示持续的时量。中古时期已经产生,刘世儒(1965:253)指出由于“番”所表示的次数有多次重复或多次反复的意味,故其前的数次很少用“一”,《五灯会元》继承了这种特点,只是(3)例外。在《朱子语类》及宋代话本小说里,“一番”使用得较多。¹这种情况表明“番”已变成为一个无色量词,其语法意义也变得类似于“一下”,与之搭配的动词也不再受限。

通(3例):

(1)三通鼓罢,请人各各上来,拟待理会祖师西来意?1296 东山觉禅师

(2)上堂,举:“法眼示众曰,三通鼓罢,簇簇上来,佛法人事,一时周毕。”1320 净居尼慧温禅师

(3)师曰:“山僧道,三通鼓罢,簇簇上来。”1320 净居尼慧温禅师

按:“通”作动量词是从“通彻”义发展而来,其计量的动作是持续进行的。《五灯会元》里只用于称量击鼓的次数,还未出现计量言说或与言说有关的动作的用法。

阵(5例):

(1)春风一阵来,满地花狼籍。1011 云居守亿禅师

(2)西风一阵来,落叶两三片。1237 保宁仁勇禅师

(3)夜来一阵狂风起,吹来桃花知几多。1088 慧林怀深禅师

(4)师曰:“昨日赴个村斋,中途遇一阵卒风暴雨,却向古庙里躲避得过。”650 兴化存奖禅师

按:“阵”作动量词是在唐代成熟的,但仍跟其本义“军阵”有关。《五灯会元》里“阵”作量词一共五例,,(1)、(2)、(3)两例我们认为可以分析为动量词,“一阵”作状语修饰动词“来”,表示延续一段时间的动作。其它两例的“阵”是名量、动量的别扭,可作两可分析,我们认为分析为不典型的动量词较好,因为句中隐含了动词“下”。

匝(33例):

(1)文殊绕女人三匝……5 释迦牟尼佛

(2)僧近前叉手,绕师一匝而出。77 嵩岳破灶堕和尚

(3)麻谷到参,绕禅床三匝,振锡而立。99 南阳慧忠国师

(4)师曰:“旋风千匝。”796 云居道膺禅师

按:“匝”作动量词只能计量“围绕”义的动词,《五灯会元》的所有用例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数词+匝”只作补语,且位于宾语之后。

下(193例):

(1)师鸣指一下,僧问:“是何宗旨?”师便打。660 虎溪庵主

(2)士才升座,以尺挥按一下,便下座。118 双林善慧大士

(3)以杖敲灶三下……76 嵩岳破灶堕和尚

(4)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378 岩头全叟禅师

(5)粥后放参三下鼓。991 上方齐岳禅师

¹ 参看陈颖(2003:228—230)《苏轼作品量词研究》,巴蜀书社。

6) 师扫地一下, 洸曰: “如何是空不自生?” 师指自身又指洸, 洸曰: “尘非扫得, 空不自生。离此二途, 又作麼生?” 师又扫地一下, 又指自身并指洸。527 仰山慧寂禅师
(7) 旻乃挥扇两下。1219 枢密吴居厚居士

(8) 师因赵王问: “师尊年有几个齿在?” 师曰: “只有一个。”王曰: “争吃得物?” 师曰: “虽然一个, 下下咬著。” 207 赵州从谗禅师

按: “下”本为方位词, 引申为动词, 指“从上到下”、“从高到低”, 进而再发展为动量词, 刘世儒(1965: 261) 准确地描述了“下”的语法意义, 即“论动作进行的状态, 都有向下的趋向; 论动作进行的时间, 都有短时距的意味”, 《五灯会元》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即其所计量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打击”类动词, 更加突出了其“短时距”的意义, 如(1)、(6)、(7)等。

和(3例):

(1) 药山斋时, 自打鼓, 师捧钵作舞入堂。山便掷下鼓槌曰: “是第几和?” 师曰: “是第二和。”山曰: “如何是第一和?” 师就桶舀一杓饭便出。278 澧州高沙弥

按: 动量词“和”可作短时量词, 相当于“一会儿”; “和”还可表示洗东西或煎药换水的次数, 相当于“次”。¹这个地方“和”与序数词组合, 相当于“次”, 但其所计量的动作不是很明确。

巡(2例):

(1) 师曰: “饭后三巡茶。” 470 万安清运禅师

(2) 师曰: “十字街头吹尺八, 村酸冷酒两三巡。” 1151 渤海文准禅师

按: 《说文·辵部》“巡, 延行貌。”由其本义发展出动量词用法, 跟“遍”接近。杨伯峻、何乐士(2001: 208) 认为“使伯嘉谋之, 三巡数之。”《左传·桓公十二年》里的“巡”为动量词, 因为杜预注为“巡, 遍也”, 我们认为学术界公认汉代时动量词的萌芽阶段, 仅凭一个孤例实在难以确认“巡”的动量词身份, 其实这个句子里的“巡”分析为动词可能更为准确。刘世儒(1965) 未收此词。唐五代“巡”确凿无疑地取得了动量词的用法, 一般限于用以称量饮酒。《五灯会元》出现了称量饮茶的做法, 但未见称量其它动作的用例。(1)、(2)都省略了谓语动词。

遭(3例):

(1) 绿水红桃华, 前街后巷走百余遭, 张三也识我, 李四也识我。 512 酒仙遇贤禅师

(2) 常曰: “我向南方行脚一遭, 拄杖头不曾拨著一个会佛法底人。” 650 兴化存奖禅师

(3) 我闻你道, 向南方行脚, 一遭拄杖头不曾拨著一个会佛法底。 650 兴化存奖禅师

按: 此处断句错误, 应为“我闻你道, 向南方行脚一遭, 拄杖头不曾拨著一个会佛法底。”现予以订正。

“遭”是唐代新兴的动量词, 由动词虚化而来, 最初计量含有“环绕”义的动词。《五灯会元》里的“遭”的计量对象都跟行走有关, 比唐诗中的用法还是有所发展。

觉(7例):

(1) 幸好一觉睡, 霜钟撞作两橛。 1052 中际可遵禅师

(2) 新缝纸被烘来暖, 一觉安眠到五更。 1218 蓬莱圆禅师

(3) 春山青, 春水绿, 一觉南柯梦初足。 1023 法昌倚语禅师

(4) 东禅一觉到天明, 偏爱风从凉处发。 1334 西禅守静禅师

¹ 见《汉语大字典》。

按:学术界对“觉”的讨论较多,杨守静(1996)¹、王鍊(1997)²、徐之明(2000)³、分别著文探讨“睡觉”一词的成词年代,涉及到“觉”作动量词的问题,结合具体的语言事实来看,“觉”在中唐已发展成为动量词,徐之明(2000)、王绍新(1997)都指出了这一点。徐先生推论动量词“觉”来自于“一觉”的组合之中,“一觉”从“一次醒来”引申为“一次睡眠”,于是“觉”就发展为动量词,这应是符合逻辑的,王绍新(1997)也持类似的观点。⁴《五灯会元》里“觉”只与数词“一”组合,且都作状语。但“觉”始终都只与“睡眠”义动词搭配,没能进一步发展。张美兰(2001:45)所举的《水浒传》的例子极为特殊,属于例外,即“穆弘把眼看李俊一觉。”

寤(1例):

(1)长伸两脚眠一寤,起来天地还依旧。 512 酒仙遇贤禅师

按:《广韵·没韵》“寤,睡一觉。”江苏一带以之计量短时间的睡眠,现在一些方言区还在使用。“觉”、“寤”都用来计量睡眠的次数,但二者的语义有区别,或者说“觉”是上位词,“寤”是下位词。

会(6例):

(1)坐波波罗树下,说法三会,度人三十四万八千。1毗婆尸佛

(2)坐婆罗树下,说法二会,度人一十三万。 22 毗舍浮佛

按:向熹指出动量词“会”由动词引申而来,有两种用法,其一计量动作的次数,其二表示短时。⁵《五灯会元》里“数词+会”都是与“说法”搭配,所以“会”在这里是计量动作次数的,《佛光大辞典》“一会”条(二)“佛在世时说法,每讲一部经,分数次讲,每一次称一会。”(转引自陈颖 2003:216)。

转₂(8例):

(1)有偈示众曰:“三十年来住子湖,二时斋粥气力粗。无事上山行一转,借问时人也会无。” 213 子湖利踪禅师

(2)师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为母说法,时优填王思佛,请目连运神通三转,摄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为甚麽梵音相雕不得?” 141 南泉普愿禅师

(3)上堂:“出得僧堂门,见五老峰。一生参学事毕,何用更到这里来?虽然如此,也劳上座一转了也。珍重!” 598 栖贤慧圆禅师

(4)师进前,霞曰:“错!错!”师翘一足,旋身一转而出。 279 翠微无学禅师

(5)凡有新到,先令殷柴三转,然後参堂。有一僧不肯,问师曰:“三转内即不问,三转外如何?”师曰:“铁轮天子寰中旨。”僧无对。 802 青林师虔禅师

6)云门如九转丹砂,点铁成金。 1105 黄龙慧南禅师

按:“转₂”作动量词由其动词义“转动”、“运转”虚化而来,计量绕圈的次数,但“转₂”的语法化程度不高,还含有实义。(6)里的“转”计量的是道家炼丹的次数,葛洪《抱朴子·金丹》:“其一转至九转,迟速各有日数,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转数少,其药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迟也。”(转引自《汉语大词典》)。

拜(20例):

(1)宾主之礼,合施三拜。 194 平田普岸禅师

¹杨守静,“睡觉”古今音义漫议,《中国语文》1996、5。

²王鍊,关于“睡觉”成词的时代,《中国语文》1997、4。

³徐之明,“觉”作动量用法及“睡觉”成词的年代,《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5。

⁴董为光(2003)也持这种看法,量词义源流三则,《中国语文》第5期。

⁵向熹,《简明汉语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2)师曰：“速礼三拜。” 942 奉先深禅师

按：“拜”是古代的一种礼节，发展成为计量礼拜次数的动量词，刘世儒（1965：267）指出南北朝时期限于佛家用语。《五灯会元》由于是禅宗语录，所以“拜”使用得较多，且数词多为“三”，可能是礼拜的成规。“拜”的语法化程度也较低，使用场合受限，而且它还是有实义的量词。

著（22 例）

(1)临济先锋，放过一著，德山后令，且在一边。 745 雪峰文悦禅师

(2)且道搓过一著，落在甚么处？ 1155 寿宁善资禅师

(3)如何是圣贤于打头一著不凿破？ 1351 侍郎张九成居士

(4)师曰：“竟日不知清世事，常年占一著。” 1060 法云善本禅师

按：“著”由“下棋落子”义引申为动量词，下一步棋叫走一著，事情失误一次叫失一著。《五灯会元》里使用得还是比较多，其所计量的对象也较多。“著”在其它文献里使用得不多，而且“著”的实义性较强，字后写作“着”。

出（8 例）：

(1)所以昔日药山和尚问云岩曰：“闻汝解弄师子，是否？”岩曰：“是。”山曰：“弄得几出？”岩曰：“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岩曰：“和尚弄得几出？”山曰：“老僧只弄得出。”岩曰：“一即六，六即一。”山便休。 1153 潞潭文准禅师

按：“出”作动量词相当于“次”、“回”。《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淳于司马曰：‘我之王家食马肝，食饱甚，见酒来，即走去，趋疾至舍，即泄数十出。’”（转引自《汉语大词典》）《五灯会元》里的“出”计量玩弄师子的次数。

二、借用动量词

借用动量词是指临时借用名词或动词来充当动量词。王力（1989：40）指出借用动量词南北朝以后才有的。刘世儒（1965：269）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借用动量词可借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几乎只能借用部分名词。唐五代时期已出现借用动词作动量词，同源动量词也已产生。从句法功能来看，南北朝时期借用动量词不能充当状语，而唐五代时期则已突破了这种局限性。《五灯会元》借用动量词较为丰富，句法功能完善。

（一）、借自名词的动量词

禅宗或以棒喝，或以手势，或其它一些手段，以此来探究或启发禅僧理解佛法，所以《五灯会元》里借自名词的动量词较多，且大多与打击类的动词搭配。这类借用动量词和数词组合后既可作补语也可作状语，值得注意的是，作状语时谓语动词后必须有补语，如“一口吸尽西江水即不问，请师吞却阶前下马台。”《云顶德敷禅师》。

1、借自表人体某部分的名词：

掌（22 例）：

(1)槩近前，打师一掌。 133 百杖怀海禅师

(2)士遂与一掌。 186 庞蕴居士

(3)师忽欣然，捫邻案僧一掌。 1181 上封本才禅师

(4)我于先师一掌下，伎俩具尽，觅个开口处不可得。 898 长芦清了禅师

拳（18 例）：

(1)师从毡上那伽起，袒臂当胸打一拳。 249 漳州罗汉和尚

(2)师与大愚肋下筑三拳。 642 临济义玄禅师

(3)劈面三拳，拦腮一掌，灵利衲僧，自知痛痒。 1338 华藏宗演禅师

(4)忽地有人欺负我，一拳打倒过关东。 1265 大隋元静禅师

(5)始得一句句切害，一拳拳著实。 1237 保宁仁勇禅师

6) 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踏踏翻鹦鹉州。 897 大洪守遂禅师

口₄ (14 例):

(1)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 119 南岳慧思禅师

(2)一口吸尽西江水即不问，请师吞却阶前下马台。 866 云顶德敷禅师

(3)百丈老汉今日亲遭一口。 189 黄檗希运禅师

2、借自充当动作工具的名词:

棒 (133 例):

(1)昆仑奴著铁袴，打一棒行一步。 574 天台德韶国师

(2)龙曰：“脚跟好痛与三十棒。”师曰：“非但三十棒。” 1122 隆庆庆闲禅师

(3)师连打两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非是。” 1278 径山宗杲禅师

(4)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贵图天下太平。 1285 护国景元禅师

箭 (17 例):

(1)祖曰：“汝一箭射几个？”曰：“一箭射一个。” 160 石翠慧藏禅师

(2)僧问：“一箭一群即不问，一箭一个事如何？” 886 大洪报恩禅师

(3)师曰：“威音前一箭，射透两重山。” 876 投子义青禅师

(4)法眼一箭，直射归宗。归宗一箭，当射何人？ 579 归宗义柔禅师？

拄杖 (13 例):

(1)僧参，师打一拄杖。 193 平田普岸禅师

苕帚柄 (2 例):

(1)师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与三十。” 231 睦州陈尊宿

按：“苕帚柄聊与三十”的意思是“打三十苕帚柄”，“苕帚柄”是“打”这个动作所凭借的工具。

桡 (1 例):

(1)被师一桡打落水中。 276 船子德诚禅师

坐具 (11 例):

(1)参头拟议，第二僧打参头一坐具曰：“何不只对和尚？” 696 铁佛智嵩禅师

(2)眼其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终。 593 报恩玄则禅师

(3)座再问，师打一坐具曰：“这漆桶前后触忤多少贤良！” 654 三圣慧然禅师

按：坐具，“佛教语。梵语(尼师檀)的意译。僧人用来护衣、护身、护床席卧具的布巾。”

例证有《续传灯录·明辩禅师》：“(师)遂摇手曰：‘休懊恼。’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

《水浒传》第六回：“知客又与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铺坐具。”(转引自《汉语大词典》)

藤条 (1 例):

(1)仰山起来，打四藤条。 544 霍山景通禅师

钓 (2 例):

(1)等闲垂一钓，容易上钩来。 1013 广明常委禅师

(2)白浪起时抛一钓，任教鱼鳖竞头挣。 1339 天童净全禅师

槌 (4 例):

(1)一槌打透无尽藏,一切珍宝吾皆有。 1159 黄檗道全禅师

(2)龙翔门下直是一槌槌杀。 1390 龙翔南雅禅师

(3)问:“一槌便成时如何?”师曰:“不是偶然。” 809 北院通禅师

(4)问:“一槌两当时如何?” 1077 长芦道和禅师

鎚 (3 例):

(1)昨夜三更前,乌龟吞平,直下一鎚粉碎。 1203 云巖天游禅师/1285

(2)归到故乡田里,犹遭顶上一鎚。 1312 龙翔士珪禅师

(3)虽是西颧面相呈,也需一槌打破。 1285 护国景元禅师

笔 (2 例):

(1)僧繇一笔画成,誌公露出草藁。 1319 道场明辨禅师

(2)一笔丹青为什么邀志公真不得? 306 九峰道虔禅师

按:“笔”与数词“一”组合,用来计量用笔写、画的次数。

拂子/拂 (8 例):

(1)僧拟议,师打一拂,曰:“你还知吃拂子的么?”曰:“不会。”师曰:“正令却是你行。”

又打一拂子。 665 南院慧顒禅师

火抄 (1 例):

(1)故好与三下火抄。 1142 褒亲有瑞禅师

按:这个例子较为有趣,句中出现了专用动量词“下”,数量短语后又接动作所凭借的工具“火抄”,而一般的表达方式是用介词引进工具名词。

座 (9 例):

(1)师曰:“讲几座来?”曰:“二十余座。” 155 大珠慧海禅师

(2)师曰:“大德讲经二十余座,却不识得如来。” 155 大珠慧海禅师

3、借自动作伴随结果的名词:

声 (49 例):

(1)僧乃叉手近前,应诺一声。 77 嵩岳破灶堕和尚

(2)弥勒至善才前,弹指一声,楼阁门开。 113 善财童子

(3)师曰:“汝更去问,待他有答,汝便嘘两声。” 130 江西马祖道一禅师

步 (112 例):

(1)东西及南北,各行于七步。 3 释迦牟尼佛

(2)问:“无缝铁门,请师一启。”师曰:“进前三步。” 1080 云峰志睿禅师

(3)师曰:“更进一步。” 418 安国弘瑫禅师

(4)师曰:“步步寒花结,言言彻底冰。” 604 永明延寿禅师

程 (10 例):

(1)风吹荷叶满池青,十里行人较一程。 294 夹山善会禅师

(2)师曰:“几程到此?”曰:“七程。” 591 报慈文遂导

(3)师曰:“暗传天子敕,陪行一百程。” 695 三交智嵩禅师

(4)一宿二宿程,千山万山月。 1196 净光寺威禅师

按:“声”是言谈、哭笑等动作进行时所伴随的结果,用它来称量该动作进行的次数。“步”、“程”二词,张美兰(2001:57)、何杰(2001:46)归之入借用动量词,这是从句法

功能的角来分类的,因其往往在动词后作补语,表示行走的距离。

4、借自时间名词:

不同学者对这类词的处理办法是不同的。吕叔湘(1980: 8)归之于自主量词,属名量词的一个小类,并且指出自主量词“也可以说是一种不需要量词的特殊名词”。朱德熙(1982: 50)称之为“准量词”,指出“这类词放在量词后头的时候是名词,直接放在数词后头的时候是量词”。赵元任(1979: 273)认为这类词是“准量词”(或者叫“自主量词”)。上述先生都注意到了这些词的特殊性,严格按分布标准对其定性,然而他们都似乎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这些词和数词结合后可以修饰动词,表示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如“看了一天”,其中的“一天”表时量。有些学者把这类词归入动量词,认为是借用时间名词来表示动作延续的时间,如何杰(2001: 46),但这种处理办法亦有失偏颇,同样忽略了一个基本的语言事实,即这些词和数词结合后可以修饰名词,如“两天假期”。张斌(2002)¹把这类词独立出来与名量词、动量词并列,称之为“时间量词”,认为时间量词组成量词短语后可用在动词的后边,也可用在名词的前边。与上述两种处理办法相比较,张斌先生的方法无疑显得更为合理。但是我们又关注到了这样的语言事实,有不少的其它量词组成量词短语后同样既可修饰动词也可修饰名词,如:“场”、“阵”、“顿”等等,有时甚至不好判断它到底修饰的是名词还是动词,如“看了一场电影”中的“场”,把它分析为名量词或动量词都是有理由的,因其在句法位置和语义两方面能满足这样分析的要求。既然如此,像“场”这类词是不是也要单列出来作为量词的一个小类呢?这恐怕是大多数人不能赞同的²。所以,单靠分布标准不能准确地替量词划分小类,还是要考虑语义的因素,甚至应该以语义为主。从语义的角度来说,名词具有空间性,动词具有时间性,所以“年”类时间词还是跟动词相联系的,只不过有些时候句子里不出现动词而已。³不过,我们不把表时点的时间词列入量词,而只是把表时段的时间词看成量词。例如“天禧间,公守池州,一日会于景德寺。”《修撰曾会居士》里的“一日”表示某一天,是表示时点的时间名词;“每清明上山讲道七日,其余住持仪则当合律科,违者非吾弟子。”《圭峰宗密禅师》里的“七日”表示时段,即表示讲道这一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属动量范畴。

岁(61例):

- (1)此子处胎六十岁,因号难生。18 九祖伏驮密多尊者
- (2)经累岁,学者渐至,勤请不已。81 保唐无住禅师
- (3)居数岁得度,出游庐山。1146 慧圆上座

年(278例):

- (1)始于阿蓝伽蓝处三年,学不用处定,知非便舍。3/4 释迦牟尼佛
- (2)说法住世四十九年 4 释迦牟尼佛
- (3)自世尊灭后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4 释迦牟尼佛
- (4)只因连夜雨,又过一年春。1305 蓬莱卿禅师

载(71例):

- (1)积十九载,未尝退倦。26 十七祖僧伽难提尊者
- (2)经六十载,度无量众。41 初祖菩提达磨大师
- (3)服劳九载,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谨。49 三祖僧璨监智禅师

¹ 张斌, 2002《新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

² 何杰(2001: 207)认为这种现象是名量、动量的扭结。

³ 石毓智、李讷(2001: 296)也有类似的观点。

(4)优游二载，却还旧址。49 三祖僧璨监智禅师

祀 (4 例):

(1)盘桓二十余祀，众请出世。303 大光居海禅师

(2)服勤七祀，南游至京师。1209 信相宗显禅师

(3)年十九，试经得度，留教苑五祀。1376 云居自圆禅师

(4)四十余祀不下山，道行闻于帝里。98 南阳慧忠国师

劫 (24 例):

(1)出家几千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不得成佛。371 德山宣鉴禅师

(2)龙曰：“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亡。”498 吕岩洞宾真人

(3)岂独山僧，看他大通智胜如来，默坐十劫，无开口处。1010 九峰鉴韶禅师

(4)一饱能消万劫饥。1025 法昌倚语禅师

稔 (7 例):

(1)经二稔，门人发塔，读全身俨然，发爪具长。838 正勤蕴禅师

(2)师始悟厥旨，服勤八稔。805 龙牙居遁禅师

(3)阅数稔，敕居建康保宁，後移苏城万寿及闽中贤沙、寿山西禅，复被旨补灵隐。1281 育王端裕禅师

按：“稔”即“年”的意思。“国无道而年谷秬熟，鲜不五稔。”韦昭注：“稔，年也。”（《国语·晋语八》，转引自汉语大词典）

白 (1 例):

(1)我止林间，已经九白。31 二十二祖摩拿罗尊者

按：印度以一年为一白。

纪 (3 例):

(1)师再阐玄枢，迨于一纪。295 夹山善会禅师

(2)老僧住持，将逾一纪。577 清凉泰钦禅师

(3)出住青原仅一纪。908 青原齐禅师

按：“纪”是纪年的单位，若干年数循环一次为一纪，十二年为一纪。“既历三纪。”《书·毕命》孔传：“十二年曰纪。”（转引自《汉语大词典》）

季 (1 例):

(1)僧问：“如何是一路涅槃门？”师曰：“寒松青有千年色，一径风飘四季春。997 护国寿禅师

春 (2 例):

(1)凡夫虚度几千春。1128 兴国契雅禅师

(2)四十九年，一场热闕。八十七春，老汉独弄。1208 云顶宗印禅师

夏 (13 例):

(1)师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268 汾州石楼和尚

(2)昔有一老宿，一夏不为师僧说话。僧叹曰：“我只恁麽空过一夏，不敢望和尚说法，得闻‘正因’两字也得。”361 亡名古宿

(3)禅者曰：“座主几夏邪？”师曰：“十夏。”196 和安寺通禅师

(4)法无异说，依止二夏。368 天皇道悟禅师？

(5)上堂：“一夏与兄弟东语西话，看翠岩眉毛在麽？”413 翠岩令参禅师
秋（9例）：

(1)侍奉十秋，日益玄奥。126 南岳怀让禅师

(2)白牛颂曰：“我有古坛真白牛，父子藏来经几秋。出门直往孤峰顶，回来暂跨虎溪头。”
446 吉州匡山和尚

(3)逾五秋，南游谒诸尊宿。1309 龙翔士珪禅师

旬（12例）：

(1)值群盗围城，七旬不解，万众惶怖。50 四祖道信大医禅师

(2)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华经，七行俱下，才六旬，悉能诵之，感群羊跪听。604
永明延寿禅师

月（14例）：

(1)经八月，祖知付授时至，遂告众曰：“正法难解，不可徒记吾言，持为己任。汝等各
自随意述一偈，若语意冥符，则衣法皆付。”52 五祖弘忍大满禅师

日（69例）：

(1)经逾四十九日未食，汝当供养。8 释迦牟尼佛

(2)经七日，有一小虫，大若叫蜺螟，潜形座下。21 十二祖马鸣尊者

刻（3例）：

(1)或曰：“迟一刻。”218 关南道常禅师

(2)师是日辩对七刻。226 薦福弘辩禅师

宿（7例）：

(1)祖叹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91 永嘉玄觉禅师

(2)师曰：“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么人？”仰曰：“接一宿觉。”162 中邑洪恩禅师

朝（12例）：

(1)师曰：“千年常住一朝。”985 洞山晓聪禅师

夜（9例）：

(1)未必秋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桃。1224 天童了朴禅师

生（31例）：

(1)士曰：“不但隔一生、两生。”269 大同济禅师

(2)僧问：“如何是宝相境？”师曰：“三生畜成。”1170 石佛慧明禅师

（二）、借自动词的动量词

1、借用的动量词与中心动词不同

掴（15例）：

(1)麻谷与师一掴。104 耽源应真禅师

(2)师便近前，祖打一掴曰：“六耳不同谋，且去。来日来。”158 泐潭法会禅师

(3)遂将一掴成齑粉，散在十方世界，还知么？1316 归宗正贤禅师

(4)看看，堂里木师伯，被圣僧打一掴，走去见维那，被维那打两掴。1073 元丰清满禅师

踏（9例）：

(1)师曰：“悔不更与两踏。”199 赵州从谗禅师

蹋（4例）：

(1)僧拟进语,师与一踢。 292 幽溪和尚

(2)师方近前作礼,峰与一踢,师忽契悟。 420 金轮可观禅师

拍(1例):

(1)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条红线掌间分。 351 乌牙行朗禅师

喝(65例):

(1)寿却与一喝。 659 沧州米仓和尚

(2)祖振威一喝,师直得三日耳聋。 131 百丈怀海禅师

拓(1例):

(1)师拦胸与一拓。 546 吉州止观和尚

推(2例):

(1)便与一推,却归方丈。 259 药山惟俨禅师

(2)师曰:“忻逢良便,好与一推。” 858 广德义禅师

按:《五灯会元》是禅宗语录,禅宗修禅讲究顿悟、棒喝,所以常常借助“掴”、“喝”、“踢”等动词来计量打击类动作的次数。这类句子往往省略受事宾语,但根据上下文我们能知道受事指称的对象,像“麻谷与师一掴。”《耽源应真禅师》受事宾语“师”出现的句子较少。另外,所用的数词以“一”为多,此时“V+一+量”跟“V+一+下”相对应,但数词并不限于“一”,如“悔不更与两踏”《赵州从谂禅师》。

2、同形动量词

同形动量词,有人又称之为同源动量词,指的是借表示动量的词与中心动词同形(源)而异用,如“吹一吹”中前一“吹”为动词,后一“吹”借用来表动量。现一般把同形动量词码化为“V—V”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数词在《五灯会元》里不限于“一”,有用“两”的如“横两横”,所以其中的数词还表实义,即计量动作的次数。还不具备后来发展出的表动量小、时量短的语法意义。另外还有“一 VVC”的形式,如“一摆摆断”《育王怀琏禅师》,可视为“V—V”的变体。

同形动量词在唐五代时期已经产生¹,宋代已经大量使用,《五灯会元》使用频率很高。

吹(4例):

(1)师以脚踢空,吹一吹,曰:“是什么义?” 230 睦州陈尊宿

(2)师乃拈一枝柴吹两吹,度与百丈。 520 汾山灵佑禅师

点(3例):

(1)师以拄杖点一点,曰:“会么?” 秀才罔错。 231 睦州陈尊宿

画(25例):

(1)师将拄杖画一画:“著不得即道。” 242 台州浮江和尚

(2)师将拄杖画地一画。 535 仰山慧寂禅师

送(2例):

(1)临济闻得,谓洛浦曰:“汝去问他,道得为什么也三十棒?待伊打你,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么生?浦如教而问,师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师便归方丈。 373 德山宣鉴禅师

按:袁宾(1990)认为这里的“送”是“掷”的假借字。²

嘘(5例):

¹ 参看王文艺《敦煌变文量词研究》,贵州大学 1995 年硕士学位论文。

² 袁宾(1990: 184),《禅宗著作词语汇释》,江苏古籍出版社。

(1)师嘘一嘘。377 岩头全藏禅师

(2)师嘘两嘘。1012 洞山清辨禅师

搥 (1 例):

(1)明把师手搥一搥。664 南院慧顓禅师

拂 (3 例):

(1)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664 南院慧顓禅师

拓 (1 例):

(1)师便拦胸拓一拓。淄州水陆和尚

喝 (86 例):

(1)师喝一喝,便出去。644 临济义玄禅师

(2)明连喝两喝,师礼拜。1230 杨歧方会禅师

拍 (8 例):

(1)院于左膝拍一拍,师便喝。673 风穴延沼禅师

唾 (2 例):

(1)师乃自唾一唾。720 金山县颖禅师

掐 (1 例):

(1)圣于侍者手上掐一掐。783 洞山良价禅师

卓 (2 例):

(1)以拄杖打一圆相曰:“且莫错认定盘星。”卓一卓,下座,谢供头。132 大沩善果禅师
按:卓,“谓以所执之物竖向叩击。宋·林逋《松径》诗:‘霜子落秋筇卓破,雨钁堆地屐拖平。’”(转引自《汉语大词典》)

辊 (1 例):

(1)师欣然出众曰:“和尚试辊一辊看。”1267 无为宗泰禅师

按:辊,“滚动;转动。宋·苏轼《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词:‘雷辊夫差国,云翻海若家。’”(转引自《汉语大词典》)

撼 (2 例):

(1)师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长老,辱骂似粟。”710 法华全举禅师

按:撼,“摔。唐·吕岩《参黄龙机悟后呈偈》:‘弃却瓢囊撼碎琴。’”(转引自《汉语大词典》)

横 (1 例):

(1)及乎我将手向伊面前横两横,到这里却去不得。652 兴化存奖禅师

踏 (2 例):

(1)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踏踏翻鹦鹉洲。897 大洪守遂禅师

掴 (1 例):

(1)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掴掴倒须弥山。1107 黄龙慧南禅师

摆 (1 例):

(1)若是本分衲僧,才闻举著,一摆摆断,不受纤尘,独脱自在,最为亲的。1007 育王怀琏禅师

趯 (3 例):

(1)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趯趯翻鹦鹉州。1188 雪峰慧空禅师

按：“一踏”、“一捆”、“一摆”、“一趺”在句子中作状语，其后同形动词强制性地要求带上结果补语，否则句子就不能成立。

《五灯会元》里的同形动量词还都是单音节词，而《元曲选》里出现了双音节同形动量词，如“赏玩一赏玩”、“整理一整理”等¹。关于《五灯会元》同形动量词的特点，张美兰（1995）作过专门研究，兹不赘述。

第三章 《五灯会元》量词的语法、语义特征

第一节 《五灯会元》量词的语法特征

一、《五灯会元》量词的词法特征

1、量词的重叠形式

量词重叠始于中古，南北朝时期的重叠形式是“AA”式，敦煌变文里出现“一AA”式，²有些重叠形式是量词重叠还是名词重叠，有时不大好判断，例如：“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乐府诗集·木兰诗》太田辰夫（2003：155）认为“卷卷”理解为名词的重叠形式为好，孙锡信（1992：293）认为是量词重叠，可见不同学者这一问题还是有争议的，其原因在于名量词绝大多数来自名词，而名词和量词都可重叠，当其重叠式的时候该词的两种词性也就失去了形式上的区别特征，所以往往只能借助于语义等手段来加以判断。太田的理由是《类说》所引作“卷中”，由异文材料判断出“卷”为名词，我们认为太田的处理是比较谨慎的。孙锡信（1992：293）举的一个《古诗十九首》里的例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孙氏也认为是量词重叠，我们认为不大妥当，因为“枝枝”与“叶叶”对文，理解为名词重叠更为妥当。

《五灯会元》里名量词的重叠形式有“AA”式、“一AA”式。名量词的重叠形式具有多种语法意义，有的表示“每一”，有的表示“多”，有的表示“逐一”，有的表示“连绵”，有的表示“稍微”等等，³不过表“每一”是其最主要的意义。

《五灯会元》里的动量词的重叠形式很少，也表示“每一”的语法意义。

1.1 “AA”式

1.1.1 名量词重叠构成的“AA”式

(1) 人人领略释迦，个个平欺达磨。 774 瑞岩如胜禅师

(2) 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别处。” 186 庞蕴居士

(3) 红焰莲花朵朵开。 819 草庵法义禅师

以上是“AA”式作主语的例子，第(3)句是个话题句，“红焰莲花”充当话题。“AA”式作主语表示“每一”，具有周遍意义。

(4) 衲僧门下，推勘将来，布裙芒屨，不免擦他些些泥水。 1268 荐福道英禅师

(5) 曰：“河沙诸佛体皆同，何故有种种名字？” 211 长沙景岑禅师

以上是“AA”式作定语的例子。

(6) 若也未知，不免重重注破。 771 开福崇哲禅师

以上使用作状语的例子。

(7) 不如随分纳些些，总不见得。 137 南泉普愿禅师

以上是用作宾语的例子。

(8) 师曰：“赤心片片。” 1150 法云杲禅师

以上是作谓语的例子。

¹ 参看袁仁智《元曲选量词研究》，贵州大学 2004 年硕士学位论文。

² 参看王文艺《敦煌变文量词研究》，贵州大学 1995 年硕士学位论文。

³ 参看李日辉《敦煌变文集》量词重叠的语法分析，《延边大学学报》1982、4。

总的来说,《五灯会元》里的名量词重叠形成“AA”式的并不多,仅限于“个”、“处”、“片”、“种”、“卷”、“枝”、“口”、“寸”、“声”、“句”、“面”、“滴”、“转”、“家”、“重”、“双”、“朵”、“行”、“件”、“些”、“点”、“簇”等词。“AA”式主要用做主语的,共 98 例;用作定语的 21 例;用作状语的 16 例;用作宾语的 2 例;用作谓语的 4 例。

1.1.2 动量词重叠构成的“AA”式

(1)“虽然一个,下下咬著。” 207 赵州从谏禅师

(2)董家稚子声声哭。 312 郢州芭蕉禅师

以上是作状语的例子。

(3)若悟了遇人底,当垂手方便之时,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学者眼。 1234 白云守端禅师

以上是做主语的例子。

《五灯会元》里动量词的重叠形式“AA”式的较少,只有“下”、“著”、“声”、“步”等几个。

1.2 “一AA”式

(1)问:“马祖下尊宿,一个个阿漉漉地,唯有归宗老较些子。黄龙下儿孙,一个个硬剥剥地,只有真净老师较些自。学人怎么还扶得也无?” 1114 宝峰克文禅师

(2)茫茫宇宙人无数,一个个鼻孔辽天。 1045 开元智寂禅师

(3)君不见落花三月子规啼,一声声是一点血。 1104 光孝深禅师

(4)始得一句句切害,一拳拳著实。 1237 保宁仁勇禅师

(5)一滴滴水,一滴滴冻。天寒人寒,风动幡动。 1330 东林道颜禅师

《五灯会元》里名量词形成的“一AA”式就是以上 6 例。其中,“一个个”、“一声声”作主语,“一句句”、“一滴滴”作定语。《五灯会元》动量词出现 1 例“一AA”式,即“一拳拳”。

《五灯会元》里没有出现“AABB”式、“一A—A”式¹等形式,可见《五灯会元》量词的重叠形式发展得还不充分。

2、量词与量词连用

量词与量词连用指的是两个光杆量词连用来表数量,这种连用往往是临时性的,也就是说属于短语层面的现象,但也有些因为连用的频率很高而逐渐词汇化(Lexicalization)了。连用的两个量词一般是处于同一个语义场的。《五灯会元》里这种用例不多,我们只发现了 9 例。

(1)举措绝毫厘,把手出红尘。 768 净因继成禅师

(2)无星秤子,如何辨得斤两? 749 木觉若珠禅师

(3)肉重千斤,智无铢两。 283 三平义忠禅师

(4)重重叠叠南来远,北向皇都咫尺间。 481 瑞巖师进禅师

(5)诗成五字三冬雪,笔落分毫四海云。 288 石霜庆诸禅师

(6)良久曰:“本店买卖,分文不賒。” 1391 剑门安分庵主

(7)红尘世路有多端,米面仓储无颗粒。 1323 护圣居静禅师

(8)空记持他巧妙章句。 214 香岩义端禅师

(9)清曰:“不逐忘羊狂解息,却来这里念篇章。” 1045 风穴延沼禅师

¹ “AABB”式指的是“点点滴滴”这类两个量词重叠后连用;“一A—A”式是数量短语的重叠。

⑩且汝未是得安乐底人，只大作群队干他人世，这边那边飞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

391 玄沙师备禅师

3、量词后缀

常见的量词后缀有“儿”、“子”、“头”¹，太田辰夫（2003：156）认为“量词后面用‘儿’的例子大约始见于元代”，孙锡信（1992）持同样的观点。《五灯会元》没有量词后缀“儿”，只出现了“子”、“头”，而且使用频率很低。

～子

(1)便举古德少许方便，抖擞些子龟毛兔角，解落向汝。 589 章义道钦禅师

(2)不落丹霞机，试道一句子。 176 石林和尚

(3)师曰：“汝家眷属一群子。” 561 清凉文益禅师

(4)又打一拂子。 665 南院慧颙禅师

(5)为复祖师剩有这一著子？ 772 开善道琼常禅师

～头

(1)更不烦汝一毫头气力 925 云门文偃禅师

我们发现《五灯会元》里“～子”用在“些”、“句”、“群”、“著”、“拂”后面，需要指出的是“拂子”、“著子”在《五灯会元》里是动量词。“～头”只用在“毫”后面。孙锡信（1992）认为“～头”用于量词后见于元代，限于借用量词；“～子”一般用在容器量词后²，这与我们在《五灯会元》里观察到的语言事实不相符合。

4、复音量词

王绍新（1992：338）认为“量词的队伍本来是不易容纳双音词的”，但她也注意到了唐代出现了不少的双音量词，她解释为“是这个时期词汇双音化进程加速的一种表现”。我们注意到了这些双音量词往往都是借用量词，专用量词还是单音节的。换句话说，典型的量词是单音节的，非典型的量词可能是双音节或三音节的。对于量词以单音节词为主这个问题，刘丹青（1988）从韵律的角度作出了解释，认为量词存在的价值之一是凑足音节，汉语词汇双音化要求单音节数词与单音节量词组合构成双音节，³刘丹青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我们发现《五灯会元》里的复音量词不多，除了上面“些子”、“毫头”这类带后缀的量词，主要是借用量词，并且数量很少，只有“由句”、“栲栳”、“多罗树”、“肚皮”、“坐具”、“藤条”、“苕帚柄”五个复音量词，“坐具”、“藤条”、“苕帚柄”三词是借用为动量词。

(1)祖付法已，踊身高半由句，屹然而住。 30 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尊者

(2)东山只索一颗珠，仰山当下倾出一栲栳。 1258 太平慧懃禅师

(3)谩云九十日安居，赢得一肚皮妄想。 1376 荐福休禅师

(4)而时金棺从座而举，高七多罗树，往返空中，化火三昧。 4 释迦牟尼佛

(5)座再问，师打一坐具曰：“这漆桶前后触忤多少贤良！” 654 三圣慧然禅师

(6)仰山起来，打四藤条。 544 霍山景通禅师

(7)师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与三十。” 231 睦州陈尊宿

其中，“由句”、“多罗树”为外来词，是临时借用为量词。

¹ 参见孙锡信（1992：293），《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

² 王启涛（2003）认为“量词+子”出现时间不晚于唐代，甚至可上推至南北朝时期，且南北地域均用。量词加词尾不晚于唐代，《中国语文》第5期。

³ 刘丹青，汉语量词的宏观分析，《汉语学习》1988、4。

5、量词作为构词语素

量词作为构词语素指的是量词黏附在名词后面构成“名量式”合成词，如“纸张”里的“张”。量词作构词语素后其黏附性进一步加强，是量词进一步虚化的结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像有些学者如刘世儒（1965：16—17）认为的那样是量词的词缀化，因为一个词缀的构词能力必须很强，应具有能产性，“～量”很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另一方面，词缀是一种高度语法化的语言形式，尽管这一组合里量词语素语义开始弱化，但也不大可能一下子就虚化为词缀。量词作为构词语素是不自由语素，也是定位语素。

(1)师曰：“我不曾展他书卷。” 257 药山惟俨禅师

(2)要见客从何处来，闲持经卷倚松立。1325 梁山师远禅师

(3)割断丝条。 897 大洪守遂禅师

“书卷”、“经卷”、“丝条”都是“名+量”式的合成词。

二、量词的句法特征

(一)、名量词的句法特征

1、名量词的句法功能

1.1 名量词的组合功能

1.1.1 名量词可以和数词组合，这是其最基本的组合功能。我们后面将要讨论数量短语的语法功能，此处不再举例。

1.1.2 名量词可以和指代词组合，这也是量词较为常见的组合功能，但《五灯会元》里“指代词+量词”的组合却罕见，由此可见，《五灯会元》时期“指代词+量词”的组合发展得还不够充分。

(1)只这些子是三世诸佛命根，六代祖师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处。大随元静禅师，

(2)故为记颂歌语，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谕吾徒云。16 签判刘经臣居士

使用较多的“这个”、“那个”（“哪个”），大多已经词汇化了，可以分析为指代词，例如：“师曰：“这个”是如来涅槃，那个是法师涅槃？” 116《跋陀禅师》”。

1.2 单个量词的句法功能

单个的名量词可以充当句法成分，往往隐含了数词“一”，由于“一”作为数量义的原生性，一般都是不言自明，所以如果不需要特别强调，使用中常常可以省略。¹《五灯会元》中单个的名量词可充当如下句法成分：

(1)秋风有韵，片月无方。 323 黄山月轮禅师

(2)正马单枪直入时如何？ 342 乌牙彦宾禅师

(3)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么生消得？ 926 云门文偃禅师

以上是单个名量词作定语的例子，这也是单个名量词最常见的句法功能。

(4)师曰：“尺短寸长。” 208 长沙景岑禅师

以上是单个名量词作主语的例子，较为罕见。

(5)平明有蛇尺许。 1278 径山宗杲禅师

以上是单个名量词作短语的谓语的例子，用例很少。

(6)忽舒手顾众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 华灵照禅师

(7)大德身边有甚麽药物，与老僧些。166 兴善惟宽禅师

(8)问：“佛未出世时如何？”师曰：“绝毫绝厘。” 1184 长灵守卓禅师

¹ 参看张宜生，从量词到助词——量词“个”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当代语言学》2003、3

以上是单个名量词作宾语的例子, 例(9)里的“些”作直接宾语。

2、数量短语的句法功能

2.1 数量短语的组合功能

2.1.1 副词修饰数量结构。

张美兰(2001: 18)认为唐宋期间副词可以修饰量词, 我们认为这种提法不甚妥当, 因为张美兰举的例子都是副词修饰数量结构, 而不是与量词直接组合。《五灯会元》里确实有一些副词修饰数量结构的现象, 李宇明(2000: 111—144)认为这是表示主观量的一种语法手段,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因为并不是所有副词都具有主观性。副词修饰动量结构亦附论于此。我们认为《五灯会元》里总括副词“凡”修饰数量结构就是表示的客观量, 而表约数的“约”、“可”, 表大量的“逾”、“盈”, 表小量的“仅”、“才”、“只”, 表情态的“恰”修饰数量结构式确实表示的是主观量。

- (1)约十里许, 至大岩前, 有石窟焉, 乃燕寂于中。26 十七祖僧伽难提尊者
- (2)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 而不会三身四智。87 寿州智通禅师
- (3)方辩不领旨, 乃塑祖真, 可高七尺, 曲尽其妙。六祖慧能大鉴禅师
- (4)初参雪峰, 暂充饭头, 劳逾十载。426 龙兴宗靖禅师?
- (5)三年间玄学者至盈三百众, 建成大院。263 丹霞天然禅师?
- (6)明旦才六旬, 悉能诵之, 感群羊跪听。604 永明延寿禅师
- (7)粥熟, 行者只盛一钵与师, 又盛一碗自吃, 殊不顾丹霞。175 古寺和尚
- (8)问曰: “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仅十余载, 未明大意, 愿和尚垂诲。”90 广州志道禅师
- (9)洞山麻三斤, 将去无星秤子上定过, 每一斤恰有一十六两, 二百钱重, 更不少一厘。1336 开善道谦禅师
- (10)凡七日而诞, 肌体莹如琉璃, 未尝洗沐, 自然香洁。27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 (11)吾自到此, 凡五度中毒。45 初祖菩提达磨大师

我们所说的副词修饰数量结构是指该副词的语义指向数量结构, 在句法层面上副词可以和数量结构直接组合, 在语序上相邻, 如(1)、(2)、(6)等; 也可以和数量结构不直接组合, 在语序上被其他语言成分隔开, 如(3)、(7)、(9)。

2.1.2 数量短语同形容词组合

数量短语同形容词组合指的是(I)在数词与量词之间插入形容词, 如“一小碗饭”, 陆俭明(1988)曾专门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¹他发现能用于这种结构的形容词主要是“大”、“小”、“漫”、“整”、“厚”、“薄”、“长”等几个。李宇明(2000)认为这种结构也表示的是主观量。《五灯会元》里用例很少, 仅2例, 都是“大”插入数量结构之中, 表示主观大量。

- (1)唐朝因禅师, 微时, 尝运槌击土次, 见一大块, 戏槌猛击之, 应碎。356 唐朝因禅师
- (2)忽若四大海水在汝头上, 毒蛇穿你眼睛, 虾蟆入你鼻孔, 又作麼生? 西禅守净禅师

(II)数量短语修饰形容词, 如“十寸长”, 刘焱(1997)曾研究过这一问题²。《五灯会元》里用例也很少, 且形容词限于颜色词, 主要是对某一情态进行描绘, 带有强烈的修辞效果。

- (1)两岸映, 一船红。275 船子德诚禅师

¹陆俭明, 数量词中间插入形容词情况考察, 见于《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8。

²刘焱, 量词修饰形容词现象探讨,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3。

(2)师曰：“树带沧浪色，山横一抹青。” 842 石藏慧炬禅师

2.1.3 数量短语同助词组合

数量短语同助词组合主要指数量短语同表约数的助词“来”、“许”、“余”组合，助词的句法位置的多样，举例如下：

(1)翠云见处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来年，谁管他一日九十日，也无得，也无不得。1294

虎丘元净禅师

表概数的“来”一般认为由“以(已)来”发展而来，太田辰夫(2003: 141)在《祖堂集》里已找到一些用例，我们发现在《五灯会元》里却使用较少，都表示大概的时间，当其用于数量之间时是确定无疑的表概数的助词，当其用于数量结构之后时其意义等同于“以来”，表示从过去某时到说话之时这个时间段，如：我今百岁，八十为非。二十年来，方归佛道。42《初祖菩提达磨大师》

(2)此去山中十里许，有一懒融，见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么？59 牛头山法融禅师

(3)一日为众入室，余二十许人。1297 道祖首座

(4)然虽未见，且不参差一丝发许，诸仁者亦未尝违背一丝发许。594 净德智筠禅师

(5)其国先有外道五千余众，作大幻术，众皆宗仰。22 十四祖龙树尊者

(6)中有一树，围四丈余。237 大随法真禅师

(7)常不食，日诵般若等经千余卷。124 千岁宝掌和尚

(8)师曰：“一条布衲，一斤有余。”426 龙兴宗靖禅师？

2.1.4 数量短语同指代词组合

(1)真唾地曰：“这一滴落在甚么处？”1117 开元元子琦禅师

(2)这一些子，恰如撞著杀人汉相似。1347 竹原宗元庵主

(3)指半月问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麽处去也？”411 华灵照禅师

(4)问：“三十六路，阿那一路最妙？”师曰：“不出第一手。”823 蜀川西禅师

(5)如有，切请录示全文，欲添入此一节。1006 育王怀琏禅师

(6)大众看这一员战将 295 夹山善会禅师

(7)大众，四种丛林，合向那一种丛林安居好？1345 雪峰蕴闻禅师

(8)闻僧举南泉道：“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1388 净慈彦充禅师

2.2 数量短语充当句法成分

《五灯会元》里数量短语(数词+名量词)最主要的功能是用在名词之前作定语，同时数量短语还可作其它多种句法成分，作其它句法成分时中心名词都不出现，有些是根据上下文语境能补出来的如 2.2.2(2)，而有些是不需要甚至不能出现名词的如 2.2.3(2)。刘丹青认为汉语量词在句子里能代替名词，量词不再是赘余信息，而是信息的主要承载者了，其功能相当于一个“支撑词”。¹

2.2.1 作定语

(1)一个野雀儿从东飞到西。206 赵州从谏禅师

(2)为山曰：“此是师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驴乳。”532 仰山慧寂禅师

(3)只有七尺之躯甚处受病？1315 白杨法顺禅师

(4)宗密先有八句之偈，显示此义。112 圭峰宗密禅师

¹ 刘丹青，汉语量词的宏观分析，《汉语学习》1988、4

“数+量+之+名”这种格式在上古汉语里运用广泛,刘世儒(1965: 24)指出在中古汉语里“已经不是一种普遍的规范了”,而是“一种上古汉语的余波回旋或者也许简直就是文人的有意拟古”,宋代只能解释为拟古了,《五灯会元》里用例极少。

2.2.2 作主语

(1)师曰:“欲行千里,一步为初。” 1008 灵隐云知禅师

(2)一片何人得? 流经十万家。 1317 道场明辩禅师

根据上下文,此处“一片”修饰“桃花”。

(3)万卷积功彰圣代,一心忠孝辅明君。 288 石霜庆诸禅师

2.2.3 作谓语

(1)头上青灰三五斗。 1114 宝峰克文禅师

(2)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 1323 石头自回禅师

(3)绢五百匹。 55 六祖慧能大鉴禅师

2.2.4 作宾语

(1)师入园取菜次,乃画圆相,围却一株。 144 归宗智常禅师

(2)问:“一棒打破虚空时如何?”师曰:“把将一片来看。” 854 丰化令崇禅师

(3)师喫茶了,自烹一碗。 294 夹山善会禅师

2.2.5 作状语

(1)他喫饭时不肯喫,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 157 大珠慧海禅师

(2)师曰:“白浪四边绕,红尘何处来?” 1141 开先行瑛禅师

2.2.6 作补语

(1)其室纵十八肘,广十二肘,充满其间。 15 四祖优波鞠多尊者

(2)三家村里臭胡孙,价增十倍。 1355 天童县华禅师

2.2.7 两个数量结构构成主谓短语

(1)竹箸一文一双。 490 瑞峰智端禅师

(2)白米四文一升,萝蔔一文一束。 1157 太平安禅师

主谓短语作句子的谓语,这种格式用于标量物价,主谓短语的谓语在语义上指向句子的主语,(1)可变换为“一文一双竹箸”,可见“竹箸”移位到主语位置上充当话题(topic)。

另外,数量短语有时还可单独成句,不过是有条件的,即这种句子只能出现在话轮中作为问句的答语,附论于此。

(1)师曰:“刈得几个祖师?”曰:“三百个。” 931 云门文偃禅师

(2)问:“既是竹园,还生笋也无?”师曰:“千株万株。” 670 竹圆山和尚

2.3 “数+量+名”结构充当句法成分

句法单位是有层次的,在“数+量+名”结构内部“数+量”作定语修饰名词,整个“数+量+名”结构在更大的语言单位里又可充当句法成分。《五灯会元》里“数+量+名”结构可以充当主语、宾语、谓语。

2.3.1 作主语

(1)两个灵龟泥里斗,直到如今困未休。 559 韶州灵瑞和尚

(2)二株嫩桂久昌昌。 38 初祖菩提达磨祖师

(3)一把柳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栏干。 1139 太史黄庭坚居士

2.3.2 作宾语

- (1)先拈出一个别胶盆子。 645 临济义玄禅师
 (2)天际雪埋千尺石, 洞门冻折数株松。 1125 潭洪英禅师
 (3)九座今日向孤峰绝顶驾一只铁船。 1100 九座慧邃禅师
 (4)竹门斜掩半枝花。 1385 云居德会禅师

石毓智、李讷(2001: 296—301)讨论了“数+量+名”结构用作句法成分的历史演变情况,他们认为“数+量+名”结构在汉代就能出现在宾语位置上¹,到宋代才逐渐出现在主语及其它位置上,直到元代“数+量+名”结构才能自由的用于各种句法位置,“数+量+名”结构才最终取代“名+数+量”,量词的语法化才最终完成。根据我们的调查,《五灯会元》的情况与石毓智、李讷的结论是相吻合的(见下表)。

2.3.3 作谓语

- (1)张家三个儿。 388 玄泉山彦禅师
 (2)师曰:“山前一片青。” 678 风穴延沼禅师

3、《五灯会元》名物数量的表达样式

《五灯会元》名物数量的表达样式有五种,即:(I)数+量+名;(II)名+数+量;(III)数+量;(IV)数+名;(V)名+数。²其中,(IV)、(V)两种样式是上古汉语主要的名物数量表达样式。

我们对《五灯会元》第二卷做了抽样调查,调查各种样式的出现频率及其出现在各种句法位置上的数量³,列表如下:

表一

数+量+名			名+数+量			数+量			数+名			名+数		
主 语	宾 语	其 它	主 语	宾 语	其 它	主 语	宾 语	其 它	主 语	宾 语	其 它	主 语	宾 语	其 它
2	15	0	1	10	0	8	7	3	10	32	8	0	1	0

说明:我们只统计了个体量词的使用情况。“其它”指的是主语、宾语以外的其它句法成分。

由于《五灯会元》是由五部禅宗灯录编纂而成,各卷语言面貌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上是-致的,我们的统计数据还是大致能反映《五灯会元》里这五种样式的运用情况。根据此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i “数+名”结构所占比重还很大,占整个表达样式的45%左右,说明《五灯会元》文言成分所占的比例较大,因为石毓智、李讷(2001: 297)统计的《朱子语类》中“数+名”结构的比重低于24%,《朱子语类》比《五灯会元》略晚,二者差异不应如此大。

ii “名+数”式已接近被淘汰,我们仅发现了1例。

iii “数+量+名”与“名+数+量”两种样式出现的频率比较接近,前者稍多,说明了石毓智、李讷(2001: 296—301)的观察是符合语言事实的,即宋代“数+量+名”格式较之“名+数+量”开始占据优势,但优势并不明显。

(二)《五灯会元》动量词的句法特征

1、动量词的组合功能

1.1 动量词最常见的组合功能是和数词结合构成数量短语,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此处暂

¹石毓智、李讷的论述仅限于个体量词。

²贝罗贝(1998: 100)把量词分为MW、CL两类,所以她给出的名物数量表达方式共七种。

³我们所做的抽样调查是随机选取的,下文对动量表达样式的抽样调查也是随机选取的。

不举例。

1.2 动量词可以和指代词组合,这也是量词较为常见的组合功能,但《五灯会元》里“指代词+动量词”的组合却不多。

(1)师便拽拄杖,阳喝曰:“这回全体分付。” 714 龙潭智圆禅师(5 例)

(2)日曰:“为报白头无限客,这回年少莫归乡。” 538 径山洪諲禅师(4 例)

(3)至彼作礼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时,愿和尚且顺天心,不可言疾也。” 164 汾州无业国师

2、动量词短语的句法功能

“数词(指代词)+动量词”的句法功能就两种:作状语、作补语。作补语是“数词+动量词”短语的主要句法功能,“数词(指代词)+动量词”是使谓语动词有界化的语法手段之一。¹

2.1 作状语

张美兰(1995)指出中古汉语里只有专用动量词用作状语,而《五灯会元》里借用动量词也可作状语。事实上,唐五代时期借用动量词就已可作状语了,如:“一棒打煞龙蛇。”《祖堂集》²

2.1.1 “数词(指代词)+专用动量词”作状语

(1)问:“十度发言九度休时如何?” 963 南天王海禅师

(2)三回问佛法大意,三回被打。 1171 泗洲用元禅师

(3)公曰:“八次经过,常存此念,然未甚脱洒在。” 1219 枢密吴居厚居士

(4)新缝纸被烘来暖,一觉安眠到五更。 1218 蓬莱圆禅师

2.1.2 “数词(指代词)+借用动量词”作状语

(1)忽地有人欺负我,一拳打倒过关东。 1265 大隋元静禅师

(2)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却,贵图天下太平。 1285 护国景元禅师

(3)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掴掴倒须弥山。 1107 黄龙慧南禅师

“数词(指代词)+专用动量词”作状语时较为自由,没有句法限制。“数词(指代词)+借用动量词”作状语时一般都有一个强制性的句法条件,即谓语动词后必须带上表结果的补语,但是借自时间名词的动量词作状语时没有这样的限制,例如:

(1)四十余祀不下山,道行闻于帝里。 98 南阳慧忠国师

同样都是动量词短语作状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句法表现呢?我们认为,2.1.2 所举的“数词(指代词)+借用动量词”作状语时,这些数量短语表量的作用降低了,把它当成方式状语更为合理一些。近代现代汉语普遍要求句子的谓语中心动词要是有限的,而 2.1.2 里数量短语不能完成使的谓语中心动词有界化的任务,所以要在动词后加以补语以使动词有界化。2.1.1 及 2.1.3 的数量短语准确地表示动作行为的动量或时量,它们已经具备让谓语中心动词有界化的功能,故不必再强制性地采用其它语法手段再来使谓语中心动词有界化,所以它们作状语时是自由的。

2.2 作补语

(1)士才升座,以尺挥按一下,便下座。 118 双林善慧大士

(2)公设心六度,不为子孙计。 1351 侍郎张九成居士

(3)绿水红桃华,前街后巷走百余遭,张三也识我,李四也识我。 512 酒仙遇贤禅师

¹ 参看石毓智、李讷(2001: 162)《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² 此例转引自李建平《唐五代动量词初探》,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3、4。

(4)焦山不免四棱著地,与诸人分明注解一遍。 1363 焦山师体禅师

“数词(指代词)+动量词”作补语时存在补语与宾语的语序问题,即是 VOC 语序还是 VCO 语序的问题,现代汉语的情况是这两种语序都存在,例如“叫老王一声”、“叫一声老王”,但这两种语序都有一些句法限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讨论较多,此处我们不再多说。我们发现《五灯会元》里 VOC 语序占绝对优势,而 VCO 语序较少。例如:

(1)僧近前叉手,绕师一匝而出。 77 嵩岳破灶堕和尚

(2)师鸣指一下,僧问:“是何宗旨?”师便打。 660 虎溪庵主

(3)麻谷与师一搥。 104 耽源应真禅师

(4)参头拟议,第二僧打参头一坐具曰:“何不快只对和尚?” 696 铁佛智嵩禅师

(5)师忽欣然,掴邻案僧一掌。 1181 上封本才禅师

6)粥后放参三下鼓。 991 上方齐岳禅师

其中,(1)~(5)都是 VOC 语序,6)是 VCO 语序。这种现象跟方绪军(2000: 104)¹所观察到的现代汉语的情况不同,即使宾语是光杆名词,《五灯会元》里也以宾语放在数量补语前为主。

另外,《五灯会元》里“动词+体标记+动量”的用例也不多,仅 1 例,但这个句子出现的次数较多。

(1)临济先锋,放过一著,德山后令,且在一边。 745 雪峰文悦禅师

不过,《五灯会元》里有“动词+动量+体标记”格式,体标记限于“了”,共 4 例。

(2)壁曰:“虽然如何,子已吃吾三十棒了也。” 644 临济义玄禅师

下一例形式上好像是“动词+体标记+动量”,其实“举着”是与其前作状语的“一回”发生句法联系,即“动量+动词+体标记”。

(3)不离旧时科段,一回举着一回新。 1191 胜因威静禅师

姚双云、储泽祥(2003)认为“V+动量”与“动量+V”两种语序有不同的意义,即前者表客观量,后者表主观量。我们认为他们的结论适用于自己所举的例句,但是并不符合全部语言事实。实际情况是,很多“动量+V”也可表客观量,我们在 2.1.1 所举的例子都是表示客观量,当然 2.1.2 所举的例子中的动量成分确实是表主观量,即“它偏移了数量意义,数量特征减弱了,主观性增强了”²。另外,一些“V+动量”也可表示主观量,李宇明(2000: 146)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但“V+动量”表主观量是有条件的,即动量词前的数词是“一”、“两”或者表示约量的“几”,当然数词是“一”时“V+动量”并不一定表主观量。

3、《五灯会元》动量的表达样式

汉语史上,动量表达样式有如下几种:(I)数词+动词;(II)动词+数词;(III)动词+数词+动量词;(IV)数词+动量词+动词;(V)打+一+动词。

我们认为汉语动量词在宋代基本成熟,(I)、(II)两种样式在口语里已不是表示动量的优势样式,而(III)、(IV)逐渐占据主流位置,由于(III)的强力类推作用,人们在(I)这种样式前加一个意义虚化的动词“打”,构成(V)这种样式,至少在形式上与(III)有一定的相似性。“打+一+动词”(打一V)格式是宋代运用较多的表示动量的语法形式³,元明清时期用例少,逐渐萎缩以至消失。一般认为其中的“打”无实义,陈颖(2003: 250)称之为“形式动词”。张美兰(2001: 74)认为《五灯会元》

¹方绪军(2000: 104)《现代汉语实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²姚双云、储泽祥,汉语动词后时量、动量、名量成分不同现况考察,《语言科学》2003、5。

³参看刘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中国语文》1982、5。

“打+一+动词”格式共有四例，例如：

- (1)看看，堂里木师伯，被圣僧打一捆，走去见维那，被维那打两捆。1073 元丰清满禅师
(2)僧拟议，师打一拂，曰：“你还知吃拂子的么？”曰：“不会。”师曰：“正令却是你行。”
又打一拂子。 665 南院慧顓禅师

张美兰认为这两个句子里的“打一捆”、“打一拂”就属于样式（V），我们认为这种判断值得商榷，(1)里还有“打两捆”的说法，我们这个地方的“打”至少可作两可的分析，即（V）或（III）。(2)就更值得怀疑，我们认为“打一拂”与后文“又打一拂子”相呼应，把“打一拂”里的“拂”理解为“拂子”的意思可能更符合实际，是个名词，借用为动量词，《汉语大词典》列举了“拂”的一个义项“拂子，拂尘”，并引清人俞樾《茶香室三钞·狮子》：“狮形稍类虎，豪含金石，浅淡如灰，其尾像拂。”为证。所以，我们认为《五灯会元》里“打+一+动词”格式不够典型。较典型的“打+一+动词”格式应该是“打一望”、“打一跳”等形式。

样式（I）、（III）、（IV）在《五灯会元》里较多，而样式（II）很少¹。我们对《五灯会元》第二十卷做一抽样调查，列表如下：表二

数词+动词	动词+数词	动词+数词+动量词	数词+动量词+动词	打+一+动词
25	1	78	21	0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i、我们调查的数据证明了汉语动量词系统在宋代已初步成熟，“数词+动量词”是表示动量这一语法范畴的首要选项，（III）、（IV）两种样式占整个动量表达样式的比例接近 80%，而其它三种样式所占的比例略高于 20%。

ii 当然，（III）、（IV）两种样式也是不平衡的，（III）的数量是（IV）的近 4 倍，说明作补语是“数词+动量词”短语的最主要的句法功能，但这种格局也是在宋代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唐五代时期（III）、（IV）的用例比较接近。²再次证明了宋代汉语动量词系统已经跟现代汉语比较接近了。

iii 样式（I）已经不是宋代口语经常采用的表达样式了，更多的是出于拟古。³

第二节 《五灯会元》量词的语义特征

学术界对量词语义特征的研究已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最有代表性的是邵敬敏（1993，1996）的两篇文章，通过名词与名量词、动词与动量词之间的相互选择关系分析了名量词、动量词的语义特征，邵敬敏所做的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我们将借鉴邵敬敏的研究思路对《五灯会元》量词的语义特征进行粗略地讨论。

一、《五灯会元》名量词的语义特征

1、由于汉语名量词大多来自名词、动词，该名词、动词的语义与它所发展出的名量词的语义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有部分词一出现就是作量词用，如度量衡单位词。从名量词的语义来源来看，大致四种情况：

1.1 外形相似，罗日新（1986）称之为“象形法”，就是由名词的外部形态产生量词的办

2、3、4，样式（II）很少在上古、中古汉语里用例也不多，参看张延成（2001：20、27）的统计数据，《中古汉语称数法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法。¹例如“一叶舟”，用“叶”作为计量“舟”的量词，量词“叶”来自表示“树叶”义的名词“叶”，所以量词“叶”能用来称量所有与树叶外形相似的名物，而“舟”正因为与“树叶”具有外形上的某些相似性，所以能用量词“叶”来计量它。

一般把这种名量词归纳为不同的语义场，主要有点状、线状、面状、块状、团状等等，处于同一语义场的量词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语义特征，原因在于发展出这些量词的名词所代表的事物具有外形上的相似性。如“颗”、“粒”，《说文·页部》“颗，小头也。”，而“粒”就指“米粒”，名词“粒”与“颗”具有共同的义素[+小，+圆]。《五灯会元》里由外形相似产生的量词构成如下几个语义场：

- i 点状：点、粒、滴、颗、丸
- ii 面状：片、面、幅、层
- iii 线状：线、丝、缕、茎、行、
- iv 条状：条、枝、道、脉、铤、炷、节、概、轴

另有一些量词如“块”、“轮”、“叶”等都属于由外形相似产生的量词，但《五灯会元》里没有量词与它们组成语义场，单列于此。

1.2 动作相关，邵敬敏（1993）称之为“动状型”，量词的语义与动作结果所导致的状态有关，例如“掬”本为动词，意思是“用两手捧”，用作量词指“用两手捧的东西”，能用手捧的液体就可以用“掬”来计量。《五灯会元》里这类量词有：把₁、串、掬、束、抹、担、包、堆、丛、簇、卷、编、张、叠等。

1.3 借代相联，就是利用名词与量词之间的相联关系，选择名词最具有代表性的语义特征作量词。这种相联关系具有以下几方面情况：

1.3.1 部分代整体类，选取该事物构成部件里显著度最高的部分来代替事物整体，不过这种显著度是以人的主观认识来确定的，我们在前面已有所论述。《五灯会元》里这类量词有：把₂、柄、辐、口、头₁、领、株等。

1.3.2 工具处所类，部分量词在语义上具有工具、处所等特征，这是因为其所由出的名词可以充当工具、处所等语义格。比如用“纸”来计量“文书”，是因为纸是书写工具。容器量词跟工具类有很多联系，容器本身就是盛物的工具。《五灯会元》里这类量词有：纸、所、处等以及容器量词。

1.4 特指相约，这主要是有些量词是由政府颁布或社会集团约定俗成的，如度量衡单位。《五灯会元》里也有不少度量衡单位词。

以上我们是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了量词语义的来源，来源相同的量词构成一个语义场。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量词都是能找出源头的，只不过有些不是很明显而已，这需从训诂的角度加以考释。

2、邵敬敏（1993）指出名词与量词组合时存在一个相互选择的关系，名词处于主导的制约地位，但是量词也对名词有反制约的作用。我们认为分析量词的语义特征时必须要考虑名量组合时的这种相互选择关系，因为语言成分在组合关系里能显示出一些在聚合关系里不能显示出的特征。

一个名词可能跟一组量词组合，构成一个“量词选择群”，例如《五灯会元》里“人、众、辈、位、员、口₁、个、会、队、火、群”等词构成一个“量词选择群”，能与名词“人”组合，这表现为组合的可行性。如果计量的是成群的人，就会选取“会、队、火、群”这几个量词与之组合，表现为组合的现实性。如果说话者对所计量的人群抱有贬斥的态度，就会选取“火”与之组合，表现为组合的语境性。²

与此相应，量词也对名词有反制约的作用。一个量词也可能跟多个名词组合，形

¹罗日新（1986），从名（动）、量的搭配关系看量词特点，《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²我们借鉴了邵敬敏（1993）提出的名词选择量词的三个不同层次的观点。

成一个“名词选择群”，例如《五灯会元》里的“枝”能与“松、木、草、花、柴、拂、拄杖、佛法”等名词组合，从而形成了这个能与“枝”相配的“名词选择群”。名词不能同与之搭配的“量词选择群”之外的量词组合，如“人”一般不能同表点状的量词组合，有时为了获得特殊的修辞效果也能组合，如“一粒人”，其实这正好又体现了量词对名词的反制约作用，因为这样组合后给人一种印象，即这人是短小而圆滚滚的，量词的意义特征迁移到名词，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量词与抽象名词组合时能使抽象名词有界化，如“一炷清香”，然人感到无形的“清香”与“炷”组合后变得有形了。

从名量组合的角度看，语法化程度不同的量词其与名词组合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语法化程度越低的量词组合范围越狭窄，如“纸”；语法化程度越高的量词其组合范围越大，如通用量词“个”。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语法化程度不同的量词其词义虚实程度不同，语法化程度低的量词本身还具有较强的词汇意义，它就会排斥与其语义不相宜的名词，如“纸”是书写工具，名词“牛”跟书写没什么瓜葛，所以我们不能说“一纸牛”；与此相反，量词“个”的语义已完全虚化，只要是个体单位一般都可使用“个”来计量，以致现代北方方言里出现了“个”化趋势。所以，量词与名词的组合能力是衡量量词语法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参数。

3、《五灯会元》名量词的语义特征¹

3.1 精确性与模糊性

精确与模糊的对立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语言表达也存在精确性与模糊性的对立。数量短语的基本功能是计量，量词计量时有的是精准的数值，有的是模糊的数值，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量词具有不同的语义特征，度量衡单位一般计量的是精确的数值，而不定量词计量的是模糊的数值，人们根据不同的表达需要选取不同的量词。

不定量的集体量词如“群”、“火”、“攒”等表示的是一种模糊的量；借用量词如“肚皮”、“坞”、“树”等所表示的数值也是模糊的；用于计量抽象事物的量词也表现出模糊性；很多个体量词的主要功能不再是计量而是分类，所以也表现出一定的模糊量，如“一片地”里的“片”；而“些”、“点”、“星”、“毫”等不定量词表达的是一种绝对模糊的量。另外，同一名词可与不同量词组合，同一量词可与不同名词组合这两方面也表现出量词语义的模糊性。

3.2 多义性与交叉性

同一个量词与不同的名词组合时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语义特征，体现了量词的多义性，量词的多义性说明了量词有丰富的表现能力，大多数常用量词都是多义的，例如《五灯会元》里的量词“口”：

- (1) 向后有多少口阿师为你点破在。 653 宝寿沼禅师
- (2) 陈老师无许多问头，只有一口剑。 390 罗山道闲禅师
- (3) 片衣口食，皆为圣心未通。 685 汾阳善沼禅师

这几句里的“口”表现出的语义特征是不同的，见前文相关论述，但它们有共同的源头，即名词“口”。另外，“口”还被借来表动量，如：

- (4) 一口吸尽西江水即不问，请师吞却阶前下马台。 866 云顶德敷禅师

量词的交叉性跟多义性有关，如“一口人”与“一个人”交叉，“一口剑”与“一把剑”交叉等。我们认为正是因为量词具有多义性，不同的语义处于不同的语义场，名词可在相应的“量词选择群”选择不同的量词。

3.3 近义性与差异性

语义相近的量词构成一个语义场，但这些量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在如下方面：

¹邵敬敏（1993）总结了汉语名量词的语义特征，包括四个方面。

3.3.1 理性意义可能有差异,例如“片”、“面”都可计量面状的事物,但“片”着眼点是薄而平,所计量的事物面积较小,如:石霜问:“和尚一片骨,敲着似铜鸣,向什么处去也?”《道吾宗智禅师》;“面”着眼点是扁而平,所计量的事物面积较大,如:西见一山,四面悬绝,峰峦秀异。《紫玉道通禅师》

3.3.2 附加意义可能有差异,例如称人的一组量词“人、众、辈、位、员、口、个、会、队、火、群”的情态色彩是不相同的,“位”含有敬重的色彩,“火”含有贬斥的色彩。

3.3.3 适用对象的差异,例如表点状的量词语义场里与“丸、粒、颗”搭配的名词多为固体;与“滴”搭配的名词多为液体;而“点”既可用于液体,也可用于固体,还可是抽象事物。

3.4 具体性与抽象性

一般来说量词最开始是计量与其语义关系最密切的名物,量词的语义较具体。随着语义的逐渐虚化,其搭配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由计量具体事物到计量抽象事物,量词本身的语义也较为抽象了。如量词“点”从(1)——(4)语义逐渐虚化,(1)——(3)计量具体事物,(4)计量抽象事物,当然处于不同语法化等级的成分也可出现在同一历史平面。

(1)一点水墨,两处成龙。 1138 黄龙智明禅师

(2)良久曰:“圆伊三点水,万物自尖新。” 757 大沩慕哲禅师

(3)师曰:“鹤飞千点雪,云锁万重山。” 657 镇州万寿和尚

(4)三世诸佛,用一点伎俩不得。 327 牛头山微禅师

以上我们从三个角度分析了《五灯会元》名量词的语义特征,既涉及其历史来源,又涉及到共时平面名量之间的动态选择,还涉及到名量词词类的总体语义特征。

二、《五灯会元》动量词的语义特征

动量词是用来计量动作行为的次数或动作行为延续的时间的,所以动量词的语义特征就跟[+动量]、[+时量]相联系。邵敬敏(1996)从动量词与动词的双向选择的角度把动量词分为四个层面:通用量词、自主量词、借助量词、情态量词。我们借鉴邵先生的框架来分析《五灯会元》动量词的语义特征。

1、通用量词,是动量词系统的第一层面,有量动词都可与之组合,包括计数量词、计时量词两小类。

1.1 计数量词,这类量词重在计量动作行为出现的次数,语义最为单纯,体现为[+次数],不含时间因素,同动词的组合能力最强。《五灯会元》里有“回”、“度”、“次”、“会”、“和”、“出”等词,需要指出的是,《五灯会元》里“会”、“和”、“出”专用性很强,“会”仅用于计量说佛法的次数,未能进入社会共同语,也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次”出现的频率很低,元明以后“次”才得到广泛使用;表示动作数量主要用“回”、“度”。

1.2 计时量词,众所周知,动作的基本属性是时间一维性,要表示动作行为延续的时间就必然会采用表示时段的量词,计时量词同动词的组合能力也很强。《五灯会元》里的计时量词较多,参看本文动量词分类描写的相关部分。

2、自主量词,是动量词系统的第二层面,自主动词能与之组合,包括同形动量词与短时量词。

2.1 邵敬敏(1996)指出只有自主动词才能构成“V—V”式,这个结论也适用于《五灯会元》里的同形动量词。并且《五灯会元》里的构成“V—(两)V”式的动词都是动作性很强的自主动词,没有的抽象意义的同形动量词。一般认为“V—V”式表示动量少时量短,但在《五灯会元》里“V—V”式还没有发展出表短时的语法意义,“—V”还是表示实际的动作发生的次数。据张赓(2000)的考察¹,表示动量少时量短的“V—V”

¹ 张赓,2000,现代汉语“V—V”式和“VV”式的来源,《语言教学和研究》第2期。

形成于宋金时期, 如比《五灯会元》稍晚的《朱子语类》里就已有这种格式。

2.2 短时量词,《五灯会元》里有“下”, 既表动量又表时量短。“V—V”式与“一下”有相仿的语法意义, 但也有不同之处(邵敬敏, 1996)。在《五灯会元》里“V—V”式与“一下”表示的语法意义还是不同的,“V—V”还不表短时。

3、借助量词, 是动量词系统的第三层面, 主要是显示动作所凭借的工具以及动作的伴随结果, 有依动词¹可与此类动量词组合。《五灯会元》里的借助量词较多, 主要是借自名词的动量词(时间量词除外)。

4、情态量词, 是动量词系统的第四层面, 此类量词个性很强, 富有情态特色, 对与其组合的动词语义选择性较强。

4.1 持续量词, 此类量词表示动作行为持续的时间较长, 与之组合的动词是持续动词。

《五灯会元》里有“番”、“通”、“阵”, 语义都较为简单。“番”含有动作反复出现而且时间较长的语义特征; 而“通”只用于表示击鼓的时间长; “阵”主要用于表示某种自然现象持续时间长, 另外还表示密度相对集中, 如“一阵卒风暴雨”。

4.2 整体量词, 此类量词表示动作的整体性较强和动作累计量较大(邵敬敏, 1996)。《五灯会元》里有“遍”、“场”、“顿”、“上”、“觉”、“寤”、“著”、“巡”、“拜”等词。《五灯会元》里“遍”强调动作的完整性; “巡”跟“遍”较为接近; “顿”强调动作累计量较大, 主要表打骂行为; “场”强调动作的完整性, 如“今日被黄面浙子钝置一场。”《风穴延沼禅师》; “上”表示动作所需时间长, 动作难度大; “觉”、“寤”强调睡觉这一动作的完整性; “著”、“拜”强调动作从头至尾的完整性。

4.3 空间量词, 这类量词侧重于表示动作在一定的空间里进行, 但这并不能以此否定动作的时间属性。《五灯会元》里有“场”、“转₂”、“遭”等词。“场₂”表示在一定空间进行的一些活动, 如“禾山普化忽颠狂, 打鼓摇铃戏一场。”《中际可遵禅师》; “转₂”大多表示与转圈有关的动作, 当然与空间有关; “遭”计量的对象都与行走有关, 在一定空间内的位移。

通过如上的分析, 我们发现“计数量词”与“计时量词”处于动量词语义系统的两个极端, 前者只关注动作的次数, 即[+动量, -时量]; 后者只关注动作持续的时间, 即[-动量, +时量]; 而其它动量词一般既能表动量也能表时量, 即[+动量, +时量], 构成一个连续统。

第四章 《五灯会元》量词的历时考察

如今语言学界普遍认识到语言研究应做到历时与共时相结合, 我们研究专书中的某个问题的时候, 不仅要作详尽的平面描写, 而且应该延及到与该问题有关的历时演变中去, 上申下联。只有如此, 我们对所研究的问题才能了解得更透彻, 才能更好地揭示出语言演变的一些规律。基于此目的, 我们在本章将对《五灯会元》量词进行较为详尽地历时考察, 以观察其继承和发展状况, 以及它在量词史中的地位。

我们对《五灯会元》量词作历时考察要借助已有的研究成果, 主要有刘世儒(1965)、王绍新(1992、1997)、赵中方(1991、1992)、张美兰(2001)、白冰(2001)、陈颖(2003)、于涛(1999)袁仁智(2004)、崔尔胜(2003)、郭先珍(2002)等的研究作为参照对象。

第一节 《五灯会元》名量词的历时考察

刘世儒(1965: 5)指出汉语名量词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进入成熟时期了”, 刘世儒先生在研究该时期名量词时也作了历史考察, 所以我们对《五灯会元》名量词与其前量词系统进行比较时主要以刘先生的结论为依据, 兼及近年来的

¹ 邵敬敏(1996)所采取的术语。

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五灯会元》名量词与其后的名量词系统相比较我们主要与现代汉语相比较,也会顾及到元明清时代。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语言现象发展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其命运一般无外乎三种情况:淘汰、传承、创新,量词系统的发展也不例外。我们按名量词的小类分别加以说明:

计量单位词历代都有演变,各有不同。刘世儒(1965:225)指出这种不同“只是制度的不同,不是语法的不同”,所以我们不准备详细讨论计量单位词的演变情况。

容载量词也有较大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容载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原有的一些容载工具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些新的容载工具也在不断地出现,例如“卮、觥、罍、筍”等词《五灯会元》里已不再使用,而“栲栳”则出现于唐代,到了元代以后又消失了;另外,同样的容载工具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可能名称不同,也导致容载量词的变化,如刘世儒(1965:238)“‘笼’,就是‘筐’或‘篓’,上古语叫‘簍’。”由于这类量词的变化是词汇意义的差异,语法上并无不同,所以毋需过多讨论。

临时量词也是借用量词,是开放的类,《五灯会元》的临时量词与唐代及现代汉语相比在语法意义和具体的词条方面并无太大差异¹,兹不赘述。

我们把比较的重点放在个体量词与集体量词这两小类上面。

一、《五灯会元》个体量词的历时考察

1、《五灯会元》个体量词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继承的多,淘汰的和新生的不是很多,下分别加以说明。

1.1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所统计的个体量词在《五灯会元》里没有出现的有:“介(界)、腔、绪、拂、乘、牒、阶、科、门、区、物、幢、子、房、鬻、管、筒、帙、封、钮、饼、孔、璞、艘、舶、幡、会、缘、契、捷度、床、恒沙、两(辆)、铺、名。”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这些词在《五灯会元》时期都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任何一部文献都不可能反映出它那个时代的语言现象的全貌。据赵中方(1991)、张美兰(2001)、白冰(2001)、陈颖(2003)、袁仁智(2004)、崔尔胜(2003)等人的研究,“介(界)、腔、乘、门、区、房、管、筒、封、饼、幢、艘、会、床、两(辆)、名”在宋元明时期还在使用,其中一些现代汉语还在使用。“绪、拂、牒、阶、科、物、子、鬻、钮、孔、璞、舶、幡、缘、契、捷度、恒沙、铺、帙”未见于上述几人的研究成果里,由于未对宋以后达所有文献进行检索,故不能轻易认为这些量词在《五灯会元》时期已被淘汰,还有待于日后作进一步研究。

1.2 《五灯会元》个体量词系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比较,我们发现多出了一些个体量词:“样、路、泓、众、札、则、概、把₂、辐、脉、带、炷、餐、贴、丝、线、轮”。同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这些量词是《五灯会元》时期新生的量词,根据王绍新(1992)、赵中方(1991)、张美兰(2001)等人的研究,其中“样、泓、众、则、概、炷、餐、贴、丝、线、轮”等至少在唐五代时期业已出现,《五灯会元》只不过是继承使用而已。“路”计量门派我们在《祖堂集》里已经发现多例,如:

(1)若论宗乘一路,海口难宣。《祖堂集·罗山和尚》

(2)佛日云:“……向上一路,请师速道,速道!”《祖堂集·夹山和尚》

我们检索北大语料库《敦煌变文选》、《祖堂集》部分时未发现“札、把₂、辐、脉、带”用作量词的情况。

1.3 除上述两小节所讨论的个体量词外,《五灯会元》里的其它个体量词都是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时期继承而来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五灯会元》中的个体量词的用法较之前代发生了一些变化,分析如下:

¹ 唐代的名量词系统我们以王绍新(1992)的研究成果为依据。

1.3.1 较之前代,《五灯会元》中一些个体量词所称量的事物范围缩小,例如:

枚:魏晋南北朝时期,“枚”是个十足的通用量词,刘世儒(1965:77)指出“这是适应能力最强的量词,除了抽象名词及个别事物它还不习惯陪伴外,几乎是无所不适应的”。唐代,“枚”的使用范围缩小很多¹,但还勉强算得上刘世儒所说的“泛用的陪伴词”。在《五灯会元》里,“枚”仅见一例,即:“蜻蜓许是好蜻蜓,飞来飞去不曾停。被我捉来摘却两边翼,恰似一枚大铁钉。”《天童昙华禅师》。可见,量词“枚”的适用范围已经严重萎缩,甚至可以说量词“枚”已逐渐退出了人们的日常口语词汇行列²,其在量词中的地位已完全被“个”所取代,也可以说在《五灯会元》时期,“个”完成了对“枚”的词汇兴替过程,陈颖(2003:139)的调查也可以证明我们的观点。

本:刘世儒(1965:97)指出“本”作为量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用来量植物,如:“龚遂为渤海,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株榆,百本韭,五十本葱,一畦韭。”(贾思勰《齐民要术序》转引自刘世儒 1965:97);还可量书,但还未见“一本书”之类的用法,唐初用得就多了。“本”在唐代仍然可以用来量植物,见于王绍新(1992:344)所举的用例。但《五灯会元》里“本”出现两例,皆用于称量书,《元曲选》、《水浒传》亦如此。由此可以认为从宋代开始“本”称量植物的用法已经消失。

1.3.2 较之前代,《五灯会元》中一些个体量词所称量的对象范围有所扩张,例如:

员:南北朝时期用为量词,限于计量生徒³,唐代扩大到称量官员,但仍不用于普通人⁴,《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里用“员”来计量僧人(“战将”、“草贼”是僧人之间的谑称),表明当时已可用“员”来计量普通人。

2、《五灯会元》个体量词系统与现代汉语相比较

2.1《五灯会元》个体量词不见于现代汉语的有⁵“泓、众、转₁、腰、事、辐、脉、铤、躯”等量词,数量较少。这些量词退出历史舞台原因是不同的,试析如下:

2.1.1 字形的讹变。“铤”用来计量条状的金银和墨,后来字形讹变为“锭”,翟灏《通俗编》“世俗计金银以锭,锭为铤之讹……古计墨亦曰几铤,今并讹为锭了。”(转引自张美兰 2001:6)。

2.1.2 有些量词由于其称量对象退出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这些量词也不再是非用不可的了,逐渐就被被淘汰了。

转₁:作为量词来源于佛经,主要用于禅宗语录,现在禅宗与大众的生活没多大联系了,所以人们也不会再用这一量词了。

辐:古代用于计量车子,现代社会几乎没有古代的那种车了,所以也不再使用它来量车了,事实上用“辐”来量车在汉语史上也不多见,更多的是用“两(辆)”。

躯:用来计量佛像,同一语义场的量词还有“尊、身、龕(堪)、塔、铺、幢、座”等词语⁶,随着佛教逐渐淡出大多数人的生活,所以没必要再使用如此之多的量词来量佛像了,只保留了“尊、座”两个词语。

2.1.3 同一语义场词语的内部调整。

腰、事:这两个量词都可用来计量衣服。陆游《老学庵笔记》“近世乃谓带一条,语颇鄙,不若从古为一腰也”,陆游厚古薄今的观念固不可取,但他的记载告诉我们宋代口语里已不用“腰”来量衣、带了,“条”取而代之。“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其

¹王绍新(1992:378—379)所列举的情况可以为证。

²据袁仁智(2004)的研究,《元曲选》未发现量词“枚”的用例。

³参见刘世儒(1965:165)。

⁴参见王绍新(1992:356)。

⁵现代汉语的量词系统以郭先珍(2002)的研究成果为准。

⁶参见王绍新(1992:359—340)的调查。

说它是量词,毋宁说它还是表总括的名词同位语”(刘世儒 1965: 158),但在唐宋时期,它却是一个真正的量词,可计量事情、衣服、器物、管弦等¹,但到元明时期已不使用了²,可见“事”早已退出了量词的队伍了。“腰”、“事”量衣服的用法由处于同一语义场的“条”、“件”所取代,这是同一语义场的词语内部调整的结果。

众:用于计人,适用范围较为狭窄,多用于计量僧尼,所以它逐步退出量词行列也就不难理解了。

2.1.4 有些量词只用于文学语言,本身使用频率就很低,所以逐渐被淘汰。

泓、脉:《五灯会元》里各 1 例,文学色彩较浓,现代汉语口语里不会再用这两个量词了,有些文学作品里可能会出现,但也只能算是拟古了。

2.2 《五灯会元》里大多数个体量词都保留在了现代汉语量词系统里,大多数量词的用法也跟现代汉语较为接近,但也有些量词的适用范围发生了变化,例如:

辈:《五灯会元》里,“辈”作个体量词时用来计人,相当于“个”,现代汉语则无此用法。

2.3 较之《五灯会元》,现代汉语的量词系统无疑多出了很多个体量词,主要原因是《五灯会元》的语料数量上是有限的,且文白夹杂,它不能代表宋代量词系统的全貌,故不能以此说明《五灯会元》所处时代量词系统不成熟,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语名量词已臻于成熟了(刘世儒:1965: 5),其后名量词内部还在不断的调整,包括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淘汰。

二、《五灯会元》集体量词的历史考察

1、《五灯会元》集体量词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差异较大。

1.1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集体量词在《五灯会元》里有“双、对、编、家、户、会、群、行、部、把₁、束、担、包、丛”等。

另外,“队”作为量词,较为古老,《左传·襄公十年》“以成一队。”杜预注:“百人为队。”曹丕《饮马长城窟行》“长戟十万队,幽冀百十弩。”(转引自赵中方 1992)只不过,“队”在唐代以前都用于军队,唐宋之后不再有此限制了。刘世儒(1965)失收。

1.2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集体量词未见于《五灯会元》的有:发、悬、架、槩、合、沓、称、列、副、子。其中,“列、副、沓”在宋元时期其它文献里有不少用例³,而“发、悬、架、槩、合、称”自唐代开始已未见⁴,可以说它们已被淘汰了。

1.3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而《五灯会元》有的集体量词:攒、火、锡、代、世、派₁、串、抹、堆、簇、林、团、陌、垛、些、点₂、毫₂、星。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量词并不都是在《五灯会元》时期才出现,我们根据赵中方(1992)、王绍新(1992)的研究发现“簇、火、代、世、串、抹、堆、垛、林、团、些、点₂”在唐五代时期已经用作了量词。

我们检索了《全唐诗》、《寒山诗》、《拾得诗》、《王梵志诗》、《游仙窟》、《敦煌变文集》、《祖堂集》等大量唐五代文献,未发现“攒、锡、陌、派₁”用作量词的情况,在苏轼作品里也未发现这几个量词⁵,“星”在《祖堂集》中有用例:

见一星火,夹起来云:“这个不是火是什摩?” 《祖堂集·百丈和尚》

2、《五灯会元》集体量词与现代汉语相比变化不大,大多数集体量词都还活跃在现代汉语,只有少部分在现代汉语被淘汰了。

2.1 《五灯会元》的“双、对、队、火、家、户、群、代、世、派₁、把₁、串、束、抹、掬、担、包、堆、丛、簇、团、行、垛、些、点₂、毫₂、星”在现代汉语还在大量使用,

¹ 参见王绍新(1992: 370)所举的例子。

² 我们的依据是袁仁智(2004)、崔尔胜(2003)的研究结果。

³ 参见赵中方(1992)。

⁴ 参看赵中方(1992)、王绍新(1992)、陈颖(2003)等的相关研究。

⁵ 参看陈颖(2003)的研究。

而且适用范围也是相同的。

2.2《五灯会元》的“緇、攢、会、锡、部、陌”在现代汉语则不再使用了。

緇：刘世儒（1965：200—203）指出上古时期字形作“两”，汉代开始作“緇”，南北朝初期还作“量”，表示双数，主要用于鞋袜。王绍新（1992）、赵中方（1992）的调查都没有此词，崔尔胜（2003）、袁仁智（2004）也没有此词。由此可见，唐代以后表双数主要用“双”、“对”。《五灯会元》里“緇”仅用来量鞋，可能出于拟古。

攢：我们在 1.3 已经考察了“攢”在《五灯会元》之前的情况，《五灯会元》里可用来计量聚集成团或成堆的物体或人。《元曲选》亦有用例，如：“我本是花一攢锦一簇芙蓉亭有情有义双飞燕。”（转引自袁仁智 2004：13），据于涛（1999）、崔尔胜（2003）的调查，《老乞大》、《朴通事》、《水浒传》未见此量词。我们在《儿女英雄传·第十四回》¹发现了一个用例：“正北上一攢子树那一块儿，那是黑家窝铺。”，我们检索了《红楼梦》未发现此词。

会：刘世儒（1965：193）认为“会”到唐宋时期不再局限于量佛像了，扩大到可计量佛僧以至一般人，王绍新（1992）也搜集到了一些用例。于涛（1999）、崔尔胜（2003）、袁仁智（2004）等人的研究未见此词，我们检索《儿女英雄传》、《红楼梦》等清代文献也未发现有关的用例。

锡：用作集体量词使用范围较为狭窄，宋代禅宗语录中用来计量禅僧。其它时代及其它类型文献中鲜见。

部：刘世儒（1965：218）指出“部”作为量词以量“部落”、“部伍始”，扩展到可计量“乐队”。随着其个体量词用法逐渐增多，用作集体量词即逐渐萎缩，唐宋时期有少量用例，于涛（1999）、崔尔胜（2003）、袁仁智（2004）等人的研究未见“部”用作集体量词的，我们检索《儿女英雄传》、《红楼梦》等清代文献也未发现有关的用例。现代汉语也用作个体量词。

陌：计量纸钱，在宋元明时期有少量用例¹，《儿女英雄传》、《红楼梦》等清代文献已无用例。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五灯会元》的名量词系统较为完备、成熟，从数量上讲，大多数名量词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差异不是很大，体现了语言的继承性和稳定性；但也有不少量词是新生的，有些量词在后世被淘汰，体现了语言是发展的这一特性。

第二节 《五灯会元》动量词的历时考察

张美兰（1996、2001）认为动量词的成熟期应在宋代，本节我们拟通过对《五灯会元》动量词进行历时考察来检验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由于借用动量词是开放的类，只要语义相宜，大多数名词、动词都可充当，对其进行历时考察的意义不大。所以，我们只对《五灯会元》的专用动量词进行历时考察。

一、《五灯会元》动量词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

刘世儒（1965）调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专用动量词有：过、番、遍、回、通、阵、下、次、周、匝（币）、返、合、壮、转、拜、出、度。《五灯会元》动量词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有一些不同的情况。

1、《五灯会元》所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量词有：回、度、次、遍、番、通、匝、下、转₂、拜、出、阵，占魏晋南北朝时期动量词的 70%，由此可见，在动量词成员方面还是较为稳定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些动量词在所量动词义类或使用频率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分析如下：

1.1 有些动量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处于初级阶段，而在《五灯会元》使用频率极高。

回、度：刘世儒（1965：259、268）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回”、“度”发展还不够

¹ 参看张美兰（2001：15）所举的例句。

充分,而唐代它们的使用频率已经很高了,其所称量的动词极为广泛,成为“通用量词”。但这两个词在语义关系和语法功能方面还是有所区别,并且“回”比“度”更接近于当时的口语,在与唐时新出现的指代词“这”的组合频率方面,两者的比例为 6:1,即为明证¹。《五灯会元》里,“回”、“度”继承了唐五代时期的使用特点,但“度”出现的频率比“回”高了近一倍,这可能与《五灯会元》文白夹杂的特点有关,而在口语化程度更高的《朱子语类》里,“度”的使用频率却很低。

下:刘世儒(1965:261—262)所举的例句里,“下”所称量主要是含“打、击”义的动作,“下”并非专门表示短时距,还强调动作的向下趋势。而到了唐宋时期,“下”称量的动词不再有此局限。《五灯会元》里“下”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动量词,由于禅宗参禅方式多为棒喝,“下”计量打击类的动作占主体,但也有很多其它类型的动词(见本文所举的例句)。但值得注意的是,《五灯会元》时期“下”发展得还是不够充分的,如计量心理感受类动词的用法还未出现。

1.2 有些动量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处于初级阶段,唐宋时期已发展成熟,但在《五灯会元》里却没有得到体现,这与其文白夹杂的语体及禅宗语录的性质有关。

次:刘世儒(1965:263)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次”作为动量词“刚产生,还不常见”,唐代使用也不多,宋代“次”已得到广泛运用了,发展成熟了²。《五灯会元》里仅 3 例,“数词+次”作状语,较之南北朝时期是一大进步。

遍:刘世儒(1965:256)指出“遍”是在南北朝时期才发展成为动量词的,主要用来称量“诵读”类的动词,也有一些“遍”陪伴其它义类动词的用例。唐五代时期,“遍”的适用范围较大³。《五灯会元》里“遍”绝大多数用于陪伴“诵读”类动词。

番:刘世儒(1965:255)指出在南北朝时期较为通行,但有一定局限性,几乎不和数词“一”组合。宋代,“一番”组合大量出现,“番”的语法意义也由此发生了变化,逐渐失去了表示多次出现的意义⁴。《五灯会元》里“番”的 5 个用例中只有 1 例与“一”组合,即:“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道场明辩禅师》,句中隐含了动词“经历”。一次出现的动作也可以论“番”,如:“草履只栽三个耳,麻衣曾补两番肩。”《泐潭灵澄散圣》

通:刘世儒(1965:260)指出“通”在南北朝时期用于计量击鼓或其它击打类动作的次数,但计量言语的用法还未见。唐宋时期,“通”的这一用法已出现了⁵,《五灯会元》里动量词“通”出现 3 例,都用于计量击鼓的次数。

1.3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词的动量词身份还值得怀疑⁶,但在《五灯会元》里却是确凿无疑的动量词。

转²:王绍新(1997)指出唐诗里就有“转”用作动量词的用例,《五灯会元》里“转”作为动量词一共出现了 8 例,基本上都还含有“回转”的意思,但它作为动量词则是毫无疑问的。但正因为其实义性强,语法化程度不高,所以没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拜:唐五代时期“拜”用作动量词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了,并且不限于佛门,例如:“才礼世尊三五拜,当时白净软如绵。”《丑女缘起》,“舜子走入宅门,跪拜阿娘四拜。”《舜子变》。《五灯会元》里动量词“拜”共出现 20 例,其实义性也较强。

出:“出”作动量词较早(参见前文所引用的《史记》的用例),应该没问题,刘世

¹ 参看王绍新(1997)的相关论述。

² 参看陈颖(2003:191—194)的论述。

³ 参看李建平(2003)的所列的有关例句。

⁴ 参看陈颖(2003:228—230)所举的例句。

⁵ 参看张美兰(2001:36)的例句。

⁶ 参看刘世儒(1965:266—268)的论述。

儒先生过于谨慎了。《五灯会元》里“出”有 8 例，都用来计量玩弄狮子的次数。

阵：刘世儒（1965：260）认为“阵”的动量词用法在南北朝时期还不够典型，唐代才是确凿无疑的动量词，《五灯会元》共出现 5 例。

14 有些动量词从南北朝时期到《五灯会元》时其用法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

匝：是个古老的量词，常量“围绕”义的动词，《五灯会元》共出现 33 例，同于南北朝时期的用法，没得到什么发展。

2、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而《五灯会元》无的动量词有：过、周、返、合、壮。

2.1 “返”、“壮”在唐五代时期已不再使用。王绍新（1997）对《全唐诗》进行穷尽式统计后发现南北朝时期专用于医学表针灸次数的“壮”和量往返次数的“返”不见于唐诗。我们又检索了《寒山诗》、《拾得诗》、《王梵志诗》、《游仙窟》、《敦煌变文集》、《祖堂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唐五代时期的文献，也没有发现这两个量词，由此可认为“返”、“壮”在这一历史时期已退出了动量词的行列。

2.2 “过”的动量词用法已逐渐萎缩，但宋代文献里还有一些用例，《五灯会元》却不再使用。

过：刘世儒（1965：250）指出“过”在南北朝时期是个“无色量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次”，刘先生认为“过”逐渐消失的原因在于动量词“词量日益纷繁，分工日益细密”（刘 1965：253）。唐五代时期，“过”的动量词用例已较少了，据李建平（2003）对《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的穷尽式统计仅发现 3 例。陈颖（2003：238—239）列举了苏轼作品及《朱子语类》这两种宋代文献中的用例，数量也较少，《五灯会元》则 1 例也无，这些情况都反映了“过”作为动量词已日渐式微了，《元曲选》、《水浒传》等元明时期文献中也不见动量词“过”了，说明该时期已被彻底淘汰了。

2.3 “周”、“合”的动量词用法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五灯会元》未用。

合：古代两军交战一次叫“一合”，南北朝时期用例不多，在宋代主要称量含“打”义的动词，使用频率也较低¹，《五灯会元》没有作动量词的用例。《元曲选》、《水浒传》有少量用例，现代汉语已不再使用了。

周：刘世儒（1965：263）指出“周”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是一个不受欢迎的量词了”，只有“绕舍三周”中的“周”后未被“遍”所吞并。张美兰（2001：45）列举了几个宋代文献使用动量词“周”的几个用例，《五灯会元》未见。《元曲选》、《水浒传》等元明文献中也不再使用动量词“周”了，但这个词并未被淘汰，现代汉语仍在用。

3、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而《五灯会元》有的动量词：场、顿、上、和、巡、遭、觉（寤）、会、著。

3.1 唐五代时期新生的动量词，《五灯会元》继续使用：场、顿、阵、巡、遭、觉

王绍新（1997）对《全唐诗》、李建平（2003）对《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的穷尽式统计，发现唐五代时期新出现了“场、顿、巡、遭、觉（寤）”等几个专用动量词，《五灯会元》继续使用并有所发展。

场：在《五灯会元》共出现 34 例，没有重叠式“场场”的用例，张美兰（2001：48）认为《五灯会元》里没有用“场”计量某些言语次数的用法，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发现了 1 例，即：“若也举唱宗乘，大似一场寐语。”《大愚守芝禅师》。

顿：刘世儒（1965：160）认为动量词“顿”在南北朝晚期还处于萌芽状态，唐五代时期使用频率依然很低，《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仅 1 例。《五灯会元》共出现 19 例，但与其搭配的动词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数词+顿”还没有作状语的用例。

巡：动量词“巡”的出现时间目前还有争议，刘世儒（1965）未收此词。唐五代时

¹ 参看陈颖（2003：217）所列举的例句。

期“巡”的动量词身份是毋庸置疑的了,《五灯会元》出现 2 例。“巡”的适用范围一直很低,唐宋时期有极少的“巡”的一般性用法,如:“……要整理又须大费一巡,只得恁地包在那里。”《朱子语类》(转引自张美兰 2001: 37),但这种现象也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得到继续发展。

遭: 动量词“遭”在唐五代时期主要表示环绕或者转动的次数,《五灯会元》共出现 3 例,计量行走的次数,这比其在唐诗中的用法还是有所发展的,但还没有出现更一般的用法,即与行走义以外的动词组合。

觉: 动量词“觉”一般只与“睡眠”类动词组合,《五灯会元》共出现 7 例,都用来计量睡觉的次数,都用作状语。“寤”,《说文通训定声》“苏俗语略略睡曰困一寤。”(转引自张美兰 2001: 45),“寤”为“觉”的地方变体,但语义上又略有差异。

3.2 晚唐五代或宋代新生的动量词有: 上、和、会、著

刘世儒(1965)、王绍新(1997)、李建平(2003)在他们所采用的语料里均无这几个动量词,我们又检索了《寒山诗》、《拾得诗》、《王梵志诗》、《游仙窟》、《敦煌变文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神会语录》、《马祖语录》等文献也未发现这几个量词,只是在《祖堂集》里发现了“著”的 1 个用例,即:“师云:‘更有一著子,作摩生?’”《祖堂集·招庆和尚》我们由此可以判断,“著”产生于晚唐五代时期,“上”、“和”、“会”产生于宋代。

著: 作动量词其实义性较强,计量下棋的步数或事情失误的次数,字后写作“着”,现代汉语仍在使用。

上: 作为动量词主要在宋代使用¹,后代偶有用例,如:“戴宗正饥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吃了”(《水浒传》第三十九回)。《五灯会元》共出现 10 例,只同数词“一”组合,作补语,相当于“一场”的意思。《朱子语类》里有“一上”用于状语的用例,张美兰(2001: 40)认为其义同于作状语的“一下”。

和: 《汉语大词典》列举了量词“和”的两种用法: (I)“犹会。与‘一’连用,表示短暂的时间。”马致远《黄粱梦》第四折:“睡朦胧无多一和,半霎儿改变了山河。”(II)“量词。用于洗东西或煎中药换水,犹次、道。”《红楼梦》第五二回:“晴雯服了药,至晚间又服了二和。”“和”在《五灯会元》共出现 3 次,与序数词组合,相当于“次”,计量吃饭的次数,这与《汉语大词典》不合。

会: 《五灯会元》共出现 6 例,均与“说法”搭配,相当于“次”。《五灯会元》未见表示短时意义的动量词“会”。

二、《五灯会元》动量词与现代汉语相比

拿《五灯会元》动量词与现代汉语相比,我们发现大多数动量词保留了下来,退出现代汉语动量词行列的是少数。

1、现代汉语还在使用的动量词有: 回、度、次、遍、番、下、转、拜、阵、场、顿、巡、遭、觉、著(着)、通、和,有些量词的语义特征、适用范围、语法功能方面古今有一定的差异,如:“遍”所组成的数量短语《五灯会元》仍未见作状语的用例,也无“一 A 一 A”的格式;另外一些则是一致的,如“回”、“次”等。由于我们在上文已有相关的论述,此处就不再详细讨论了。

1.1 词还在使用但记录词的文字字形发生了变化,如:“著”用作动量词仍保留在现代汉语,只不过字形写成了“着儿”。

1.2 有些动量词口语里已经很少或不使用了,主要用于书面语,包括: 度、巡。

¹ 参看张美兰(2001: 41)的论述。

1.3 有些动量词虽不用于现代汉语共同语，却保留在现在的某些方言里，如：匝¹、窟²。

1.4 有些动量词在现代汉语里仍在使用，而郭先珍（2002）失收，如：通、和

通：(1)准备要大闹一通的小伙子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给吓得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僵在那儿了。（浩然《新媳妇》）

(2)老头儿哗哗说了一通棋谱儿，我一听，真的不凡，就提出要跟他下一盘。（阿城：《棋王》）

和：《汉语大词典》“量词。用于洗东西或煎中药换水，犹次、道。”举了例句，即：“这衣裳已经洗了三和。”

2、退出现代汉语动量词系统的有：上、会、出

上：我们在上文已指出“上”主要用于宋代，其后几乎不再使用。

会：现代汉语“会”主要表示短时的意思，相当于“次、回”的“会”则不再使用。

出：现代汉语用作名量词，如“一出戏”，相当于“次、回”的“出”不再使用。

综上，动量词这个词类从南北朝时代开始得到迅猛的发展，到《五灯会元》时期已经较为成熟了，表现在：（i）动量词类别齐全，现代汉语常用动量词已经全部出现，如：回、次、下、场、遍、顿等等；（ii）动量词的语法功能和语义选择关系已经和现代汉语相差无几。（iii）“数词+动量词”成为表达动量这一语义范畴的最主要的语言形式。

¹见郭先珍（2002：171）所举的例句。

²张美兰（2001：44）认为“这个词现仅在方言中使用”。

小 结

我们在第二章对《五灯会元》的量词系统进行了详尽的分类描写,第三章对《五灯会元》量词系统的语法特征、语义特征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这两章主要是从共时的角度对《五灯会元》的量词系统进行静态分析描写;第四章对《五灯会元》量词系统进行历时考察,通过上串下联,初步勾勒出了《五灯会元》量词系统的继承和发展情况,归纳出了《五灯会元》量词在汉语量词史中的地位。现将本研究总结如下:

1、《五灯会元》量词系统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和现代汉语量词系统已比较接近。证据如下:

1.1《五灯会元》量词系统的小类已经基本上是齐备的了,现代汉语量词系统的主要小类都已在《五灯会元》里出现。

1.2《五灯会元》量词数量较多,现代汉语很多常用量词在《五灯会元》里都已出现。据我们统计,《五灯会元》中各类量词总共 311 个,其中个体量词有 103 个,集体量词 33 个,专用动量词 22 个;《五灯会元》借用量词数量也十分庞大,借用名量词有 52 个,借用动量词有 65 个,借用量词占了总数的 40%,表明其开放性很强,名词、动词只要语义相宜就能进入到该系统。我们在第四章所作的历时考察表明,《五灯会元》里大多数量词特别是专用量词都保留到了现代汉语量词系统中。

1.3《五灯会元》量词的语法功能较为完备,其词法特征、句法特征都发展得较为充分,具备了现代汉语量词系统的大多数语法功能。

1.4 邵敬敏(1993、1996)所归纳的现代汉语量词的语义特征同样适用于《五灯会元》量词。《五灯会元》中量词的称量对象大多数也已经定型,比较接近现代汉语。

1.5“数词+量词”在《五灯会元》里成为表达数量范畴的最重要的语言形式,“数量名”和“动数量”分别成为表达物量和动量的主导方式¹,这也是汉语量词系统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

2、同时,《五灯会元》量词系统也有一些局限性,还有待于发展。

2.1《五灯会元》没有出现复合量词,量词体系还不能算是完备。不过,现代汉语虽具备复合量词,但使用频率不高,多见于新闻报道和科技文章里,所以不影响我们在 1.1 所作的论断。《五灯会元》也没有复音动词用于同形动量词的情况。

2.2《五灯会元》的一些量词的使用范围或语法功能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例如:动量词“下”还没用于“放松一下”、“感受一下”之类的说法里,也未发现“一下”作状语的用例。

2.3《五灯会元》的一些名量词语义场内部还需进一步调整,能做到分工细密、简约鲜明。例如,《五灯会元》里“领、袭、腰、事”都可用来称量服饰,但它们的分工并不明确,不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事实上,这几个量词在现代汉语口语中都不再使用,而用“件”取而代之。

2.4《五灯会元》还有不少未使用量词的物量、动量表达式。

综上,我们认为《五灯会元》量词系统虽然已经较为成熟了,但同时也还处于不断发展和规范的进程之中,这也印证了一个语言学常识,即:语言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

¹ 参看本文第三章的两个统计表。

致 谢

时光荏苒，有如白驹过隙，回顾三年在贵大的求学生活，有一些感谢的话要说。

首先，我要感谢导师徐之明教授。三年来，徐先生在学业上对我严格要求，生活上也颇为照顾。尤其是在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徐先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悉心指导，不厌其烦。令人惭愧的是，由于自己学识的欠缺，论文的质量离徐先生的想法还有较大的差距，这将促使我继续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以免辜负徐先生的期望。

其次，我还要感谢有幸遇到的诸位良师：王璞教授、袁本良教授、杨军教授、宋宜教授、涂光禄教授、黎平博士。几位先生拥有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遗憾的是，没能听到王璞先生的课。

再次，我还要感谢全班学友，他们平日给予我不少帮助，同窗之谊，难以忘怀。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岳父母和妻子，他们操持家务，照顾我尚在襁褓中的儿子，正因为他们的辛劳，我才得以在此安心学习，完成这篇小文。

主要参考文献:

- 1、贝罗贝, 1998, 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 见《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一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白冰, 2001, 宋元时期个体量词的变化和发展,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第 7 期
- 3、陈颖, 2003, 《苏轼作品量词研究》。成都: 巴蜀书社
- 4、崔尔胜, 2003, 《〈水浒传〉量词研究》, 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5、郭先珍, 2002, 《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北京: 语文出版社
- 6、何杰, 2001, 《现代汉语量词研究》(修订版)。北京: 民族出版社
- 7、黄盛璋, 1961, 两汉时代的量词, 《中国语文》第 8 期
- 8、李建平, 2003, 唐五代动量词初探, 《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 4 期
- 9、刘世儒, 1965, 《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
- 10、吕叔湘(主编), 1981,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1、李宇明, 2000a, 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 《中国语文》1 期
- 12、——, 2000b, 《汉语量范畴研究》。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13、普济, 1984, 《五灯会元》(苏渊雷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
- 14、邵敬敏, 1993, 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 《中国语文》第 3 期
- 15、——, 1996, 动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动词的选择关系, 《中国语文》第 2 期
- 16、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 17、——, 1995, 有界和无界, 《中国语文》第 5 期
- 18、孙锡信, 1992, 《汉语历史语法要略》。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19、石毓智、李讷, 2001,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石毓智, 2000,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
- 21、太田辰夫, 2003, 《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 修订译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2、——, 1991, 《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
- 23、王力, 1980, 《汉语史稿》。北京: 中华书局
- 24、——, 1989, 《汉语语法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5、王绍新, 1989, 量词“个”在唐代前后的发展,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 26、——1992, 《唐代诗文小说中名量词的运用》, 载于《隋唐五代汉语研究》。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27、——, 1997, 从几个例词看唐五代动量词的发展, 《古汉语研究》第 2 期
- 28、王文艺, 1995, 《敦煌变文量词研究》, 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9、项楚, 1987, 《五灯会元》点校献疑三百例,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 172 期
- 30、——, 1991, 《五灯会元》点校献疑续补一百例, 载于《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 31、向熹, 1993, 《简明汉语史》。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32、杨伯峻、何乐士, 2001,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修订本)。北京: 语文出版社
- 33、袁仁智, 2004, 《〈元曲选〉量词研究》, 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34、于涛, 1999, 《〈老乞大〉、〈朴通事〉量词研究》, 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35、志村良治, 1995,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北京: 中华书局
- 36、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 商务印书馆
- 37、张美兰, 1996, 论《五灯会元》中同形动量词, 《南京师大学报》第 1 期
- 38、——, 2001, 《近代汉语语言研究》。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 39、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北京: 商务印书馆
- 40、赵中方, 1991, 唐五代个体量词的发展, 《扬州师院学报》第 4 期
- 41、——, 1992, 唐五代宋元集体量词的发展, 《南京大学学报》第 4 期
- 工具书:
- 1、许慎, 1963, 《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
- 2、段玉裁, 1981, 《说文解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3、罗竹风(主编), 1993, 《汉语大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 《汉语大词典》光盘,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在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王远明 日期：2006 年 4 月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贵州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贵州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王远明 导师签名：李永平 日期：2006 年 4 月